

趙煥
亭著

山東七怪

首集

全





名伶影集

—— 不 日 出 版 ——

京劇男女名伶百數十人

便裝戲裝照片二三百種

戲劇界空前未有之鉅觀

照片精選 多屬難得

銅版紙張 分色精印

布面金字 裝訂優良

每本實價大洋二元（外埠郵費二角）

定期十八年
六月底出書

天津法租界念六號路
門牌壹百貳拾四甲號
北洋畫報社

天津北洋畫報出版

今之作世俠小說者非涉荒誕即病庸冗而能言茲兩弊者惟玉田趙煥亭一人耳
予每讀趙君作輒終夜不釋卷必竟而後已趙君之作以世俠為經以社會為緯壯

偉處如讀旨傳腐史而沉
鬱鬱森則羨水滸儒林外史
之長若茲山東七怪一書尤
淋漓盡致使人百讀不厭
吁嗟偉矣已巳上巳
書于七十二沽上



山東七怪首集上册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青龍橋名捕樂田園 | 趵突泉呂仙示籤語 |
| 第二回 | 約良朋忽來馬四把 | 開夜宴演說鄭三娘 |
| 第三回 | 閒挑逗嬌女試風懷 | 賣解戲武師遊廟會 |
| 第四回 | 識奸賭閒探牛玉峰 | 肆遊觀巧遇白旗將 |
| 第五回 | 打飛拳地痞落野厠 | 小上廟愍女謔嬌音 |
| 第六回 | 破賭術摘星換斗 | 顯絕技飛劍跳丸 |
| 第七回 | 細馬雙獸躡劍闕 | 么鳳倒掛上刀山 |
| 第八回 | 半玉峰硬折蔡致和 | 計瞎抓巧挑康大氣 |
| 第九回 | 門客設計致三娘 | 武師扶病探嬌女 |
| 第十回 | 逞淫風騷戲梁家培 | 求奇藥擬探天王寨 |

山東七怪首集下冊目錄

第十一回

走柴嶺三娘訪醫士

渡板橋二憾戲嬌娃

第十二回

望中峯風雲逗兵氣

落瑩園遊戲懲淫兇

第十三回

二憾設伏螺螄峪

三娘大鬧天王寨

第十四回

結孽緣篝狐倡教亂

勦山寨傑閣走妖姬

第十五回

通天閣兔脫天魔女

仲家淺豹變夜遊神

第十六回

勘汪宅老販逗閒話

踏酒肆名捕受虛驚

第十七回

鬧球場無心落破綻

對酒夥信口說根苗

第十八回

挨鞭笞絕倒周孝子

肆遊矚散悶燕公祠

第十九回

憇塘岸巧聞秘語

赴州城忽遇奇人

第二十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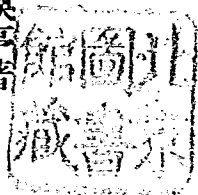
金家宅名捕會衆友

太白樓鐵撥起鷓絃

武俠
山東七怪

第一回 青龍橋名捕樂田園 趵突泉呂仙示籤語

玉田 趙煥亭著



且說有清乾隆初年。齊魯江淮之間。盜風甚熾。但是那時盜賊。真有大領。都是來去如風。行踪詭秘。盡作些離奇驚人的案件。只管在各處裏。鬧得一塌糊塗。你想見他們一面。却比登天還難。當時江湖間。不知從那裏便流傳出一種口號。是前世不修積。教你遇着七。今生若學壞。教你遇着怪。這種口號。尤其盛稱於山東地面。於是山東七怪之名。鬧得婦孺皆知。有那擰性小孩兒。撒潑打滾。

的哭不可止。只要一嚇他道。七怪來咧。那孩子便登時住哭。但是這七怪。究竟是怎麼檔子事。便是當時的許多名捕高手。也都茫然。不過大家口中噪七怪。心中坐個七怪的影兒罷了。可見那時盜賊本領。非復尋常。大家揣度着。是因雍正皇帝。蓄養些劍客死士。陰奪大位後。却大殺功狗。那一班飛檐走壁的脚色。被誅者固多。逃去的。想也儘有。未免散在各處裏。興妖作怪。這個說法。也很近理。且慢表山東七怪。是何事故。如今却說山東濟南府歷城縣。北關清河橋地面。有一個著名的捕總。姓郭名琮。此人年富力強。性好結納。生得黃瘦乾削。不滿五尺。獨有兩隻眼睛。碧熒熒的。像夜猫子一般。沒事時。渾渾沌沌。一些精神也沒得。不怕在熱鬧場中。或朋友座上。他一睡便是半晌。惟有辦起案來。登時便精神振奮。能以五六晝夜目不交睫。因此得個綽號兒。叫夜遊神。他自充役以來。所辦的疑難大案甚多。若論本領。却是平常。不過會些軟硬功夫。打幾

套花拳。耍幾路單刀。再着了緊迸子。跳牆上房。也將就會點兒。他本領既如此。爲甚能辦案件。負盛名呢。原來這當捕役一事。不在乎本人有甚麼出奇的武功。却在乎心思靈俐。眼睛明亮。認得人多。瞧得事透。遇有案件。先求線索踪跡。然後再訪求能人。相助成功。敢情不是一個人跳獨腳戲的事哩。（略照下文求白封翁等事。）那郭琮。生平所長。就在於此。更兼他爲人。和氣慷慨。每得官賞。從不曉得都入腰包。盡把來分賜捕夥。或酬眼線。因此人人樂爲盡力。提起郭琮兩字來。都笑迷迷的。一伸大指。他所辦的盜案。頂叫響兒的。便是在海豐縣地面。計獲一個假扮針黹娘的大盜。那大盜。自稱陸六爺。任官府百般嚴刑。他就是不說真名。臨刑時。自述過惡甚多。却又歎道。今天陸六爺。雖將腦袋交代你們。且教你們提防着那六個吧。大家因他此話。都猜疑他。或就是山東七怪之一。因此郭琮的聲名。越法大著。這也不在話下。且說郭琮這年。業已四十

來歲自二十多歲。充當捕總。憑一個耍人的朋友。創得家成業就。在北關青龍橋。廣置田園。十分自在。尋常案件。他便不屑親自出馬。只命手下捕夥去辦。偶然走向街坊。大家郭爺郭爺的喊成一片。郭琮一想。當捕役這樁事。終是荊頭刀搽屁股。險門子。巧咧。時氣一背晦。就許出個岔子。喪掉小命兒。倒不如趁此退役。一來保名。二來全身。那些不好。他雖是如此落想。俗語說得好。上場容易下場難。內而妻子。外而夥友。未免都仰仗着他吃香的喝辣的。他一旦推手不幹。那班人便丟掉猴猴。沒得弄了。於是每聽到郭琮念誦退役。大家便一陣橫說豎勸。所以郭琮也就因循下來。一日。郭琮早飯後。尋步趨向自家園地裏望望。合種園子的。東拉西扯了半晌。方吸着一筒旱煙。望望天光。想赴西關。瞧瞧一個朋友。只見園邊榆樹後。人影一晃。郭琮喝問道。那個呀。便聽樹後恁宰了一回。方應道。小人不知郭爺在此。有失迴避。聲盡處。轉出個破衣藍縷的漢子。

恭敬敬向郭琮一站。郭琮一望，却是小偷兒樓二領。這二領從先時也是北關中富家子弟。鐵桶似家業，被他一陣嫖賭，掙得精光。後來便落在偷摸場中。郭琮一來念街坊之誼，二來知他雖是偷摸，還能以孝順他老娘，所以遇事都寬假他。並且往往周濟他。當時郭琮道：「你這小廝，總不學好，幾時又撞回來。」在此鬼鬼祟祟的。二領道：「小人是尋種園子的說句話。因出門一踰，還是落得這個嘴臉。所以沒敢去叩見郭爺。說着，只管往樹後瞅。」郭琮料他又來偷摸，走向樹後一搜，果然從草叢中搜出個拳頭大的南瓜，並兩支小指粗細的青辣子。因笑喝道：「好麼！你索性偷到捕役家來。這不是誠心塌俺的台麼？再者，你摘這沒長成的瓜蔬，不覺着造孽麼？」二領忙道：「您老不曉得，只因俺娘又病在牀上，只想口瓜辣湯吃，所以俺（句）郭琮笑道：「就是吧。你別拿你娘遮羞兒咧。這點小事，俺也不究。但是俺聽說前些日子，你向兗州投你姊姊，後來又聽說你在長

清哈捕頭那裏。當了個外班上的夥計。俺方替你想。這回糊猴入布袋。可有個着落咧。怎麼三不知你又跑回來。吃舊鍋粥呢。看起來。你這小子。真沒出息。五尺五的大漢子。不想個樹枝落着。可還像個人哩。二領歎道。郭爺別提咧。反正人該走背運。出門逢落雨。坐船遇頂風。你要去燒香。那老佛爺。楞會掉屁股。說着掄指道。俺先告訴您。俺到兗州的光景。俺自那天。打算出門。便把預備過冬的一條破綿褲。都當咧。好歹弄了幾個錢。俺拿了一半。給俺娘留下一半。託您老福氣。一路上沒吃苦。安抵兗州。那知到了兗州。俺就急的轉起磨來咧。因為兗州四鄉中。近來頗不安靜。不斷的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夜聚明散。燒香講道。名爲三合會。怎麼叫三合呢。便是一敬天。二敬地。三敬父母。無非是捏合天地人之義。掛個招牌。暗地裏鬼鬼祟祟。那就不以好論了。俺姊夫本住在東鄉小村中。搪不起這班人。沒早沒晚的來拉攏入會。所以合俺姊。搬家走掉。俺也探

聽不出他們搬向那裏。所以俺在兗州沒站住脚。郭瑒道：「喲。怎麼兗州地面又鬧。甚麼香會呢。這真是不以好論。前兩年壽張白旗將李天棟創設清香會。合一個叫鄭三娘的。兩人聚眾數萬人。鬧了多麼大的亂子。後來天棟伏誅。那三娘竟自漏網。可見這等事都不以好論。二領道：「郭爺說的不錯。如今兗州人很揣擬這三合會。便是鄭三娘的餘黨復滋。還有傳說這鄭三娘業已隱伏在兗州左近的。」（隱逗下文）據說這個鄭三娘俊的很。也兇的狠。真是個潑辣貨兒。您老是聞多見廣。可知鄭三娘的來歷麼。郭瑒道：「不曉得。俺只聽人說。三娘善用雙刀。潑水不入。不然。當那年官兵勦辦李天棟時。三娘也就逃不掉了。但是你後來到長清哈捕頭處。怎又沒站住脚呢。二領道：「咳咳。這越法晦氣咧。俺常說俺是掃帚星照命。走到那裏。妨到那裏。直妨的狗不咬叫。鷄不下蛋。俺到得哈老爹處。只吃了十來天飽飯。正想撈摸點小意思。換換季。（謂換時衣也。）

您猜怎麼着。郭琮笑道。不消說。你準是又露出沒出息的樣兒。被人家攆掉咧。二領正色道。不是的。却是那哈老爹。忽然學了孫悟空的分身法。被人家一個撮了去咧。郭琮喝道。甚麼混話。說得不明不白。二領頓足道。可知不明白哩。那哈老爹。一日正在家中閒坐。楞闖進一班江湖上挾仇的朋友。不容分說。硬將他老人家架出去。劈劈拍拍。亂刀齊下。頃刻打了包兒。分携而去哩。郭琮一聽。便賽如冷水澆背。手兒一震動。煙筒落地。因急問道。哈爺家屬刻下怎樣。二領道。家屬倒沒受傷害。只有哈爺那位大姑娘。上月裏才受了人家聘。也被那班人們撮得去咧。俺來時。長清新捕頭馬四把。發誓要與哈爺報仇。以後的事。俺却不知咧。您說俺的運氣。多麼背晦。這百年不遇的事。都教俺趕上。郭琮道。你說的那馬四把。不就是哈爺的外甥麼。生得黑滲滲的。手底下很麻俐。（俗謂撻疾也。）二領道。正是哩。莫非郭爺認得他麼。郭琮道。你忘咧。往年俺在灤

口辦飛腿王七時。馬四把沒來當眼綫麼。他在長清。很說得出。站得住。便是西府裏（俗謂兗沂曹濟一帶。曰西府。登萊青一帶。曰東府。）許多捕家。他都有認識哩。說着。從地下拈起煙筒。想起哈捕頭一朝得禍。只管發怔。正這當兒。只見從圍籬上。露出張雪白的嫩臉。格格的笑道。原來爸爸在這裏哩。俺娘說咧。您若往西關去。從城裏走時。把三仙居的灌湯包子。買些兒。從院前街過。再買些滋蘭齋的大饅饅。瑞和成。若有甚麼新到的布疋。您隨便給俺撕個褲面子。四隅首（地名）曲水亭（地名）有新鮮玩意兒。也捎點來。必須買來的。還有西關遠香齋。吳老太爺的肉。割二斤來。（吳老太爺者。以子爲邑令得名。又號吳大嘴巴子。遠香齋。爲其所開之醬菜店。中有醬肉。最著名。羣呼爲吳老太爺肉。猶之杭州宋五嫂之醋溜魚也。以上所述。皆濟垣實在風光。以資點綴。作者生於濟垣。故知之甚悉。回首前塵。感慨係之矣。）若少一樣兒。俺是不依的。說着。

歪着個小鬚髻。只管憨笑。却是郭琼的愛女小安子。郭琼猛望見。又觸起哈女被擄。不由微微一歎。小安子道。您可記清了。俺娘這當兒想鬥牌。俺須請隔壁張姆姆去哩。郭琼聽了。靠近籬下。隨手遞與他煙筒。道。就是吧。有我這隻拽套的笨牛。你們娘兒們。只管快活吧。小安子接過煙筒。咕嚕嚕一陣跑去。這裏二領。趁空兒掖起南瓜合辣子。向郭琼哈哈腰兒。也便逡巡而去。只賸了個悶悶的郭琼。對着滿眼生意的園地。暗想道。哈捕頭也是響噹噹的脚色。如今因結仇太多。竟落得這般結果。看起來。當捕役這碗飯。不是常吃的。俺還是早些退手爲妙。思忖間。逡巡舉步。逡赴西關。剛趕到縣署前。拐進縣東巷路口內。吩咐三仙居的堂倌。給包上五十個灌湯包兒。預備着回途來取。只聽縣門前。一陣喧譁。接着便是噲噲噲。幾記破鑼。登時街坊上人衆亂跑。震天价一聲喊道。好哇。朋友。有你的。真不含糊。便聞有人狼嗥鬼叫的高唱道。炮響三聲上法臺。不

由豪傑笑開懷。衆人越法亂喊道。好好。再來一段兒。算我的。（都會市人。真有這種高興。寫來如畫。）郭琮暗想道。莫非今天有紅差麼。（公人謂斬決人。曰紅差。）忙趕出店來。就高處望去。果見纓鎗對對。犯招搖搖。許多的城兵並公人等。擁了一行人犯。滔滔走來。那犯人都是高頭紮膀的脚色。也有垂頭喪氣的。也有噴目穢罵的。一拉溜。就是九個。那第八個。業已嚇的而如白紙。兩條腿子。堪堪移動不得。有兩個健役架了他。旁邊還跟着抬筐。末後一個。却是個六十來歲的老犯。生得長軀大幹。驢也似一張兇臉。蒼白亂髮。挽了個朝天椎。鶻碌碌的三角眼。兇光四射。一面走。一面大罵道。吳觀海。我口你祖宗。因又喝前面那犯道。甚麼骨頭。像你這種膿包貨。真給人丟臉。說着趕上去。就要撲咬。衆公人喝阻之間。那老犯犯招一搖。郭琮望得分明。不由心中撲撲一跳。忽想起這千人犯。就是數月前自己手辦之案。那老犯糾人行劫。同夥們起意輪奸人。

家婦女。那老犯不能獨異。也只得隨着大衆。鬧了一下子。所以這班強盜。不分首從。一概斬決。當時郭琮很不願看他們的惡模樣。正想閃向人背後。只見老犯兇睛睜睜。早已射向自己。却大笑道。郭朋友。你我這個過節兒。算有在這裏咧。好吧。咱們那輩子再算賬吧。郭琮聽了。不知怎的。登時覺得毛森森的。渾身起了鷄皮疙疸。心中礮礮一動。如中鐵杵。正這當兒。一行人已滔滔趕去。隨後便是監斬官歷城縣吳觀海的大轎擁過。望得個郭琮。怔了半晌。只覺心內不舒貼。不由又增了幾分退役之念。當時趕到西關。滿擬合他那位朋友暢談一回。不想那朋友。本是條虎也似漢子。忽然染了時症。已病得奄奄一息。見了郭琮。連眼皮兒都懶抬。郭琮詢回病狀。不耐久坐。便悶悶的辭出。連吳老太爺的肉。也忘掉去割。信步兒。趕向趵突泉。到呂祖殿前。徘徊一回。一時間松影泉聲。潺湲謾謾。倒令人心下清爽了許多。只見殿前大池中。三股大泉。噴起有數尺

來高。飛珠濺玉。水氣霏霏。許多的遊人士女。憑欄玩賞。這時夕陽斜抹。從高柳上穿漏光影。散入池中。便如金星萬點。引得萍藻中一隊隊的玳瑁魚兒。來往馳逐。郭琼正望得有趣。忽聞殿上清磬泠然。接着嘩啾啾籥籥搖動。不由暗想道。俺正因退役之事。躊躇未決。何妨求個籤語。再定行止呢。原來這趵突泉上的呂仙籤。十分靈驗。除了此處。還有縣城隍廟的無常鬼。跟前籤語最靈。那無常鬼生前。據說是個商河布客。天性至孝。被盜賊勒斃於途。死後見夢於人。說在歷城。當了一名勾魂使者。他因盜而死。所以凡有捕役們。因辦案件。到那裏去求籤。越法的靈應。不過這兩處籤筒。都是琅琅然終日不止的哩。當時郭琼。想罷進殿。只見一個小媳婦子。方纔叩頭跣起。小道士檢了籤紙遞與他。那媳婦瞧了瞧。似乎是不認得字兒。恰好有位老先生。慢條斯理的。從殿後趕過。小媳婦便道。喂。勞您駕。你這位老先生。給俺洩洩（俗謂詮解也）籤語吧。於是紮

煞着臃腫扭過去。那老先生登時聞得一陣甜甘甘的脂香髮氣。便笑迷迷的接過籤紙。略爲一睸。又聳起鼻頭。向空中嗅了嗅。然後笑道。你這位娘子。問甚麼事呢。且說來。俺好解斷籤語。這時殿上遊人都圍攏來。郭瑒見那老先生岸然道貌。大包大攬的解斷籤語。不由也擠上去。但見那媳婦子。忽的臉兒一紅。睸睸遊人。欲言又止。少時却低了頭兒。抿嘴一笑。嚙嚙道。也沒見你們這班人不開眼。人家求老先生看着籤語。倒成了他娘的西洋景咧。說着。湊向那老先生耳根。低低數語。那老先生這時那副神情兒。簡直的就大咧。頰兒是伸着。腰兒是哈着。嘴兒是噙着。眼兒是瞪着。鼻兒是咻咻然。氣兒是喘喘然。百忙中兩隻手兒。沒處着落。却用乾癟手指。偷偷的在那媳婦前衣襟上。亂畫圈兒。（形容盡致。）大家望得正在好笑。只見那媳婦。收回嘴來。道是病是喜。你老便斷斷籤語吧。這一聲。不打緊。那老先生忙笑道。恭喜恭喜。你這位娘子。管包添個

白胖的大小子哩。於是笑吟吟念那籤語道。

金谷當年富貴花。罡風吹落野人家。道人不管閒非是。任爾滋榮發

白芽。

念罷。又一字字解釋。一回道。娘子你想牡丹花發芽兒。不是生子之兆麼。小媳婦笑道。芽便是咧。怎麼還發白芽呢。一句話。問得那老先生張口結舌。少時却笑道。既發白芽。想是一株白牡丹哩。一語未盡。衆遊人鼓掌喝彩道。好靈籤吶。再看那小媳婦。業已通紅的臉兒。一溜烟跑掉。望得郭瑒。摸頭不着。向遊人一問。所以方知那小媳婦。就在西關中住家兒。本是一大家姬妾。外號兒白牡丹。被大婦攆將出來的。當時衆遊人都笑道。你看呂仙爺。多麼有趣。一高興又鬧回戲牡丹哩。（俗有洞賓戲牡丹之劇）說罷。紛紛各散。這裏郭瑒。一面驚異籤靈。一面叩首求過籤。看那籤語。却是寥寥數字道。

善刃而藏。亦可以已。時哉時哉。終須畢七。

郭琮看罷。正在沉吟。只聽背後哈哈大笑道。郭爺今天閒暇呀。沒別的。咱須拚個你死我活。郭琮回望。却是廟中老道醉琴。又號爲棋道士。因他生有棋癖。只管下得一手稀臭的屎棋。却最好對局。不過。並且是死蛇纏腿。完了一局又一局。非弄得對局之人哀告求去不可。當時郭琮暗驚道。這個魔頭。不管人忙閒。一上場。就沒完。正想推辭。去之間。早被醉琴一把捉牢。道。郭爺。咱今天是簡急麻俐快。一盤就算數兒。（謂棋也）郭琮不便過拒。只好趁就殿西壁下。一瞧案上。棋枰上凝塵甚厚。知他今天還沒過棋癮。因笑道。咱話須說明。那個死求白賴的要來兩盤。（謂棋也）就是那老官兒跨下之物。說着。向東壁上一指。原來東邊畫壁。是松小夢。（按松小夢。名年。工繪事。爲咸同間人。借資點綴而已。）的老子過關圖。那頭青牛。便如活的一般哩。醉琴笑道。不必多話。你等着着

傢伙吧。昨天俺從百局棋譜上。得了個透鮮的着兒哩。兩人一面說笑。一面布局。那醉琴拈起一子。方大叫道。你瞧這個當頭炮。一聲未盡。只見一個捕夥。匆匆而入。一言不發。拖了郭琮便走。正是。

一局澄心棋未著。十分棘手案相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約良朋忽來馬四把 開夜讌演說鄭三娘

且說那捕夥。氣急敗壞。顧不得說話。拖住郭琮。只嘆道。郭爺快轉去了。不得咧。郭琮一驚。未及致詢之間。醉琴跳起來。便下死力的去擊捕夥的手。看他那光景。比捕夥還着急十倍。並嘆道。你這不是誠心攪麼。郭爺家。便是火燒上房。也須下完這盤棋再去。捕夥大怒。使勁兒推開醉琴。直將郭琮撮向僻靜處。方蝎蝎螫螫的說道。那會子咱家來了三個鬼神似的客人。一個個騎着高頭大馬。

行裝上掛着單刀。鑊尺。全副的傢伙。爲首一人。生得雙睛。鬚暴。扎腮。短鬚。瞪起眼睛。真有牛卵大小。進得門來。一迭聲的便尋你老人家。並向那兩人喊喊。噹噹的道。咱這次。總須鬧出個樣兒來。俺早就惦記着他（指郭瑒）哩。衆夥計見光景詫異。方拱手道。你老貴姓。巧咧。郭爺那會子出去咧。那人喝道。少說閒話。你就快尋他去。小人聽了。拔脚便跑之間。却聽得那人分咐那兩人道。馬不必卸鞍子。你只把應用的東西弄清爽。少時。咱完了事就走哇。您看這班人。多麼詫眼。倘若是黑道上的朋友。他此來。準沒好意哩。郭瑒聽了。不由也心下犯起含糊。因問道。你沒問他們姓名。是從那裏來的麼。捕夥道。不曾哩。郭瑒知道捕夥是個新楞兒上班的。於是更不再問。匆匆便走。一路上。想起長清哈捕頭所遭之事。不由十分怙懣。將至門首。先將腿插子。抽將出來。攏入袖中。趲入門房一望。偏巧一個捕夥也沒得。便逡巡走入二門。只見三騎馬。拴在廳前。郭瑒

正悄悄手懾脚。想就廳房牕隙。先張一下子。忽聽後院中。哈哈一陣狂笑。還夾着自家妻子吱喳之聲。郭琮暗道。不好。一抖袖中腿插。方要拔步。只聽箭道中。咕咚咚一陣響。却是小安子。如飛跑出一見郭琮。便哭道。爸爸可來咧。您快瞧瞧去。俺方才從後園頑耍回來。却見三個烏大漢。圍着俺娘。只管要爸爸哩。
(絕倒)郭琮聽了。不暇細問。便反背右手。隱起腿插。一逕的搶入後院。大喝道。是朋友。快些出來。姓郭的在此領教。沒的欺負人家娘兒們。可還是個人。一言未盡。只見莽熊似的。由自己室內。奔出三人。不容分說。向自己納頭便拜。跟手兒。自家妻子。也便趑出。却笑的拍手打掌。於是郭琮。扶起三人。仔細一看。不由彼此大笑。郭琮頓足道。都是俺家那新夥計。報事糊塗。却吓了俺這麼一大跳。說着。紅着臉兒。掖起腿插。爲首那人也笑道。俺因待郭爺不至。又想起給老嫂請請安。所以進內談談。方才若挨您一腿插。才是冤枉哩。郭琮笑道。別提咧。咱

且前廳敘談吧。於是賓主趲出。原來這爲首的客人。便是長清新捕頭馬四把。那兩人。便是捕夥。當時四人。到得前廳上。相與落坐。寒溫數語。郭掠先詢回哈捕頭遭禍之事。甚爲太息。料得馬四把。無事不來。因趁勢歎道。看起哈爺來。真令人寒心。俺已發誓。再不出馬。早晚間。就要退役。馬兄此來。沒別事。還好。若有別事。俺只好有却盛意了。馬四把笑道。郭爺真罷了。便先將話兒攔在俺前頭。咱們是打開板壁說亮話。俺此來。正有要事相煩。您去也須去。不去也須去。說着。由室內行裝裏。取出紋銀四百兩。彩緞四端。便大概一述來意。郭掠一面聽。一面搔首。直吐舌兒。待至馬四把語勢將終。早已亂搖兩手起來。馬四把道。如今鄭三娘。現落在濟寧仲家集汪天太家。濟寧捕總金有業。探得千真萬確。所以轉煩俺。來聘郭爺。還有兩位東府的能手。一名崔大炮。一個便是扎大桿子。有名的駱五爺。俺從這裏。就急奔東府。約摸着會齊了崔駱兩位。就須一月四

十天的耽擱。您便先赴濟寧。合金朋友商辦一切吧。說着。回顧捕夥道。備馬備馬。咱今晚就連夜趕下去。郭琮道。馬兄慢着。你說了半天。通不相干。金爺這份厚禮。你也就勢帶回。你想這鄭三娘。往年間大鬧清香會。許多的能人官兵。眼睜睜看他跑掉。俺有甚麼能爲。就想辦他。再者。三娘的來歷。俺都茫然不知。插手去辦他。如何能得筋節兒。須知辦案犯。一半須勇。一半須智。既不知彼。焉能權操必勝呢。（語便不俗。）馬兄莫誤正事。快去另請能人吧。馬四把道。鄭三娘的來歷。都在俺肚兒內。且待俺告訴於你。郭琮隨口道。別費話咧。俺如今就要退役。不去栽收場的跟頭咧。馬四把一聽。登時急得大汗滿頭。不容分說。向郭琮撲通一跪。道。好郭爺。好祖宗。您只當幫俺的忙如何。你想俺已應了金有業。來轉請你。如今你不去。這不是拉出的屎。教俺再坐進去麼。那兩個捕夥一見。也便一齊矮了半截。慌得郭琮。連忙扶起他三人。想起往年馬四把曾幫自

己作過眼線。當時只得點頭應允。一面收進金緞。一面與馬四把等備酒洗塵。須臾就廳上掌上燈燭。酒飯停當。賓主入座。一面吃酒。一面叙談。郭琮吃過兩杯。便細詢三娘來歷。馬四把笑道。若說這鄭三娘。這個爛污婦人。真夠編一本書的。說着。疊起三指。便滔滔汨汨。說出一席話來。原來那山東兗沂一帶。人民剽健。雄武。異於他處。天生的性近武功。不怕小孩子相撲爲戲。都講幾手花招兒。一句話。不投機。登時拿出木削的小刀兒。抓灰頭小舅子的亂罵。推原其故。便是薰陶漸染。所以孩兒們也如此生性。那所在。講拳勇的。有兩種人。一是當鏢客的。一是走馬賣解的。這兩個行道。往往代代相傳。便以爲業。其中賣解武功。更爲不凡。都是好體面的軟硬真工夫。縱躍撲打。以及諸般兵器。並許多靈妙技藝。無所不通。再精能的。還講運氣飛劍。諸般內功。所以這賣解一行。在兗沂間。大家不敢輕視。操其業者。都是家把子匠。無論男女老幼。都須出場。所以

他們出門賣藝。衝州過府。無論到那裏。也不怕當地人欺生。其時兗州西鄉中。有一個著名的賣解武師。姓鄭。名致和。憑着一身武功。創了多半輩子。掙起一份小小家業。膝下只有一個孩兒。取名大元。方才週歲。致和一想。下半世不愁吃穿。若再要山南海北的顛跑。風天雨地的苦掙。未免有些想不開。（倒是達人。）於是和老伴兒丁媽媽一商量。夫妻倆便停却賣藝。就西鄉中。務起農來。過得年把。甚是快活。但是他夫妻雖停藝不賣。那身工夫。却不肯丟。清晨起來。總要彼此打回拳脚。活活筋骨。致和每天亮便起。風雨無阻。必將全村繞過三週。方才回家用飯。據說這一行動。真能多吃兩碗飯哩。一日。致和晨起。又去村外作工夫。剛蹇至一處旱橋邊。却聽得橋下許多烏鴉。只管亂噪。飛起落下的打旋兒。致和脚步一響。羣鴉驚散。無意中。向橋下望。却見草坡上一對金耳環。明閃閃的。用紅繩繫定。繩那一端。還有個高聳聳的花包裹。致和詫異之間。猛

見那包裹微微一動。於是下得橋去。打開包裹一看。却是個小女。不由暗歎道。這不知是那家的私生子。不忍弄斃。却捨在此處。並繫金環。分明是求人抱養之意。沉吟間。端相那小女。十分白皙。烏黑的兩隻小眼。瞅着自己。也不啼哭。當時致和。慈善念動。便取了金環。將那小女抱回家下。了媽媽却吵道。若抱個男孩兒來。將來盼他發生旺長。還罷了的。如今你拾個賠錢貨來。却不是痴。致和笑道。咱家大元子獨獨的。給他尋個現成的妹妹來。不旺相些麼。了媽媽笑道。如此說。就叫他三丫頭吧。若俺那頭生孩兒活着。俺就不要這野妮子哩。夫妻笑了一回。從此便撫養那小女。因他繫有金環。便取名三環。且喜三環。十分慧黠。合大元。從不爭鬧。兩個孩兒。終日價嬉遊出入。致和夫婦。倒也十分歡喜。光陰轉瞬。大元三環。堪堪已長到十餘歲上。大元是粗粗笨笨。又掛點二憨頭的樣子。惟有三環。却出落得水葱似的人兒。嬌滴滴一張面孔。紅裏套白。白裏套

紅。但是眼蓄媚而蘊威。眉挂秀而含蕩。也不用了媽媽去料理他。自己扎括得。便似小狐狸精似的。先纏得兩隻尖翹翹的小脚兒。走起路來。總要前瞅後。瞧。將細腰兒。扭八道灣。有時站在門首閒賤。不是咬指甲兒。便是瞅自己的脚尖兒。並且有一宗毛病兒。專好和三五兩舍價男孩子頑。不怕人家拉屎撒尿。他也跟去瞧瞧。若有女孩兒尋他頑時。倒把他厭氣的甚麼似的。其時村中。就有那等壞孩子。單等三環惹過時。便噪道。咱們賭射箭頑。看誰射的遠。說着。各脫出個小指樣的物兒。一腆肚皮。便是數道尿線。那三環。不但不怒。並且溜溜的眼光。都一個個照應到。這時三環合大元。已從致和。學了些淺近武功。大元笨笨的。沒甚奇處。三環却天生的膂力伶俐。都非尋常。並且腰身輕靈。簡直的柔若無骨。十三歲上。一切的盤馬舞劍。踏索躡囊。以及躡高竿。踏滾球。上刀山等等諸技。不消說。俱已精通。便是諸般真實武功。馬上步下的各般兵器。

他也都很知門徑。偏巧那丁媽媽。是兗州著名鏢師雙刀丁端禮的女兒。學得乃父的家傳絕技。因見大元。不是材料。便把來教與三環。若說這丁家雙刀法。真非等閒。有一十四般大變化。三十六路小鈎攔。是丁端禮用了平生的工夫。從百藝之祖單刀法中。悟會出來。舞開來。便如雙龍戲空。真有鬼神莫測之機。再舞到變化從心處。竟能因敵爲用。譬如敵人用的是長鎗。端禮這雙刀。就能以挑刺決盪。立化爲長鎗之用。這就是精能之至。不拘物象之理。端禮曾在曲阜衍聖公府中護過院。那府中有座藏書樓。高可數丈。端禮演技。挾雙刃超越高樓。往來如飛。兩團白光。便似鳥之展翼。他就平地舞到酣暢處。令人從四外潑水。須臾舞罷。距他腳踪丈餘之內。連滴水也無。那三環既得此秘傳絕技。又搭着心靈手敏。十五歲上。偶然頑起武功。休說是大元望塵莫及。便連鄭致和。老腿老脚的。也遜他三分。鄰里大家知得他有此本領。又見他苗苗條條。長長

的身兒。遠望去。就似個絕俊的小媳婦子。便大家戲呼爲三娘子。這鄭三娘三字的大名。也就從此起手了。正這當兒。不想丁媽媽一病死掉。致和一想。自己偌大年紀。有兒有女。也便不想再娶個老伴兒咧。從此三娘沒得約束。你想他那樣流動性兒。更兼是綽約省人事之時。那裏肯安生。便瞧着致和不在家。不時的跼向門首。斜睨眼兒。作張作致。小村中子弟們。雖不比城市人輕佻。然而見個花枝似的大閨女。未免也要多瞅兩眼。久而久之。居然就有莊稼張生的一流人。想吃這塊天鵝肉。一般的打油辯。刮黑臉。穿一件啼嚙。嘩啦的大毛藍布衫。底下是簾腳面的漂白襪。却加上道藍線直縫緣。趁着一雙白絲線繫暗花的雙臉布鞋。那鞋底。硬如石板。走起路來。拍拍山響。若問鞋幫上繫的是甚麼花兒。却是小上坎的戲齣子。逢赦不赦。定規是廠披布衫。不穿小褂。爲的是單露露醬紫色的皮肉。並那件繫八寶花兒的深藍色兜肚。百忙中。尋不到畫

眉鳥籠子。只好弄根三叉棍。架隻大黃雀子算數兒。每蹇過三娘跟前。倒弄得自己一張臉鷄卜蛋似的。好容易。隨人似的飛上兩眼。人家眼光。還沒回報。他已直挺挺的搶過去。若要蹇回。又覺得不大彷彿。只好嘴裏打個哨子。唱兩句。王二姐思夫。胡亂混過。（張生而以莊稼名。宜其醜態如是。寫來絕倒。）你想這千寶貝。睜得甚麼迎風待月。密約佳期的勾當。須先下小間的工夫。竟公然價在致和門首。拋石擲瓦。被致和瞧出行徑。於是一頓拳頭。將這般子弟。打了個鼻青臉腫。從此拘束三娘。每逢在左近賣藝。致和便寸步不離。那知防得外邊。却防不得裏邊。爲日不久。三娘却將個渾渾沌沌的大元。給鑿開一竅咧。原來大元的技藝。不及三娘遠甚。每逢致和教授罷。他定從三娘從新學習。所以兩人終日厮混。致和都不理會。一日。三娘早晨醒來。睡眠惺忪。伸伸懶腰肢。方撩亂香雲。微開衾幅。蹬蹬腿兒。仰臥在那裏。正不知思量夜間所作的甚麼夢。

（雲耶雨耶使人疑）只聽耳畔有人喚道。喂。妹兒快醒醒。有要緊事。合你商量。昨晚老爺子說咧。今天下午。咱到某鄉紳家。去伺候堂會。那蹬罈子一樁兒。派了我。你想弄那撈什子。俺始終不得訣發。好人快起來。教給我吧。不然。到晚上這頓皮鞭。（謂致和責打也。）可好受用哩。三娘微睜倦眼一瞧。却是大元。只穿了短衣。累得臉兒紅紅的。想出方才自己習藝來。便重復一伸腰肢。故意價宕開衾幅。突的現出酥胸玉乳。因大元正立在榻腳頭。便伸出段白生生小腿兒。用脚尖一蹙大元腿膀。道。你這笨貨。真叫人沒法料理。這會子。困膩膩的。誰耐煩起來。活該你挨皮鞭。干我甚事。說着。軟洋洋的一聲哈欠。合上眼。從眼角偷瞅去。只見大元。望着自家。也似乎有些發怔的樣兒。但是且前且却。神情兒十分好笑。忽然一伸手兒。逕握住三娘腿腕。道。大早晨。涼氣滲滲的。你也不怕凍着麼。（一竅開矣。一笑。）三娘格格一笑。一縮腿兒。登時擁衾坐起。正是。

花面丫頭省人事。含情一笑恰迴眸。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閒挑逗嬌女試風懷 賣解戲武師遊廟會

且說三娘。料這次大元。跑不出手去。却還恐他那半憨性兒。撇撇扭扭。便故意價坐起來。嗔道。你看你動手動腳。甚麼意思。與其這會子。急得傻瓜樣兒。怎不用心學藝呢。今急來抱佛腳。你也有求人的時候。俺看起來。就欠不理你。怎麼那一天。俺自己在屋內。覺着怪發恐的。到你屋內。商量着合你打個通腿兒。（謂並臥也。）你死也不肯。說着微笑道。呸。你還記得俺要借你件東西。暖暖手。都不成功。就像誰要掐掉你的寶貝似的。惹的你山嚷怪叫。如今你却腆着臉子來求人。（三娘初調大元。由三娘口中虛叙出。妙絕。）大元忙道。原來妹兒。你還記恨兒哩。你要暖手。還不現成麼。說着。便撩起前襟。三娘唾道。你快別傻。

鬧咧。說正經的。要得蹬躡訣竅。須要曉得腰肢上用功勁的法兒。靈透人。一說便會。只是你這笨牛似的人。須得俺蹬起躡來。當面指點。並且須光着身兒。以便你看明腰肢。怎樣的用巧勁。但是這會子。人都快起來咧。倘或撞見俺光溜的。却不雅相。只好今天晚上。再教給你吧。大元噪道。好輕鬆兒話兒。等你晚上再教。俺的皮鞭。也挨夠咧。說罷。跑去。鏘的聲關上院門。道。妹兒快着吧。俺到後房內取躡兒。這當院裏就平滑。三娘這時。光着下身兒。斜攤香衾。由牕眼中。張那大元。熬狀可掬。因低笑道。你再這樣吵塌天。俺就不教你咧。這裏有枕頭當躡兒。就成功。大元聽了。笑嘻嘻跑近榻。當時三娘。嫣然一笑。登時仰面臥倒。兩脚朝天。便取那鴛鴦繡枕。蹬了個十分靈妙。諸位儘有見過蹬躡兒的。但像這樣的蹬躡風光。只好盼作者筆下。急急的描寫下去。然而作者此段文字。已到盡頭。未免有負諸位的厚望哩。當時大元。不知怎的。始而真是規規矩矩的。

但瞧着三娘細腰兒。怎的施張巧力。後來忽然起了一種特殊的覺悟。從此兩人相視一笑。直到好久。那大元方低着頭。笑迷迷的開了院門。一溜烟跑掉。這裏三娘。也不知怎的。反又甜蜜蜜睡了一覺兒。方才起床。却搔頭撒腳的。先跑向僻靜處。洗自己鋪的那件單褥兒。當日晚間。兩人在致和跟前會面。又不知怎的。兩人都似生客一般。臉上一點笑容兒也沒得。（三個不知怎的。筆勢絕妙。）但是從此後。大元有空兒。便向三娘房內溜。致和以爲他用心習藝。（却怕習得另是一種藝。一笑。）反倒歡喜。這也不在話下。光陰箭激。那三娘長到十八九歲上。真賽如奇花將放。渾身堆着嬌俏。他所能的技藝。早已名振遠近。最難能的是飛丸跳劍。並赤足躡登刀山之戲。那刀山架兒。高可數丈。雙引巨絙。用那明晃晃大鋼刀。排繫成梯階樣。一層層巨刃摩天。潑風似鋒銚。卜仰。你看三娘。脫却小鞋兒。只着羅襪。颼颼颼。便如蜻蜓點水。一逕的蹈刃而上。還在

架頭上凌虛翻舞。作出許多的樣式。惟有下來時。由別的懸絙上那個順水投魚的式子。尤爲險絕。便是頭下脚上。一氣兒倒刷下來。剛剛的頭皮不擦地。若輕身提氣之工。稍一含糊。一個筋節兒拿不穩。頃刻便腦漿迸裂哩。當時三娘色藝如此。不消說。甚是自負。總想到遠處頑頑。一來顯顯能爲。二來擴擴眼界。那知致和。因家中不愁吃穿。自家又懶怠出門。雖不斷的有人約訂賣買。（謂賣解也。）都被他一口回絕。也是合該致和衰運來臨。一日致和正在家閒坐。只聽門首有人喚道。鄭大叔在家麼。致和蹙出一瞧。却是個牽驢的客人。渾身行塵。似乎是由遠道來的。因問道。足下何人。見訪在下。何事呢。客人笑道。鄭大叔。真是貴人多忘事。連俺賈住子。都不認得咧。致和仔細一看。失聲道。不錯。不錯。你看俺這兩隻老眼。真要不得咧。怪道乍一見面。熱熱的哩。賈老弟。你真也發了福咧。你這些年。在泗水（縣名）混。光景很好吧。賈住笑道。託你的福。

還沒餓煞。於是致和代他拉了驢。肅客進來。原來這賈住。係致和的舊鄰居。爲人和氣。往年致和出門作生意。都託他照看門戶。後因本地年荒。賈住却向泗水投親。作點小販賣。就勢兒流寓下來。當時兩人蹇入客室。彼此施禮落坐。各談回別後情形。致和笑道。怪得你福態福相的。原來你在泗水張大戶家。作了管家。咧。那張大戶。有名的厚道財主。寡是他住宅左近。泉林寺那片水稻租項。也就可觀的很哩。你至不濟。單落些小租兒。（佃戶翻起租人的陋規。曰小租。）便再好沒有了。賈住笑道。俺正因俺主人待俺甚好。所以特請您到泗水去作躡生意。說着。屈指道。再過十來天。便是泉林寺的香火大廟會。嚇。今年可熱鬧極咧。全副的各檔社火。還邀請了金鄉（縣名）的十八羅漢會。曲阜公爺（衍聖公）府裏的龍燈獅子。背閣抬閣。（皆社火名）今年是俺主人的會頭。這一操辦。搭了許多沒人知的腿。墊了許多沒人問的錢。您猜怎麼着。哈哈。

會期還沒到。不想先落出閒言怨語來咧。很有些不吃人飯的東西。背地的賣
嚷兒道。今年大家花了錢。萬也作不了面子。頭一宗。辦事的會頭。先是個大白
薯。（無能之意。）他會辦出警人的熱鬧來麼。俺主人聽得此話。登時掛了倒
勁兒咧。便不惜重賞。命俺去訂一份刀山馬解。非叫個響兒不可。俺來時。業已
撒出會帖。俺想左近賣解的。除了你老人家。其餘都不成功。所以俺特來奉邀。
可巧您正在家中。過兩天。您便收拾一切。隨後去吧。致和搖手道。不成功。俺久
已不出遠門。老來老來的。還現的甚麼眼。賈老弟。你另訂別位吧。賈住道。豈有
此理。無論怎樣。須您去一踫。致和聽了。再三推辭。當不得賈住。苦苦相邀。致和
却不過老面孔。也只得點頭應允。這一來。不打緊。致和病根。也就從此伏下。當
時致和。欸待過賈住。打發去了。那三娘得知此事。好不歡喜。便忙忙準備登程。
這且慢表。且說那泗水縣的泉林寺。本是著名的古刹。地勢既清幽異常。又是

兗沂曹濟四府的孔道。所以每年春月間。這個廟會。十分熱鬧。真是百戲雜陳。商賈雲集。還有些江湖雜技之流。都不遠白里。來趁生意。雖是五天的正廟會。頭三兩日。那各處遊人。業已擁擠不開。紅男綠女。真鬧得錦川縹野。那寺中住持。全仗這季廟會。收香錢咧。歛攤子錢咧。進一筆肥款子。以作他吃酒賭錢。養婆娘的花費。再就是放賭一事。局面更大。每一賭棚。都是論百的大銀子。與住持納規例。然而住持。得此款項。也有許多開消。上至官府勢紳。下至吏役地痞。那一檔子點綴不到。立刻給你個眼裏插棒椎。那一切陋俗。都且慢提。單說這開廟會的頭一天。泉林寺廟外。是人山人海。廟內是香煙騰騰。那收香的五尺高大鐵爐內。燒得紅蒸蒸的熱氣撲人。敲磬聲。撒香錢聲。老太太念佛聲。孩子媳婦們。擁擠笑語聲。再加着廟外面。百戲鞦韆。百般叫賣。簡直的渾成一片。不可名狀的聲音。喧喧然上徹霄漢。遠聞數里。忙得個老住持。跑進跑出。照應

了當地官人。又應酬左近的水旱兩路英雄。戴鐵絲帽子的脚色。（地痞）花
忿着。還有本地施主。並會頭門下跑腿的朋友。也趸來歇腿吃茶。老住持一一
接待。鬧得方丈內。汗臭薰人。語聲喧雜。老和尚自早晨陪人吃飯吃茶。他便是
彌勒佛的大肚皮。也有些頑不化咧。這時。正撒了一泡漲肚的尿。就苦於沒
空去撒。好容易。等得賓客稍稀。老和尚一溜烟似跑出。剛轉向殿角。想小解。只
一擦衣的當兒。忽覺背上。礮的一聲。接着便有人從後攬住頸兒。道。我把你這
禿天殺的（妙語）今天我看你跑到那裏去。好麼。大香火廟上。你只顧進錢
兒。孝敬你那一干簇新新的小媽兒。就白不赤的忘掉老娘。你不是那幾年死
求白賴的。認俺乾親家。急喉喉的樣兒咧。乖兒。趁早你給我說正經的吧。老
和尚忙擺脫身。回望去。却是他老相好的蕩婦。外號兒白條魚。此時。正睜開七
八層皺皮的俏眼。咬着乾癟櫻唇。瞅定他似嗔似笑。背後還有兩個半村不僧

的蕩婦也。瞅定他舒眉擠眼。慌得老和尚連連揮手。四外一瞅。幸得沒人。便頓足道。我的姥姥。你這不是要我的命麼。若有人撞着。這個槍可搗得起。快去快去。今晚上。俺早早與你送錢去。白條魚笑道。不怕你不孝敬老娘。不然。咱們正廟會上再見。說着。合那兩個蕩婦。匆匆蕙過。老和尚還聽得一蕩婦道。大嬖子。（謂白條魚也。）俺聽說老住持體面不過。怎麼他也認得咱門這一行呢。白條魚笑道。他是體面人裏挑出來的。他那下作法。就不用提咧。老和尚一聽。正要躲開這裏。另尋溺所。忽聽殿後。一陣喧譁。便有許多遊人。亂喊道。打打打。接着便聞乒乒乓乓。並夾有婦女哭罵之聲。老和尚大驚。跑去一望。却是個邪眉瞪眼的惡少年。已被衆人你一拳。我一腳。打得花瓜一般。後殿廊下。站着個老媽媽。氣得臉兒通紅。拍手向衆人噪道。俺看那挨千刀的。就不是東西。只管在俺大妮子身旁。挨挨擠擠。誰想他眼絲不見。就扒人的鞋子呀。還虧得俺大妮

子眼快。不然。光着一隻脚。跑回家去。才是笑話哩。便見衆人一閃。老媽媽從廊角下。攙起個滿面淚痕的大閨女。這裏衆人一見。越法打得起勁。老和尚惟恐打出人命。便橫身跑去。好歹勸開。這一鬧。倒將他的一泡大溺嚇回。直待蹙入後殿。也不曉得是想作甚麼。却就是渾身不舒齊。小肚兒鼓掙掙的。逡巡之間。忽的悟會過來。急忙忙轉向殿後。方一脚踏到男廁門外。却聽得裏面。漸漸有聲。這時老和尚。再也忍不得咧。只當是後院內養的那個長生豬在裏面。因罵道。你這欠敲的東西。也會湊熱鬧。說着。邁步撩衣。因此時那泡溺。漲得肚皮生痛。便合着眼子。闖進去。不管三七二十一。嘩嘩便溺。這一來。不打緊。只聽有人怪叫道。慢着來。老和尚忙望去。要想收煞住。那裏能夠。只得略轉臉兒。忙忙溺畢。正趁勢想跑之間。已被那人。一把抓住。道。好麼。你道禿廝。因俺那會子麻煩你了兩句。你却假公濟私的淋了俺一頭尿。咱們是怎麼說吧。原來白條魚。逛

向廟後。一時內急起來。却撞到男廁裏去。當時老和尚。一瞧白條魚頭面淋漓。不由好笑。只得悄悄的又許了一份心愿。敷衍過去。方轉向方丈門首。只見一個雄赳赳的漢子。由廟外蹇進。頭戴范陽大笠。穿一身紫花細布的短衣。外披一件青紬大衫。脚下是踢死牛的撥尖酒鞋。生得鷹鼻凹眼。面色微黃。左鬢上一撮黃毛。迎風披拂。手弄兩個大鋼毬。低頭沉吟。一面價大。攸步走來。老和尚認得此人。是沂州有名的賭徒牛玉峯。從先在江湖中。很有名頭。綽號兒牛二大王。據說是一身武功。很不含糊。他生平有椿絕技。便是會用百步拳法。距敵人百步之遙。他運足了氣。一伸拳頭。敵人登時便倒。這拳法。雖然奇怪。其實便是罡氣的作用。這股罡氣。練到極詣。就能化爲飛劍。刺人於千里外。就是劍氣氣合一的說法了。玉峯雖擅武功。却以賭爲業。因他在賭術中。又練得一椿絕技。名爲摘星換斗。這個名兒。明公們有好壓寶賭戲的。想也略聞一二。便

是施展靈妙手法。寶盒一入他手。呼吸之間。就能挪移寶位。(位者。一。二。三。四也。)他因有此妙手。每歲中所入甚豐。人都羨慕他賭運旺。那知他暗含着有此毒着兒。比明大明的打槓子。還狠十倍哩。當時老和尚。瞅着玉峯。不由暗想道。這個寶貝來咧。不消說左近子弟們。定要上大當。正要逡巡避去的當兒。已被玉峯瞅着。沒奈何。只得向前接待。那玉峯蹙入方丈。高談闊論。直待好久方去。不提這裏。廟將開會。連日價鬧忙非常。且說三娘。好容易得着遊逛的機會。真是一團高興。直欲上天。到得起身那日。紫括得仙女一般。不一日。行抵泉林寺。恰是開會的頭一天。由致和帶領三娘。厲在店內。先去尋着買住。見過會頭張大戶。回到店內。方用過午飯。業已有一班本地青皮。蜂擁而至。一個個歪腔邪調。瞅定三娘。只管起鬨。致和本是江湖老手兒。知得本地這班膩虫。是開罪不得的。他們雖沒別的能爲。却會等你上場賣藝時。暗地裏使促狹。曾有一個

懷孕的繩妓。無意中得罪了青皮。及至到場上。踏起軟繩。正在來往如飛。忽的那繩兒。一端斷落。跌得那繩妓。腰傷孕墮。就此收場。後來一查看那繩端。却有燒斷的痕迹。方知是有人使了促狹去咧。所以走江湖的遠路人。再也不敢得罪地痞。當時致和。滿面陪笑的合衆人。周旋一陣。又交代過求照拂的客氣。場面。衆青皮烏煙瘴氣的攪了一會子。也便次第散去。致和望望天光還早。因向三娘道。明天是頭一日廟會。不過是踏索滾球。弄手法的小頑意兒。停會子。你活活手脚。便在店養精神吧。不必到廟上胡撞去。三娘一扭頭兒。道。俺不。怎麼你老人家。不在店中歇坐呢。致和笑道。好孩子。等爸爸回頭。給你買硬麵饅饅來。三娘笑道。咱。這可是來到泗水縣。要吃好白麵咧。（泗水麵最著名）。不提這裏三娘。賊着致和。整去後。一點芳心中。只管怙懣。且說致和出店。一逕的請份香燭。先到廟中。燒過明天開場的喜香。又到後殿中。瞻仰一番。只見殿後院。

婦女甚多。也有就台階上。廠胸露肚奶孩子的。也有就涼茶案上。扯着茶勺。喝茶的。都一個個被風塵吹晾的神頭鬼臉。髻上臉上。就像罩了一層白霜。那年紀老些的。便大家分曹。席地而坐。你談家常。我說廟景。並且嘖嘖嘖嘖的。只管抽那老葉子烟。這當兒。活跳了叫賣的小販。你看他扭起身段。扯開亮噪。在這堆人叢裏。蹺進蹺出。只要人家一瞧他。得咧。他立時蹺上去。大姑娘長。老太太短。翻花似的一張嘴。非賣點東西不可。這當兒。正有一位老太婆。接了他一根煎餅捲油條。粗而且長。本就有點不雅相。不想他又由提籃中。托出兩枚鷄子。遞將過去。招得許多遊人。微微含笑。致和由人叢中。擠了一回。蹺向最後一層廠廳。只見用簾子。攔了半截兒。裏面是吱吱啞啞。烟氣騰騰。並有婦女罵道。他媽拉巴子的。俺萬輩子上廟來。也不來這浪牌咧。人窮。窮個志氣。輸。輸個仗義。那搗遍街浪遍巷的怪老婆。叫他夾塞了牌夫。得發生去。吧。沒的贏了人的錢。

也是賊腥氣。與其這樣的搗兒愛鈔。上廟來打嘴現眼。還不如回家養野。(句)
(又聽得一婦人勸道。咱他大嫂子。你快算了吧。沒的對口厮罵的。叫人家笑話。你輸的錢。都算我的。先那婦人道。不是這麼說。這肥口。弄詭兒不是一遭兒咧。俺今天說實了。是誠心查他的漏洞。果不其然。他捏煞俺的滿兒。(鬥紙牌勝者曰滿兒。)悄悄的往禪兒裏塞牌。今天俺不看大家的面孔。他乖乖的給我脫個光屁股瞧瞧。這不過是娘兒們湊到一塊。打個哈哈的勾當。他到學了落道帮子(俗謂賭棍。)摘星換斗的本領。在這裏打馬紅眼哩。(俗謂遮掩使詐也。)致和聽了。暗笑道。這個娘兒。準也是個老賭家。就曉得摘星換斗四字。俺看這廟場上。未必有那樣的大手把兒哩。(反振下文。)正在思忖。只聽那婦人大聲道。你是怎麼樣吧。寡粧回大麻木。難道就算了不成。俺這兩天。被你鼓搗了十來吊錢去咧。你好好的脫給我銀鐲子。是正經。不然。(句)致和

聽到這裏。整近蕭欄一望。只見廳內。滿地下都是一場場的門紙牌的婦女。千形百狀。只那頭上的通草花兒。紛紛紅縵紫。便如到了花兒市一般。都騙腿打坐。翹着那鞋子。一面抓牌。一面說笑。其中就有輸得粗頸子紅臉的。儘力子唾罵那牌。有許多的小孩子。溜牆脚。你哭我號。通沒人管。致和立處。恰好距離那海罵婦人二三尺遠。一瞧他那模樣兒。就知不是善道岔兒。生得白緻緻的瓜子臉盤兒。薄嘴唇。高顴骨。兩道細細的吊稍眉。一雙長長的三角眼。雖是長身細項。那光景却很有氣力。此時正一手攢腰。勒着半截雪白的胳膊。攢開兩隻半大脚。瞅定一個三十來歲的胖婆娘。咬着唇兒。鼻翅兒只管擺動。再看那胖婆娘時。致和幾乎失笑。暗詫道。俺村中的王胖子。外號兒一簍油。他兩個配搭配搭。倒不錯。只見他兩塊肥腮。便似剛凝坩的涼粉一般。此時是連羞帶氣。又加上着急。越法的兩腮哆嚟。紅而且白。正一手自脫錫子。帶着哭聲道。俺拙口

笨舌的也說不過你。由你混編排吧。可是大廟上。佛爺有靈感。人要紅口白牙的糟蹋人。也不好價。誰要會偷牌。叫他手上生大疔。誰要冤枉人。叫他舌根爛掉了。說着。忽然且不脫鐺。向那個排解的老婦道。這不是你老人家在這裏。親眼見的。憑良心說。(句)那海罵的婦人。只唾得一口沫的當兒。這裏致和。方想整去。不提防那胖婆娘。啣個冷子。唰喇聲。撕破蓆欄。向外便鑽。說時遲。那時快。肥婆娘彎着腰子。剛鑽出半身。致和趕忙一閃身。還未站穩。忽覺背上。礮的一拳。接着有人道。哎。我的媽。你這老爺子。是怎麼咧。就踏人這麼一腳。致和回望。不由一怔。正是。

幾許遊人呈意態。會看賭局起風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識奸賭閒探牛玉峯 肆遊觀巧遇白旗將

且說致和回頭望去。却是個小媳婦子。正一手扶着廳柱。彎起一隻腿來。攢着眉頭。直捻腳尖兒。致和自知理屈。方要陪話。只聽廳內衆婦女。便似摔破瓢一般。刮刮的一陣混笑。接着那胖婆娘。便殺豬似的。叫將起來。小媳婦跑去一望。即便拍掌大笑。致和趁亂中。忙向廳內看時。只見那海罵的婦人。捉住胖婆娘一隻腿。只管向裏扯。偏那胖婆娘。很有氣力。在席欄外面。兩手一抓撓。可巧有個賣通草花的小夥子。被他一把抓住腰帶。小夥子山精似的。吃驚之下。向外一掙。直將胖婆娘。拖出大半身。只贖了肥臀。却被欄上的橫繩。隔絡在欄內。這時海罵的婦人。一隻手捉住人家腿子。被牽的前搶兩步。趕忙添上一隻手。雖然捉牢。却沒作理會處。正咬牙切齒的想主意。忽聽外面小夥子急叫道。你這位奶奶。（指胖婦。）還不撒手。難道想咬人鳥不成。一句話。提醒海罵的婦人。不容分說。一彎腰向胖婆娘的臂上。就想下口。只口齒咬及褲兒之間。恰好那勸

架的老婦人。一步趕到。不暇說話。先用手一推海罵婦人的頭兒。只聽嚇一聲。致和眼中。登時見到白亮亮的一條肉皮。赶忙跑下廳階之間。但聞得廳內廳外。笑鬧得鍋滾豆亂。於是匆匆價蹙回前院。又在兩廊下。徘徊一回。方走到山門前。却見那胖婆娘。嘟嘟着罵將出來。致和暗笑道。這于逛廟的婦女。真沒家教。俗語云。爲來牌。脫褲去當。如今却爲偷牌。撕却褲子。逡巡間。蹙出廟。又在四外遊望一番。信步兒蹙入一處茶棚。方坐定飲茶。只見旁座上。來了兩個寶局上的朋友。見致和穿着灰朴朴的。以爲是個鄉下老客。一人便擠擠眼兒。向那一人道。喂。老兄弟。你真走旺運。纔到咱局中。就要分點彩興兒。你可知城內的王二樂來咧。這傢伙。是有名孤丁（壓寶中下注之名）手。竟講硬碰硬。越輸火越大。局家子（沒賭者）接着他。算是接着財神咧。兄弟。咱大家瞧着他。好歹弄他到咱局裏去。那人道。人家雖好下硬注。難道就準輸麼。先語的那人笑。

道。呆兄弟，你新到局中當夥計，曉得甚麼，咱家局主會這手兒，還怕姓王的不乖乖的來孝敬咱麼？說着，五指作式，這麼一比樣兒，只縮頸一笑的當兒，這裏致和早已恍然。原來致和少年時，也是千場縱博的腳色，博場中許多詭秘，他無一不知。當時致和不由暗暗好笑，又想到這王二樂，不消說是個闊秧子，慢說是秧子，便是多年頑錢的機伶鬼，冷不防遇着摘星換斗的手法，一定是要吃橫虧的。總算這班賭匪運氣好，俺而今上了年紀，不耐煩管閒事。若俺在二十年前時，哼哼。（反擊下文）正在思忖，那一人又笑道：得咧，你別啞叭說話。比招子咧，簡直說，俺滿不懂。先語的那人，一曬嘴兒道：難為你吃賭局，長了這麼大，竟是個二百五。來吧，等老哥哥教與你這個乖吧。說着，湊向那人耳朵，低低數語。那人大悅道：妙妙。怪道他們說，十分水旱蛤蟆子。（俗謂作寶者曰寶官。寶官例須知作出者爲某門，（即一二三四）以備人問，立即高報，謂之報

紅。然又恐自己心知某門，偷人壓着此門，未免露相。此相一露，凡在局者，勢必羣趨此門。所以有習水旱蛤蟆者，以免露相。其法削薄木片，一如寶心之狀。水蛤蟆者，則含木片於口。手轉寶心，口中木片，則以舌轉之。一如手轉之數。寶既作出，已亦不知爲某門。如有人問紅時，便以舌抵木片，立能高報。旱蛤蟆者，則暗以一手轉木片。如寶心報紅時，則捫木片云。不如一個挪一位。（挪一位亦賭中手術。揭寶盒時，能施手法，挪移一門。如本係么紅，可以移至二也。）十個挪一位，不如一個摘星。（句）先語的那人，忙瞪他道：你吵甚麼，你可要仔細着咱局主的利害。今閒話休提，你往年在某局主處跑腿，俺聽說也很落錢。爲甚麼不在那裏了呢？那人道：別提咧。某局主前兩月裏，被一個楞大爺一抖飄兒，豎了個旗竿。（借全局之注歸一門，名豎旗竿）一下子硬壓煞咧。先語的那人道：某局主不是很有忍勁兒麼？那人道：惟其有忍勁，所以才喪掉命。當

時他見那楞大爺。直向紅門上堆孤丁。便想設法搪開。因笑道。那位跟紅手。快些來呀。那楞大爺一聽。忽然心中一動。料他是實語假說。便登時喊豎旗竿。呵咬。看起來。當個寶官。真也不易。那份坐功。總須說是綁的力的。人家說十年純功。能練出秀才來。却練不出寶官來。此話再也不錯。當時俺見某局主。面色如常。笑迷迷的仍坐得四平八穩。以爲那楞大爺。準壓到黑屁股上咧。及至寶盒一揭。某局主哼了一聲。往後便倒。登時接二連三的吐了幾口鮮血。沒過得三四天。活跳跳的一個人。就此交代咧。所以俺又投到牛局主這裏。致和聽他們高談賭論。有些不耐煩。方別轉頭去。四外望望。只聽先語的那人。哎一聲。一打口哨。莽熊似奔出茶肆。拖住一人。大笑道。王二爺才到麼。久違久違。俺老遠的望見個滿面紅光的人。就疑惑着是二爺到咧。錯了您。沒這團彩色旺氣。您來的正好。如今俺局主牛玉峰也到咧。今年局面。越法熱鬧。馬上的現輸贏。都是

白花大東西。(謂銀也。)局內高鋪上。(高鋪者。接待豪賭者之地。)第一個位子。都給您留着哩。走走。您到那裏。用過點心。吃吃茶。就上場吧。說着。連連陪笑。隨手與那人揮揮塵土。又回頭喊道。喂。老兄弟。開過茶錢。咱就去吧。那一賭徒唯唯之間。這裏致和。一望那個王二爺。不由一驚。暗想道。俺道是那個王二樂。原來是泗水王善人的二兒子。王善人一生修好。怎就出這樣子弟呢。不消說。是王善人性兒長厚。約束子弟不嚴之故。今天遇着這羣賭匪。準要大大吃虧。待俺去張張。再作道理。想罷。趁興兒開了茶錢。隨後躡去。不提致和此去。種下了嘔氣的苗子。且說三娘。在店中寂坐良久。只聽得廟會上鑼鼓喧天。笙謔匝地。三娘心頭。便似小把兒撓得一般。恰巧店隔壁。又有一千婦女。相邀上廟。這個道。大嫂子。別紮括咧。沒的到廟上。教小夥子背了去。那個道。唷。大嬌嬌。你這可是找累受。鈴鐺壽星的。(謂小兒女也。)帶一大堆。架的了麼。又有婦

人笑道。他大姑哇。你別只管催俺。敢自的。你們的頭兒脚兒。都收拾停當咧。你看俺這破鷄窠似的一個頭。死耗子似的兩隻脚。這樣兒就上廟。不叫人家笑話。是瘋老婆麼。你們先走一步。咱們廟後頭兒吧。卽有一婦人拍掌道。可了不得。那廟後頭。是頑的麼。你忘了上年香會時。廟後葦坑邊。有一班二楞子。（青皮也。）幾乎動了刀子。末後。却從葦坑中。拾出隻小鞋子來麼。婦人笑道。等我去撕你的嘴。怎麼單是你會忖度呢。俺說的是廟後頭廠廳上牌局裏見哩。衆婦笑道。這還罷了的。你老人家。收拾整齊。快隨後來吧。今天說是還有象聲戲哩。那婦人笑道。快別聽那把戲去。他隔着一層布幃子。撒村胡數。又掛着罵人。接着又聽得衆小兒。一陣跳鬧。這個道。媽呀。咱上廟去。先買個大老虎。（泥虎也。）那個道。咱咱。三姨姨。你的花兒戴歪咧。於是唧唧刮刮。喧闐而去。聽得個三娘。直然的再耐不得。便略爲結束。先到店首望望。見衆遊人成羣作隊。由門

首蹙過。三娘望望天色。料致和回來。還須大半晌。於是命店人看守房屋。卽便逐隊上廟。一路上紅塵雜沓。各檔子生意。並江湖雜耍。一處處反起棚幕。却環繞着泉林寺。直迤邐出二三里遠。當時三娘。隨意遊矚。早招得許多廟混子。跟在後面。嘻嘻哈哈。三娘也不理他。在各處遊玩良久。又瞧回各樣雜耍。却當不得土氣噎息。那兩隻俊眼。被風沙眯得。尤其難睜。（昔有一善謔老翁。值鄉中有廟會。家人婦孺輩。羣請上廟。翁曰諾。則具牛車一命。衆悉登。羣以爲將上廟也。則咸喜。俄而翁以廟場上諸食物至。衆啖且息。曰。殆飽食而遊乎。然覘翁殊無行意。則又請之。翁笑曰。遊未畢乎。忽掬土土之。衆則大愕。翁大笑曰。遊廟飽食外。亦無非再吃土耳。竟引車還。附錄一笑。）三娘逐隊。方由廟內蹙出。只見許多遊人。忽的如波分浪裂。便聞後面有人大喝道。快閃閃。那個擋了太爺們的路。揪掉他腦袋再講。三娘忙望去。早見五六個虎也似的漢子。大攔步蹙

來。都捺着大拳頭。渾身掛勁兒。當頭一人。生得惡眉暴眼。晃竿似的大身量。掖起短衣襟。袒出一條虬筋盤結的大胳膊。一晃膀兒。骨節山響。口內却罵道。好囚攬的外路人。他在此地賣假藥。還敢合咱們的人爭攤兒。非打他個臭死不可。衆漢子齊聲道。打呀。三娘略爲閃身之間。一千人已滔滔蹙過。便有人講說道。今天這廟場。準要不安靜。那袒臂大漢。是有名的鐵胳膊朱老太。領了他那一窩子人。不知要尋那個的晦氣哩。三娘聽了。也沒在意。因遊逛渴燥。信步兒蹙向一處老媽媽開的茶攤上。那老媽媽守着茶攤兒。好半日沒開張。正望着一個媳婦子開的茶攤上。男女客人十分熱鬧。相形之下。未免只歎寡氣。忽見三娘到來。連忙欣然讓坐。一面斟上茶道。俺這裏生意冷淡。姑娘且將就吃些吧。三娘一面飲茶。一面瞧他那攤棚內。十分乾淨。並且還有隔斷的裏間兒。因笑道。你看茶客們。也是屬熟羊的。慣好擠窩子。說着向那媳婦子攤上一努嘴。

道。你看他那裏擠成疙瘩。你這裏。就如此冷淡。若是勻上一勻。兩下裏都有生意。茶客們也舒齊自在。那些不好哇。老媽媽笑道。阿彌陀佛。像姑娘這般公道法。就好作天老爺子咧。俗語云。人老珠黃不值錢。人家那個茶幌兒。（指那媳婦。）盤兒又亮。又會伺候客人。自然生意百倍。您瞧瞧他那浪樣兒。不賽如粉頭麼。三娘戲道。我看你老人家。若紫括紫括。也不弱哩。老媽媽聽了。得意道。您也別說。俺若倒退十來年。就不能善罷甘休的服氣他。（指那媳婦子。）兩人說笑之間。三娘連飲幾杯熱茶。不由汗淫淫面現春色。兩片嫩腮。便似海棠花片兒。張得個老媽媽子。目不轉睛。正這當兒。三娘忽覺內急起來。四下瞅瞅。苦於到處都是人。沒奈何。略爲壓壓。想暫爲稍息。再尋廁所。不想茶泌入肚。漸次都歸尿道。越脹越不受用起來。這時老媽媽。端相着三娘忽紅忽白的臉兒。不由怙恹道。這位姑娘。東瞅西瞟。失神失致的光景。莫非吊上（吊膀子也）甚

麼。在這裏等約會麼。沉吟間。只見三娘向四外瞅瞅。忽低聲笑道。媽媽。俺合你商量一件事。你這裏可有甚麼方便背人的所在麼。一句話。不打緊。只喜得老媽媽。心頭一跳。暗想道。妙妙。合該俺老運亨通咧。就有這樣俏事兒尋來。於是蝸蝸螯螯。躡近三娘跟前。還未開口。三娘已聞得他一股汗膩膩的臭氣。不由略轉臉兒。用汗巾兒一掩鼻孔。老媽媽低語道。噲。這可臊的是甚麼呀。那個年輕人兒。不眼前眼後的幹兩樁背人的事兒呢。您要方便所在。就在裏間內吧。裏面是枕頭被子。一概俱全。連了事淨身子淨手的盆兒都有。您要圖寫意。便多賞俺幾個錢。俺破着下半晌生意不作。閉了茶攤子。專給你瞭風兒。由你們完了事。甜密密睡上一覺。不好麼。不瞞您說。我老婆子。想當年插滿頭花的當兒。甚麼把戲。沒幹過呀。您快別發醜覷。就領你那個人去吧。說着。乜斜老眼。居然咽的聲。嚙口吐沫。（筆勢深刻）這陣胡噪。三娘登時怔住。因笑道。你胡

吵的是甚麼。老媽媽道：你不是說尋方便背人的所在麼。難道俺說的不對。於是附三娘之耳。噉唾數語。三娘笑唾道：吓。俺不看你是位老人家。登時便踢了你的攤子。俺問你小解的所在。你却一陣價胡拉八扯。老媽一聽。不由大掃其興。便向東一指道：那片高岡下草地內。就可以小解哩。三娘望去。果見高岡下一片深草。岡上面東接一帶長堤。便是泗水河的支汊子。滿堤楊柳。甚是清雅。樹下間有遊人歇坐。並有一二處評話書場。於是三娘給過茶錢。匆匆整去。方離得茶攤數步。却聽得背後有人罵道：死妮子。你只管尾綴俺作甚麼。還不快家去。作晚飯去。三娘詫異中回望。却是個白緻緻的少婦。眉目間透着騷俏。一見三娘。好生不安。忙陪笑道：姑娘恕過我。我瞧你後影兒。只當是俺家小姑娘兒哩。說罷。道個得罪。一逕的便趨草地。這裏三娘又蹺得數十步。却見一羣人圍定一個變戲法的。場中置定一個朱漆盒兒。他却只管說白道黑。三娘欲觀究

竟便強忍了內急。直待了兩頓飯時。好不容易見那戲人。要揭盒兒。只見其中配場的道。喂。夥計慢着。你瞧那位老爺子。又說了話咧。遊人中。便有笑的道。這是有名的徐花嘴。要看他的戲法。明天這時來。也不晚哩。三娘一笑。連忙蹙向草地。剛到那下坡前。忽見一精壯男子。匆匆價由一樹後。結帶而出。張得三娘一眼。低頭自去。三娘也沒理會。便下得坡去。方蹲向深草中。却似見樹後。又有人影一晃。嚇得三娘。提禪跣起。仔細一望。却是那會子所見的那白綴婦人。望見三娘。登時紅了臉。如飛蹙去。這裏三娘。略一思忖。不由覺得臉上熱刺刺的。暗想道。怪不得老年人說。廟場上男女混雜。不像回事。這男女兩人。倒應了茶攤上老媽媽子胡噪話咧。準是有約會的。怙恹間。小解已畢。信步兒上得高岡。轉向東面長隄。這時楊柳夾道。清風徐來。三娘心目。爲之一變。就一處書場上。聽回評話。却正是講得明朝蒲臺妖婦唐賽兒。作亂的故事。（隱逗下文三娘事。）

那說書的口鋒伶俐。趕板剝字。一面口講。一面指手畫腳。正說到唐賽兒演習天書。遍習十八般兵器。興兵聚衆。自稱女帝的諸般節目。說得賽兒那番英武。便如生龍活虎一般。三娘聽了。不由眉飛色舞。暗暗喝彩道。唐賽兒以一女子。竟鬧得朝廷都知。人生一世。也算罷了。反正人若到了說書的口中。有一分本領。就會說出十分。難道唐賽兒真有那般武功麼。說個比方的話。假如俺鄭三娘。若教那班間的沒幹的先生們。編起書來。焉知不是絕世奇女呢。正在想得不倫不類。只聽醒木一響。剪斷回頭。書場中歛起錢來。三娘一時高興。便洒進一把錢。慢步向東。却見大隄上。寬場之處。也圍擁了一羣人。並且有一面白旗兒。迎風招展。三娘蹵去。挨入人羣看時。却是個賣外科膏藥的漢子。正在那裏大說溜口。（江湖生意話。謂之溜口。）那漢子雖是江湖朋友。却生得很透精神。黃淡面皮。雙眸爛爛。再趁着兩道濃眉。一方海口。行步間十分沉着。望而知

爲曾習武功。頭戴便帽。身穿長衫。又掛些斯文態度。三娘方暗詫。此人意態不俗。只見他抱拳一笑。說出一片話來。正是。

清香教主他年事。趁廟瘍醫此日看。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五回 打飛拳地痞落野厠 小上廟憨女謔嬌音

且說三娘。見那漢子。向衆人抱拳笑道。在下非別個。世代祖傳外科。壽張人氏。綽號兒白旗將李天棟的便是。江湖朋友。因俺手到病除。便如大將破敵一般。所以大家抬愛。贈俺白旗將三字。不瞞諸位說。俺在敝處。不敢說是頭等的紳富。也總算家財不缺。小有聲望。却因俺生平好武。又好結納。所以歷年來奔走四方。無非是借醫道濟人。並多認識幾個英雄好漢罷了。今天來到貴處大邦之地。沒別的要求。諸位。捧個場面。給在下傳傳名頭。說罷。一撤步。使個旗鼓。打

了一路拓場子的拳脚。雖是寥寥幾個工架。那手脚沉穩。並捷疾之勢。却與江湖上的一派花拳。大不相同。三娘正瞧得有些意思。只見一個會中人（辦會事者）整來道。李先生。我勸你向別處高升升吧。俗語云。好鞋不沾臭狗屎。那會子。合你爭地基的人。是俺這裏鐵胳膊朱老太的一黨。他們整治人。都講割割片片。你一個外鄉人。躲却他。好多着的哩。天棟笑道。承您照應。俺發出這些藥樣兒。也就去咧。說罷。舉藥走場。散與衆人。剛整到三娘跟前。彼此眼光一照之間。只見衆人向西亂指道。來咧來咧。李先生還不快走。說着。唿一聲。紛紛各散。（寫得聲勢）這裏三娘。不暇去接那藥。隨大衆一閃的當兒。早見隄西面塵土大起。火雜雜搶到一羣人。爲首那人。正是朱老太。滿面上酒氣醺醺。便似個灌血豬頭。想是方合他一班打手。從酒場中跑來。（著此句。似閒筆。不知正是縝密之筆。蓋三娘自廟前遇朱老太後。又遊逛多時。則朱等罷酒後始來尋

鬥情節恰合也。此皆文字細心處。這時打扮更爲兇實。盤起懶龍似一條大辮。只穿一件蛇皮紋紬背心兒。掄起雙臂。一跳丈把高。大叫道。李天棟。你是捨種的。便合俺見個高下。這裏天棟微微冷笑。略爲扎拽長衫之間。便見朱老太太。一個箭步。先躡向堤沿高處。據了建瓴之勢。準備着揮衆進攻。可巧堤沿下。是一露天的野厠。那糞坑既大且深。浮滿了黃花綠沫的薄稀屎。正有個鄉下老兒。在廟上吃了個酒足飯飽。這時來此出恭。方呿牙裂嘴的。連連鼓氣。如壓餡餠（餡餠者。式如切麵。由木牀多孔中壓出之。）一般。剛蹶唧一聲。落下挺粗的一段乾屎橛。忽望見朱老太太。餓鷹似的。躡向隄沿。接着便聞衆遊人紛紛亂噪。這一來。鄉老大駭也顧不得去揩屁股。提褲便跑的當兒。這裏朱老太太已向衆打手。大喝道。你們這班鬆種。怎還不動手。原來這時李天棟。提着掌頭。山也似卓立場口。衆打手望得有些不得主意。正在那裏。一面價揜拳盤辮。一面

價你推我讓哩。其中一個獐頭鼠目的。更爲狡滑。只管滑上滑下的盤那辮子。却向衆人道。那位先上一場。等我抄那小子的後路。及聽得朱老太發起急來。他登時也亂喊道。打呀。說着。一擺拳。方要奔去。却忽又摔掉鞋子。這一亂。不趕緊。便有兩人奮勇而上。天棟一笑。提拳迎鬥。只拍的聲一踏脚步。放開門戶。三娘一見。不由暗暗喝彩道。不想這瘍醫先生。竟有這等真實武功。雖是外家拳派。諒這干地痞。如何當得。正在思忖。天棟合那兩人。業已交起手來。却又作怪。但見那兩人四拳齊奮。一陣價馬前搶。開門炮。真鬧得烟塵抖亂。那天棟只隨便招架。並不還手。直繞了一遭場子。末後天棟。竟自越法不濟。這時朱老太。叫喊如雷。便連其餘的打手。也都眉飛色舞。便不待老太指揮。蜂擁而上。一個個挨挨擠擠。正拉起怪噪子。喊得驚天動地。只見天棟。颼一聲。躍起三丈餘。趁勢來了個順風落葉。就衆人頭頂上。橫身一旋。其疾如風。便如一尾跋浪長鯨。迅

遊水面一般。那雙拳兩腳。直然似分風劈流。可憐這干打手。被人家手足所及。無不翻跌丈餘以外。此時衆觀者望見這等奇怪拳勢。只賸了舌擡不下。惟有三娘。心下了然。不由忘其所以。便登時綻裂櫻唇。嬌脆脆一聲喝彩。這一來。衆觀者一齊回首的當兒。早見天棟雙足落地。順勢兒踢開兩個打手。朱老太太怒之下。正要親自出馬。未及舉足。天棟喝一聲。業已搶到。若說朱老太這雙鐵臂。委實下過好體面的工夫。因當年他創字號時。是先由吃賭局起手。吃賭局必須講開山掛彩。方才有入佩服。怎麼叫開山掛彩呢。便是由全身上。捨出一段肢體來。說個簡便話。便賣給人家咧。由賭局中人。橫割豎剜。不怕長血直流。創深切骨。還須眉頭不繮。談笑如常。必如此。方夠瞧的。北京中有句俗話。叫作耍骨頭。就是說的開山掛彩。當場見紅。朱老太太未從吃賭局時。先是捨出一雙大腿。不想剛一挨刀。便叫了媽咧。反白受一傷痛苦。繼而一想。屁股上不但肉

厚。並且少骨。一定可以挨兩下子。那知屁股上肉雖厚。却因一來受不着風吹日晒。二來是吃飽了專等安坐。養臙兒的機關。便如那未嘗磨鍊的紈袴子弟一般。未免皮膚兒特煞嬌嫩。及至鋒快的刀子一觸去。這次朱老太。只好又叫爸爸咧。經此兩番痛苦。朱老太知難而退。也便不想創字號咧。那知他活該有數年的橫運。忽然遇着一個走江湖賣拳棒的朋友。善運臂力。便如銅澆鐵鑄。斗大的石塊。他運臂一擊。登時粉碎。於是老太太大悅。便殷殷請到家下。一叩所以。那人道。俺這把戲。便是九轉還元內功中的一段偏工之技。人家純會內功的。罡氣流走。混遍全身。俺只能運到兩臂。縱有利刃。傷破皮膚。一般價鮮血淋漓。却毫不痛苦。因罡氣支撐之故。不但痛苦都無。並且傷痕易合。你如不信。咱且當面試來。於是取過尖刀。就臂一劃。頃刻鮮血飛濺。說也奇怪。但見那人凝神定氣。呼吸間緩慢而深長。還沒兩盞茶時。那創口上。四外翻努的肉皮兒。竟

自漸漸歛合。須臾只贖紅線似一道癩痕。當時老太太大悅。便跟那人學習臂功。他因志在吃賭局。費了一場苦功。只成就了兩條鐵臂。至於正經拳脚。便連教他的那人。都是些擋俗眼的勾當。朱老太所能。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朱老太的臂功。却從此大著。久而久之。未免居之不疑。覺着自己很夠瞧的咧。那知頃刻間。就要栽跟頭呢。且說朱老太。猛見天棟搶到。一伸右臂。橫架開敵人來拳。左臂一攢勁。用個黑虎掏心式。向敵人當胸打去。因脚下無根。去得勢猛。連身兒微微一探。這裏三娘。方暗笑道。武功中第一先講脚下有根柱。姓朱的這等本領。連尋常敵人都抵擋不得。何況那先生方才的飛空拳勢。在外家派中。名爲八翼排天。非有輕身提氣的真本領不可。（就三娘旁觀中。補註出天棟拳法。）看此光景。姓朱的定要輸咧。這裏三娘。眼快心快。那知天棟手脚。發法的快。只略一閃身。用一個順手牽羊式。拍一聲抓住老太太手腕。往懷裏一帶。那老

太踰跟向前一撞。頭皮搶地。天棟喝聲去你娘的。畧一仰身。左腳踏牢。右腳進步。橫攔入老太胸腹之間。只這麼用力一迸。衆觀者登時一個連環大彩。但聞颯的一聲。朱老太平空而起。竟翻跌出三四丈外。恰好那落下地點。正是糞坑。衆人方喊道。不好了。只聽咕咚撲唧一陣響。老太業已滅頂而下。這時堤上衆人拍手大笑。四外遊人。不曉得甚麼事體。也便潮湧而至。這一闕。不打緊。倒將三娘擠出老遠。却當不得那一陣糞臭薰天。便掩了鼻兒。跑回岡上。回頭一望。那堤上越法亂得蛆鬩一般。忽見那面白旗兒。已隨了遊人。招搖向東。料是天棟已去。正在怙恠。天棟武功不凡。只聽背後有人笑道。好巧。姑娘也在這裏頑麼。三娘回望。却是店東的小女孩。吃得嘴上一圈兒油迹。新布褂上。弄得糖汁麵粉。一榻糊塗。一隻手裏提了一綑子糖葫蘆。並粽子油炸膾之類。一個小髻兒。歪在一邊。被塵土罩的。都成了灰黃顏色。三娘因笑道。你這瘋丫頭。可

是上廟過生日來咧。就吃得這樣下作。因用汗巾與他擦擦嘴。又笑道。俺那會子出店時。邀你同來。你娘却不肯。怎麼你又自己跑來呢。女孩拍手道。誰知道哇。姑娘你可說罷。那會子你走後。俺娘只管沒好氣。硬指頸。教俺在他屋內搓麻線。你想一個大廟上。誰不慌着去逛。俺向俺娘。只說了一句到廟上頑頑。俺娘罵道。死妮子。那廟會上。就缺了你哩。你給我好生搓線。是正經。俺聽了。以爲今天一定沒指望咧。不想待了一霎兒。俺爹因向外縣裏去討賬。去了個把月。忽然回來咧。不知怎的。俺娘登時說也有。笑也有。緊似溜的。給俺尋出新布褂。並向俺爹笑道。你看咱家小妮子。越長越成了木頭咧。大廟會上。他也不說是逛逛去。只鑽在屋裏。不怕悶出病來麼。俺爹聽了。只管瞅着俺娘。嘻嘻的笑。便道。既這樣。你娘兒倆。就上廟吧。俺娘笑唾道。你倒會說。咱店中丟得一世界。就都逛去麼。俺爹忽然道。哦哦。這麼着。妮子快去吧。多給他些上廟的錢。既去了。

教他逛個夠。天西再回來不遲。俺娘聽了。抵嘴兒直笑。却不知怎的。登時紅泛泛的臉兒。便刻不容緩的打發俺上廟來咧。三娘一面聽。一面暗暗好笑。因逗他道。傻妮子。我若是你。就不上廟。你爹媽準是支出你來。關上門吃體己哩。（絕倒）小女一怔道。怪呀。姑娘怎麼知道他們關門呢。俺來時。前脚方出了二門。果然聽得吱咛咛門兒一響。莫非真個的關了門吃體己物兒麼。說着一晃手提之物道。好在俺到廟上。也沒少吃。由他們吃去吧。三娘聽了。只笑得打跌。小女孩忽又笑道。噫。俺今天逛廟。可見了稀稀罕罕咧。姑娘管保沒見着。俺就是不告訴你。說着搖頭晃腦。十分得意。三娘道。你見甚麼稀稀罕。無非瞧瞧耍狗熊的罷了。女孩道。偏不是。等我告訴你吧。皆因俺來逛的當兒。俺娘道。你逛只管逛。可別去瞧西湖景。裏面畫着些大老妖。兇得緊。看了回來。要作惡夢的。俺心裏想道。甚麼叫大老妖。一定是青臉紅髮的。按着人啃嚼。這倒是個稀稀

罕兒姑娘。你說呀。俺一瞧那西湖景。原來是俺娘說瞎話哩。那裏有甚麼大老妖。都是一張張的好畫兒。可就是末了兩張。似乎妖精打架。壓着抱着的。却又光溜溜的媳婦子合男人家。你說這不是稀稀罕麼。等我回去。才問着俺娘哩。（絕倒。寫小女愁狀如畫。）三娘一面聽。一面笑得前仰後合。小女道。姑娘笑什麼。你不信。俺領你瞧瞧去。說着。引三娘下得岡來。蹙得不遠。便聞那西湖景的鑼鼓鞦韆。三娘不好意思價近看。只合小女遠遠的望了一回。架上面的明畫片兒。這時那要西湖景的。只顧了招徠看客。那管瞋人眼目。不消說。隱隱躍躍。露出些風月畫片。倒招得三娘一陣價面熱心蕩。登時將天棟武功一段事忘掉。（隨筆颺開。卽爲下文巧遇作引。）因一扯小女道。咱快去。你看天色。業已不早咧。於是兩人。便尋歸路。不一時。蹙近店門。三娘一眼瞅去。早望見店婆兒。梳掠得光頭淨臉。穿着簇新新的青鞋子。大非那會子光景可比。正在

那裏眉歡眼笑的料理店務。一見三娘領了小女釐來。便笑道。可了不得。你兩個怎這麼巧。就遇着咧。那會子姑娘約他去。俺強着按下他。不想姑娘走後。他只管哭天抹淚的抱委屈氣的俺便放他去咧。如今可跟着姑娘逛夠了來咧。三娘聽了。想起小女那會子一片愁話。正瞅着店婆兒紅暈暈的眼圈兒。心下好笑。只見小女頭兒一搖。早笑嘻嘻說出一片話來。正是。

欲知閨閣畫眉事。盡在兒童笑語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回 破賭術摘星換斗 顯絕技飛劍跳丸

且說三娘正瞅着店婆兒。心下好笑。只見小女笑道。娘別哄俺咧。俺都明白咧。那會子姑娘說來。娘支開俺逛廟去。爲的是合俺爸爸關上門吃體己哩。（絕倒）一句話。不打緊。鬧得店婆兒臉兒飛紅。正笑得甚麼似的。恰好一個小店

夥。由店婆屋內端出一盆洗臉的賸水。匆匆價整至門首。想往外潑。一聽小女胡噪。不由畧跣脚步。光着眼向店婆亂望。店婆罵道。難道你不認得我麼。一會兒就開晚飯。你還不爽利些哩。罵得小店夥。撅嘴走去。便傾面水。將肩上揩布。一揩盆兒。却只管向地下亂抖。又擲擲道。面盆內怎的還有兩根短頭髮呀。這裏三娘一笑之間。那小女已扭股糖似的。拖住店婆。雙雙入內。三娘自行回到室內。稍息頃刻。業已掌上燈燭。不多時。致和整回。面上似有不悅之色。忽向三娘道。如今廟會上。越法的沒有章程。年輕人兒。直然的逛不得咧。三娘聽了。只當是自己偷去逛。被致和知得咧。忙拿話兒打岔道。真個的哩。明天咱開場。須甚麼時候呀。致和道。也不過已分時。等會頭們到廟。上過香。就好開場了。父女閒談之間。一面用過晚飯。各自安歇。次日。三娘方醒來。已聞得店外遊人喧雜。十分熱鬧。却聽得致和在前面客室中。合一人刮刮而談。三娘以爲是照管藝

場的人們來尋致和交代事兒。當時也沒在意。及至起來梳洗結束畢。却聽那客人語音漸高。致和只是哈哈冷笑。並喝道。朋友你不必如此。賭場上容你擺佈人。顯手法。難道不許俺見不平持公道不成。你不服氣。只管向俺姓鄭的來着。那客人也冷笑道。好好。咱們改日再見。於是一陣步履響動。三娘大疑。赶忙跑出室一望。却見致和送出個高大身材的客人去。須臾致和整回。三娘便問所以。致和氣撲撲的。却笑道。沒要緊的事。方才去的那厮。是沂州著名的賭棍牛玉峯。昨天又用摘星換斗的手法兒。要擺佈一個姓王的富戶。被我遇着。給他打了破頭星。所以他尋來厮鬧。這種人。不知進退。俺因廟會上。不願生事端。饒過他一頓好打。不想他倒尋來咧。難道咱們還怕他不成。三娘沉吟道。此人既敢來尋。或有所恃。亦未可知。咱也須小心一二。才是。致和大笑道。一個賭棍。有甚能爲。咱直然的。不必理他。正說着。只聽院中有人喚道。鄭掌班。就上場吧。

會頭爺們都上廟咧。致和聽了。赶忙答應。不提這裏致和等收拾停當。即赴藝場。且說這片馬戲藝場。就在廟西面平陽之地。大可十餘畝。十分寬闊。四面用繩絡欄定。裏面是平沙淨土。光潔如砥。這時場門上。分左右豎起兩面描金繡綵的大紅旗。上繡着斗大的金字。左邊是兗州鄭家馬戲。右邊是飛仙女鄭三娘。場門橫額上。攢花簇錦。額左右。掛着聯珠式的兩串綵毬。那橫額。是白緞地。黑絨字。大書蓋世無雙四字。場內北面上。搭有一處小小的綵布棚兒。爲演罷休息之所。左有兵器架。右有鑼鼓場。這時。在場的執事人等。都在棚外。隨意散坐。鑾鈴響處。呖呖的一陣馬嘶。却是一個伶俐小馬夫。牽着一匹桃花點雪的。頹白駿馬。正在繞場壓步。那馬是軟鞍絲轡。項尾上都繫綵毬。另有一匹無鞍的大青馬。却繫在棚左邊大樁上。這便是臨場時。解戲之馬。距棚右。十來步遠。那架高矗矗。明閃閃的大刀山。早已紮結停當。巨竿直上。足有十五六丈高。頂

尖上是一小小盤斗兒。盤斗下面有兩條數尺長的懸繩，橫繫着一根綵棍。盤斗上面巨竿尖兒上，却插着一面綴鈴的小旗兒。被風一吹，唳唳亂響。再看那盤斗下面，還有三條大絲繩，都有大指粗細。一直的拖及於地，那兩繩節節排刀。有如梯式。那一繩却光溜溜的，爲的是演藝畢緣之而下之用。這時場中，正有兩個藝場夥友，打牙逗嘴，延宕時光。一個是北京人，一個是山東侂大哥。不消說，侂大哥處處吃虧，竟擊着挨罵當孫子，招得觀者哈哈大笑。少時，兩人又故意價笨生生的試回拳腳。上擎天下托地的拉回四鬥兒。北京人却笑道：貨賣識主，藝獻當場。您別瞧俺這位侂大哥，模樣不濟，人家會的那着數兒，可就多咧。張飛騙馬，蘇秦背劍，這老掉牙的俗套子，不算數。惟有一樁絕藝，南京到北京，通沒有的。據說是叫作八寶護腕刀。這路刀法，要將起來，刀是颼颼颼。俺侂大哥那張大屁股，扭的是丢丢丢，真是刀不離腕，腕不離刀。說着一拉身。

段。却撲哧聲跌在地下。觀者大笑之間。便見場門外。喝彩如雷。就這聲裏。鄭三娘合致和。雙雙到場。於是觀者許多眼光。不約而同的齊注三娘。但見三娘。高挽一個麻姑髻。上罩青帕。餘帕分作燕尾形。從腦後兜向前額。結一個蝴蝶扣兒。鬢邊斜插一隻山茶花兒。越顯得玉面朱唇。明眸皓齒。顧盼間光艷照人。穿一身青縐勁裝短衣褲。腰束素巾。足踏一雙平底軟幫鳳頭小鞋兒。尖翹翹甚是伶俐。那致和。却禿着頭兒。只披件長衫。下着高桶長襪。雙臉布鞋。趁着赤紅臉膛兒。花白鬍鬚。倒也十分精神。兩人蹙到場中。兩夥友卽行退下。致和抱拳向四面一哈腰兒。道。在下學藝不精。今蒙會首張爺。喚了來伺候廟會。還請大家。諸凡耽待。在下這般年紀。慢說是笨手笨脚。討諸位的厭煩。便是倒退二十年。料想諸位。寧自看他的扭扭捏捏。不願看俺的掄拳舞脚哩。說着一指三娘。並一拍三娘的肩頭。道。女孩兒。你瞧俺這話。保管不虛。你且來回跳丸飛劍。開

個頭場吧。衆人聽了。一齊的微笑的當兒。三娘早已蹙向棚中。一時間鑼鼓大震。這裏致和。霍的一個旋風舞。掃開場兒。又一面向四外打恭。交代了幾句場面話。便見三娘。肩披綵帶。手弄雙丸。由棚中徐步而出。只那幾步。俏生生的流利步法。已現出流雪迴風之致。須臾到場。萬衆都靜。但見三娘。弄起雙丸。隨勢作態。疾徐俯仰。不蔓不支。繼而雙丸起落。勢如流星。忽的三丸並躍。轉瞬間。添至四丸。不知怎的。三娘兩隻手。承接之間。或上或下。總似兩丸不離掌握。那虛空中兩丸飛躍。便似狐仙鍊丸一般。這時三娘。距踊旋折。放出渾身解數。俯仰承注。巧妙非常。但見四丸霍霍。或噴然聯升。如亂泉噴珠。或倏然橫溢。如水銀瀉地。不多時。添至五丸。這時三娘。手法愈妙。並且輕趨碎步。全神凝注。那一對閃閃橫波。跟定五丸。真令人眼花撩亂。這時觀者。只讚了目定口呆。須臾。鑼鼓大震。三娘身段一變。綵帶飛揚。越舞越急。便如凌虛躡空的散花天女。直將五

丸。作了花兒朶兒。隨着他渾身飛滾起來。於是觀者。喝彩雷動。就這聲裏。三娘喝聲疾。倏的一丸上升。高可數丈。四丸繼起。其勢稍低。這裏三娘。腿兒略蹲。就着下穩之勢。兩手一分。接住兩丸。趕忙握入下半掌。上面的大指食指。却結作了平環兒。眼睜睜兩丸又下。三娘手勢一起。那兩丸。早投環中。但是那最高之丸。早又順勢直下。此時不但衆觀者。直然看呆。便連致和。也故意價作出些慌張樣兒。說時遲。那時快。便見三娘。兩拳一並。拍一聲。將那最高之丸。夾個正着。於是觀者大悅。正在互相嘖嘖。只見三娘。笑嘻嘻手兒一放。五丸墜地。却咈咈的吹着纖指。嚙唸道。都是爹爹先叫人弄這撈什子。將人手皮。搯了這麼一下子。於是致和當場。忙笑道。這又是爸爸的不是了。女孩兒。且去稍息。等我也來一下子。說着。向觀者笑道。頑意兒不在大小。全要看個輕巧靈妙。這套頑意。名爲五岳朝元。諸位儘有明眼的人。憑這磨圓階喙的五個丸子。要用兩手去抓。

撓。您說不是野岔兒麼。可有一件。俺們全講的是手法工夫。您可別疑惑着是白蓮教的把戲。少時小女還有套七星拱斗的把戲。諸位屬看西湖景的。往後瞧吧。說罷。就當場頑了回飛盤轉盞的小法兒。衆觀者就這當兒。氣息畧舒。早又見三娘。手弄短劍。飛步臨場。那劍長纔八寸。寬如蒲葉。劍柄上繫有紅綢。你看他刷刷刷。一氣兒拋上七柄短劍。一如弄丸之狀。兩手拋接。疾如風雨。那一片閃閃白光。經日光照影凌亂。便如無數銀蛇。當空亂掣。少時。弄到酣暢處。三娘一個俏身。直隱入一片劍光中。觀者至此。惟有讚好不已。須臾。三娘一聲嬌叱。忽的一個筋斗。翻轉身。再看那七柄劍。業已齊齊的插在地下。形如北斗。於是致和鼓掌大笑道。傻丫頭。你還有甚麼頑意兒。一併來獻醜吧。正說着。場中夥友。推過兩個大木毬。致和不容分說。雙足一踏。却噹碌碌跌在地下。三娘一笑。回棚略息的當兒。致和跣起來。攢眉道。人老了。真沒出息。您看那屎疔。還

能推個毬兒。俺就不成功咧。觀者都笑之間。却見三娘。由棚內悄悄出來。逕蹙向致和背後。猛當大聲道。好哇。你老人家。怎的罵俺呢。今天這個毬兒。俺高低不頑咧。這一來。嚇得致和一哆嗦。觀者不由都哈哈大笑。就這聲裏。三娘一躍登毬。小脚兒略一點動。已隨着毬兒。出去老遠。這裏致和發了一會子愣。作出沒奈何的樣兒。笨實實踏上毬兒。却只管搖搖欲墮。正在合那毬若即若離。並滿口裏山嚷怪叫。只見三娘。挺穩纖腰。施展開脚下的搓移勾點的巧法。便似個絹製人兒。安在毬上。頃刻繞場一週。更作出許多式子。這裏致和却越來越撇扭。幾次價登上毬去。復重滑下。直待三娘繞場三週。他方一躍而上。却一氣兒倒行去。並且那身兒歪歪斜斜。兩個脚尖。便如蜻蜓點水。於是觀者齊聲喝好。須臾鑼鼓聲停。父女跳下來。便赴棚兒。這時衆觀者。一陣價紛紛講論。其中一個老頭兒。手捋鬚兒。直夠夠兩隻眼。注視三娘兩隻小脚兒。只管點頭嘔嘴。

便有一人笑道。老先生。你看那姑娘（指三娘）脚底下。不像抹鱧膠的麼。就黏得毬兒牢牢的。老頭兒正色道。慙。這話也沾譜兒。他雖未必抹鱧膠。或者鞋底下有吸鐵石片兒。也未可定。你不見木毬上嵌着許多的鐵絲花兒麼。想是借此吸引之力。旁有一人。見他說得好笑。便笑道。虧得你老人家。這麼一解說。不然。俺不當是慙。偌大年紀。端相人家小脚兒。再暗含着怙恠。一下子。不透着是個老騷兒麼。衆人聽了。哈哈一笑。羞的個老頭兒。通紅的臉。趕忙挨入人叢中。正這當兒。鬪場中。設好馬場。東西場邊。各設一具丈把來高的綵門。門兒狹窄。僅僅容得馬過去。綵門上。却仰攢利刃。照眼槎枒。觀者中。有婦女輩。便哄小兒道。咱快去吧。少時躡劍門。怪怕人的。看嚇着你。正這當兒。鬪場中。吹起一種號角。婉轉悠揚。更帶悲壯之聲。那場中兩馬一聽。登時昂頭奮鬣。一陣長鳴。就這聲裏。那馬童撒却轡頭。一路斛斗。由棚邊打將出來。方至場心。卓然立定。說

也奇怪。那馬早低頭弭耳。隨後跟來。小童一個撲虎勢。由馬背上一躍而過。這裏觀者。眼光齊閃之間。便見一朵彩雲似的飛到一人。正是。

莫謂江湖多濫技。須知身手異常流。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細馬雙獸躡劍闕 么鳳倒掛上刀山

且說衆觀者。眼光一閃。便見三娘。颼的聲一個箭步。直由棚兒前。躍上馬背。先作一個獨掌朝岡式。卓立馬上。嫣然一笑。那小童。一路反斜斗。重復翻回棚兒前。這裏觀者。細瞧三娘。却又換了一套伶俐裝束。髻抹紅綳。綵帶全卸。上穿一件紅錦短袖襖。雙露玉臂。下着紅錦短褲。露出藕也似一段小腿兒。下面是大紅平底鞋兒。正當胸是十字紅絨的斜披。簇起一朵紅縐結就的牡丹花兒。越顯得風流俊爽。好體面的。一個紅姑娘。便見他小脚略蹙。潑刺刺放馬跑去。條

的一蹲身。便是個鐘裏藏身。未及轉眼之間。又是一手拄鞍。來了個左右臥魚兒。須臾。雙足上迸。尖翹翹一對鞋兒。豎得筆直。觀者齊喊道。好個朝天一炷香。呵。這時那馬發開腿。已如風馳電掣。却聽得有人大呼道。哨哨。你這畜生。俺好草好料的喂你。你就好意思的場俺的恰麼。觀者望去。却是致和。劇騎着那匹大青馬。一路上歪歪跨跨。吆吆喝喝的蹇來。看那光景。大青馬十分獐性。橫七豎八的。一路亂迸。致和都不理他。只雙手抱定馬頸子。用屁股亂顛馬背。並亂喊道。女孩兒。慢些跑。如此跑法。跌下我來。連你也不好瞧哩。這時三娘在馬上。放出諸般解數。瞧得衆人。眼花撩亂。惟有致和。死巴巴的跨在馬背。忽然笑道。算了。吧。俺知諸位嫌我討厭。不如轉去。吧。說着。撥回馬頭。合三娘背道而馳。須臾。繞過半場。恰好兩騎馬。對頭跑來。這裏三娘。是一聲嬌叱。那裏致和。却大呼道。諸位上眼。吶。一聲未盡。但聽觀者震天價一聲喝彩。再看三娘等。業已易騎

而馳。於是號角吹動。那聲韻隨着八個馬蹄兒。與之低昂。（聞中著筆。精彩百倍。小說家秘訣也。）原來那兩馬迎頭並道。相距咫尺時。三娘等。各用個墜馬式子。趨欲墜未墜的當兒。便交換轡頭。一躍復上哩。當時衆觀者。志滿意得。眼不及瞬。又隨兩馬望去。但見致和在前。躍馬如飛。這次却精神大振。迥異前時。一氣兒將及東邊綵門。忽的突拍馬項。大喝一聲。那馬足勢略收。猛的一個盤旋。颯一聲騰空而起。竟自跳過綵門。隨後三娘喝一聲。猛提轡頭。也便一躍而過。衆人望看綵門上。許多攢刃。只離馬肚兒分寸之間。無不色然而駭。却登時滿場寂然。惟聞蹄聲隆隆。於是號角再起。却作和緩之音。致和等。徐徐繞場。那三娘馬上顧盼。好不豐姿如畫。須臾。角聲漸急。兩馬趨勢。與之相應。不多時。又繞過兩場。忽見那馬童。直趨西邊綵門。這時三娘。縱馬向前。忽作個夜叉探海式。危立馬背。致和却一擄手指粗細的小辮兒。也不知他預備的是甚麼。大家

征望之間。那角聲越法繁促。但見三娘將及西綵門。忽的一抖轡。放馬跑去。那馬長嘶一聲。眼睜睜鑽向綵門。三娘喝聲疾。忽然如一朶紅雲。躍離馬背。那馬颼一聲鑽過綵門。再看三娘時。又已穩跨馬背。原來已從綵門上飛躍而過哩。於是觀者大悅。竟不及喝彩。忙看致和。却見他沒事人一般。在馬上盤定雙腿。合掌打坐。須臾。那馬行及綵門。却格磴聲一點。致和罵道。真是武大郎架夜猫子。甚麼人。頑甚麼鳥。有俺這沒成頭的人。就有你這不作臉的馬。你看人家。很漂亮的過去咧。老夥計。（指馬也）你拿個主意。咱怎麼辦呢。說着。傾耳似聽馬語之狀。人家瞧他搗鬼。方在好笑。便見致和笑道。哦。原來你不願意馱我咧。這也好辦。反正這碼事。我也瞧透咧。你是成心合我開頑笑哇。既如此。你就請吧。我還是打我的坐。說着。擡過小辮。辮梢上却繫有鐵鈎兒。便一仰手。掛向綵門橫木上。說也奇怪。那馬等他鼓搗已畢。竟自刷一聲。鑽過綵門。這裏致和一

條小辮墜得筆直竟自宕悠悠懸將起來。他却依然的合掌盤腿少時却潛氣內轉。忽然滴溜溜平轉起來。便似個絕大的不倒翁。有人提綴一般。這時馬童業已在綵門那邊收住兩馬。自去安置。三娘却含笑蹇來。略爲一躍。用手指一頓小辮。登時將致和跌在地下。原來那鐵鉤是繫有活扣兒的。於是觀者都笑。三娘等蹇入棚兒。那兩個夥友。即便上塲。無非是逗笑的場面。只這日一天的馬戲。早已鬧動遠近。次日來觀者。越法的人山人海。三娘等又作些緣竿踏絙之戲。端的是超妙入神。當晚致和高興。在店中合三娘置酒自勞。因爲明天是收會之期。該着上山刀山咧。正在那裏囑咐三娘。小心一切。只聽店夥在院中喊道。鄭爺前邊客室內有人拜訪您呢。致和隨口道。知道咧。俺這就去。因向三娘笑道。這準是你賈住叔。又不知來嘮叨甚麼。三娘笑道。莫非又來給咱拉生意麼。說笑之間。致和已匆匆蹇出。這裏三娘自飲了兩杯。忽想起大元若同來時。

必定越法有趣。正在停杯默然。忽聽致和。在前邊客室中。哈哈的冷笑道。多承尊駕關照。牛玉峯有甚能爲。只管請他施展。若說借錢。俺却一文沒有。便聞有人笑道。鄭爺不必發暴躁。既如此。俺去回覆他就是。於是一陣價步履響動。須臾。致和轉回。面上尙含怒色。向三娘道。你說牛玉峯那廝。何等不知好歹。方才他竟使出他的黨羽來。合我借錢。吃我一頓搶白。好笑那人。還拿話嚇我。說那廝會甚麼百步拳法。恐他明天到藝場上。去使促狹。他這話。簡直的是朦事大吉。百步拳法。誠然有是不錯。却斷非賭棍們所能哩。當時致和說罷。反倒笑了一場。竟坦然不以爲意。個一來。不打緊。竟弄得自己名頭。一朝喪盡。還不算。並且從此伏下病根。以至於死。這也是致和藝高人胆大。輕敵太甚之過了。所以古來懷抱絕藝的人。往往都退然若不勝衣。語訥訥若不出口。他並非故作此態。實因不敢輕敵哩。當晚三娘安歇下。雖怙悛回玉峯之事。却也猜不出他怎

樣的便使促狹。次日早飯畢。合致和匆匆赴場。一路留神。也不見有甚事體。那致和。不消說是越法留意。却也不見牛玉峯的影兒。不多時到得藝場。只見四外觀者。業已萬頭攢動。這天場四外。高搭茶棚。並分出男女客座。男客們。無非是當地紳商。並城中彈壓廟會的。在官人役。便由張大戶。接待一切。因爲這刀山之技。不同等閒。今天張大戶。是誠心要作臉面。（鄭重寫來。不但反振下文。玉峯鬧廟。並爲致和中氣得病伏根。）女客們。便是遠近的大家婦女。都靚裝盛飾。來瞧熱鬧。一時間釵光鬢影。好不風光。各茶棚上。都準備了許多賞封。單等着當場擲彩。大家望見三娘到場。登時一陣鼓掌如雷。正這當兒。只聽刀山架兒邊。欄外觀者。噪道。你這花子。也異性。不趁早去趕個門兒。却在此亂擠。難道瞧頑意。還瞧飽了肚皮麼。致和望去。却見個蓬頭垢面的乞丐。一面在欄外人叢中亂擠。一面仰望那下架的懸繩兒。微微含笑。當時致和。也沒在意。便

合三娘。入棚稍息。待那兩個藝場夥計。交代畢過場。即便自臨場中。先打了一套拳脚。又要了一回劍兒。這樁頑意兒。全仗着手眼靈妙。當時致和耍到酣暢處。那劍兒滿身亂滾。正這當兒。號角吹起。忽的棚兒前。放起鞭炮。便有人抬過一棹整齊祭禮。置在刀山架前。致和登時收場。向棚兒用手一招。觀者急忙注目。早見三娘含笑。由棚內步出。原來這刀山之戲。在賣解場中。很是重大。照例的須祀神祭刀。不然就恐出亂子。因為寄身鋒鏑。懸命虛空。雖說是技藝純熟。但一至臨場。未免此心搖搖。須要覓個鎮定此心的方法。這祀神祭刀。就是鎮定此心之法。便如戲場中去關帝角兒。必須懷揣關帝紙駕一般哩。當時三娘合致和。行禮已畢。撤去祭棹。一時間鑼鼓大震。三娘這當兒。早已結束停當。脫去小鞋兒。只著羅襪。婷婷然。站在架兒前。觀者仰望排刀。無不替他捏一把汗。正這當兒。藝場上紅旗一擺。那致和親自敲起一面小鑼兒。一面作起身段。

一面隨口唱道。

活人上刀山。全憑心氣正。節節如登天。步步踏金蹬。金箔祖師
留此法。成仙得道古迹永。神人點化作刀山。祖師竟登無所恐。
流傳妙術養藝人。

致和唱一句。三娘高應一句。兩人一面價盤旋作態。及至致和唱到養藝人之
時。三娘一個筋斗。翻轉來高應道。是致和厲聲道。女孩兒呀。快快登山莫惜命。
說罷。挽定三娘。一個胡蝶舞。觀者但見三娘兩隻羅襪。在地上如白蓮亂颺之
間。猛聞致和大喝一聲。倏的一撒手兒。再看三娘時。早已俏生生站立在初級
刀鋒之上。略一逡巡。即便手挽懸絙。盤旋而上。那排刀共是十三級。但見三娘。
一氣兒騰踔飛舞。登至八九級上。業已如十來歲孩子大小。須臾。將及盤斗。觀
者仰望的頸兒都酸。但聞號角。尖厲厲的吹得兩聲。三娘在上面。兩手捉繩。猛

用一個風擺荷花的式子。刷一聲。全身懸空。趁勢兒翻上盤斗。於是下面致和。盤旋作態。說起一套江湖溜口。合三娘此問彼答。那三娘嬌滴滴的語音兒。儼似雲端飄落。這時長風拂拂。吹得那盤斗。似乎晃動。原來這戲場中溜口之用。並非是趁熱鬧延宕時光。却是給當場人。留些歇息的當兒哩。當時場外萬眾。鴉雀無聲。便見致和笑道。喂。女孩兒。怎麼咧。快些上去。取那紅旗兒。你在那裏。不上不下。俺猜衆位爺台們。都恨不得一下子抱你下來哩。哈哈。這話又說回來。假如俺這個醜臉子上去。俺猜衆位爺台心中。也是犯怙慄。敢是耽憂俺下不來麼。上面三娘笑問道。耽憂甚麼呢。致和大笑道。他們却耽憂着俺下來。又給他醜臉子看。觀者聽了。鬨然一笑。致和大叫道。夥計。打起來呀。這裏鑼鼓大作之間。再看三娘。業已在盤斗上。翩翩舞起。少時。手緣盤斗下兩條短繩。竟躍登橫棍之上。你看他用手攀棍。全身懸空。將個俏身兒。橫躡豎躍。作出許

多式子。飄瞥迅急。說甚麼驚梭織柳。燕剪裁花。滿場觀者。正替他額汗直冒的。當兒。只見他嚶嚶一聲。忽的雙手拋繩。竟來了個寒鴉浮水式。橫蹕在綵棍之上。不知怎的一撲勁兒。連人帶棍。竟自團團的絞轉起來。這時致和在下面。故作驚惶之狀。忽聞觀者暴雷似一聲喝彩。再瞧三娘時。竟用一對蓮鉤。鉤定橫棍。刷一聲一伸纖腰。來了個么鳳倒掛。正這當兒。只見三娘一鬆左脚。觀者大叫道。不好了。一聲未盡。便見致和雙足齊跳。（一路細寫來。實實在在。畫出馬戲的技能。筆酣墨飽。非同風影。）正是。

曼衍魚龍試奇險。儼然百戲見端門。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牛玉峯硬折鄭致和 計瞎抓巧挑康大氣

且說衆觀者。大叫不好。致和登時跳起來。雙手作個欲接的樣兒。方喊得一聲。

我的媽呀。便見三娘單足着力。一個倒捲珠簾式。翻上身去。兩手一伸。繩兒入握。趁勢兒復上盤斗。還沒有眨眼工夫。早又緣竿而上。直至頂尖。用兩腿夾住竿兒。且不去取紅旗。却拍手叫道。爹呀。下面致和。却急得抓耳撓腮。極力的應了一聲。却是有氣沒力。招得觀者。無不失笑。三娘却笑道。喂。你老人家。這是怎麼咧。有手沒有。致和又極力掙說道。有有有手。三娘大喝道。有手快接旗兒。一語未盡。刷的聲旗兒拋落。場外却者。震天價一聲喝好。那茶棚上擲綵如雨之間。再看三娘。又早躍落盤斗之上。於是致和哈哈大笑。道。女孩兒。快些謝賞。上面三娘。向四外深深萬福的當兒。却聽得靠架欄外。有人鼓掌大笑。致和望去。又是那個乞丐。百忙中不暇理會。正在指揮夥計等。收拾綵錢。只聽三娘叫道。呵呀。致和忙望去。不由大驚。只見那根下架的懸繩兒。不住的東搖西擺。便如活的一般。三娘在上面。幾次價伸手去捉。却就是捉摸不住。於是致和駭甚。料

有緣故。急忙四下一瞅。却見那乞丐對準那繩兒。不住的用拳虛搥。氣得觀者亂喝道。你這廝。真正討厭。怎偏偏跑到這裏來。發你娘的羊角風呢。那乞丐冷笑道。老子的拳頭。要這麼打空泡。頑誰也管不得。致和仔細一望他面目。却是牛玉峰。當時這一氣。非同小可。知他是誠心來找岔兒。氣憤之下。就要提拳闖去。無奈上面三娘。連連驚叫。眼睜睜沒法下台。這裏致和略一逡巡的當兒。却聽欄外有人喚道。鄭朋友。且請借一步說話。致和望去。就是昨晚上來居間的。那人俗語云。光棍不吃眼前虧。你想致和。也是江湖老手。他豈肯叫人當面場圪。於是納氣撻去。合那人就僻處。接洽停當。是由致和將這次馬戲所得之贖。全數兒把給玉峰。彼此解開這個結兒。當時致和氣吼吼撻回藝場。再瞧玉峰。業已影兒不見。只有觀者不散。都仰望三娘。指手畫脚。並且亂噪道。今天這繩兒。好生作怪。又沒得風來吹擺。直到這會子。才穩住咧。於是三娘緣繩。用一個

順水投魚式。匆匆下來。業已驚怔得花容失色。當時致和。這股悶氣。簡直的不可言喻。便就此停鑼罷鼓。草草完場。不提這裏衆遊人紛紛各散。且說致和父女等。一逕的整回廝店。一面價吩咐夥友收拾起一切雜物。即刻回程。一面清算店賬。正忙碌得甚麼似的那居間的人。業已整來。坐索付款。致和冷笑道。足下便是不來索取。俺姓鄭的。也正要親身送去。便請寄語牛朋友。俺明天定要登門請罪哩。說罷。交過銀兩。一逕的拂袖而入。這時三娘。不知緣故。只管詫異。繩兒自動之事。致和道。不必詫異。今晚上。俺教你明白此事。明天起五更。咱就登程。且將行裝馬匹。收拾好。早些歇息。準備上路吧。說着。目注案上一柄短刀。只管發怔。三娘見致和。氣色不善。雖料得繩兒晃動。定有緣故。却不敢再問。只得如命。收拾一切畢。父女用過晚飯。業已初更敲起。致和一言不發。蹙向東間室內。竟自沉沉大睡。這裏三娘。因今天獻技。跳盪了大半日。也實在有些撐不

住。便拉過鴛枕。和衣臥倒。一合眼兒。還似聞得藝場中鑼鼓喧天。一會兒。又像在盤斗上捉繩不得。一失手。一個倒栽葱。跌將下來。機伶伶一睜眼。只見孤燈如穗。再一合眼。却似自己揚鞭跨馬。合一人並轡。馳驅於危峰絕澗之間。方暗詫道。好沒來由。俺怎跟此人。涉此危險之地。忽見那人一回頭。却是那瘍醫先生李天棟。三娘一怔的當兒。忽聞四面喊殺連天。旌旗鼓角。火雜雜的如飛擁來。三娘馬兒一驚。正要跑去。忽見大元。從叢草中跳將起來。不容分說。躍上馬背。從三娘背後緊緊一撲。三娘嚶嚶一聲。（從夢境暗逗下文。筆致靈活。）一陣擺脫。却聽耳畔有人喚道。我兒醒來。如今四更將盡。咱也快上路咧。三娘睜眼一望。俺是他父親。結束伶俐。手提短刀。氣憤憤的站在牀前。道。可恨那厮。竟自跑掉。不然俺總要斫殺他哩。於是三娘大驚。忙起來。一問所以。致和先述出繩兒晃動。並玉峯恃藝索賞一段事。然後接說道。是俺氣他不過。方才俺暗去

刺他。不想他竟早早藏躲咧。三娘一聽。這才恍然那繩兒自動之故。只得勸慰了父親一回。一面價束裝備馬。鷄聲初唱。即便匆匆登程。致和一路上。時時歎吒。甚是不樂。落店用飯畢。便覺胸膈不舒。及至抵家後。竟每次飯畢。必須大嘔大吐。原來被牛玉峯那一口暗氣。竟得了噎食之症。這宗病症。不但討厭。並且沒法醫治。任憑你虎似的漢子。不消數月。便面黃肌瘦。奄奄一息。不提致和。病魔纏身。且說這兗州西鄉中。梁家坨地面。有兩個浮蕩子弟。一個是土財主。混名兒叫康羅鍋。生得悶悶混混。俗臭不堪。正經事體上。是一毛不拔。惟有沾了色字邊兒。你瞧吧。漫說揮金爲土。便連命都捨得。財主家有此偏好。自然有一班應伯爵的脚色。前來湊趣。因此他宅中酒肉場面。十分熱鬧。並且經這班篋片們。廣搜美色。康某後房中。已有四個花朵似的女孩子。因取名春霞。夏雲。秋雯。冬雪。便有一干沒行止的落拓秀才。爲沾潤財主的餘瀝起見。大家攤起份

資製了一方繡緞匾額。大書四季聯芳四字。並綴着上款見道。香圃主人雅鑒。大家衣帽齊楚。命人抬了匾額。鼓吹着。送將去。這一來。康某既受風光。又得雅號。直將他歡喜的受不得。便盛待來人。吃了一日酒。衆秀才吃得臉兒紅撲撲的。辭了出來。一路上大說大笑。甚是高興。當時所談。自然是送匾的那樁事了。不想行過坨西頭。早被一班吃了自己的清水老米飯。專管閒事的朋友所聞。原來這班人。另是一派膩虫。合康家門客。素不相能。他們所依附的。便是坨西頭一個浮蕩子弟。此人姓汪。本名大器。人家却循名責實。就叫他汪大氣。因他負氣好勝。呆的過分。說起話來。又烏烟瘴氣。故得此名。他少年時。曾見人家有一匹好黑驢。便一火心的廣購黑驢。直至數十匹。便都繫在絕好的廳院中。鬧得呱呱亂叫。驢市一般。他却從容賞鑒。偶然在驢身上。尋出一根雜毛。見便登時宰掉。因此又得個驢將軍的綽號。原來大器的老子。以武科起家。曾仕至廣

西提督。在任時。很落下幾個錢。大氣係一婢女所生。後來大氣之父。提兵勦苗。鹵莽失機。便死在陣上。照例的有個雲騎尉的蔭襲。所以大氣。得號將軍。卽此一事看來。可見大器。是個半吊子了。他擁有鉅貲。閒得沒事幹。不消說聲色狗馬之好。服飾飲食等。一切考究。又有一群捧臀抱腿的人。單拿着康羅鍋來形容他。不怕是一服一食之微。有人說不及康家的好。大氣便登時毀掉。從新仿作。務要駕乎康家之上。在門客的用意。是利他有所作爲。大家便可從中撈摸錢。大氣却不曉得。只認是大家給他撐門面。於是群兒自貴。梁家坨中。盛傳東康西汪的大名。不知者以爲兩個闊綽人家。其實是一對見大呆鳥。這時大氣後房中。也有三個絕俊的美妾。都是從娼妓人家買來的。一名金仙。二名玉仙。三名珠仙。但看這金玉等字面。其俗可知。然而大氣。却甚是得意。自題後房小額爲三仙洞。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大氣門下幫閒的人。旣聞得衆秀才與康羅

鍋送匾之事。其中有一人。姓計。有些忽智。素號喜事。人都叫他作計瞎抓。當時瞎抓擠擠眼向衆人道。喂。你瞧咱們撈摸油水的機會。又來咧。衆人道。怎麼呢。瞎抓道。你不見有人與康家送四季聯芳的匾額麼。咱設法兒。教大氣上個腦。 (即爭勝之意) 這其間。咱一經手。還怕沒彩興麼。因如此這般。向衆人一說計畫。衆人拍手道。妙妙。再巧不過。新近臨清地面。鈔關街河房中。由南省來了兩個姐兒。標緻得很。咱就去攬掇他。 (指大氣) 辦起來吧。計瞎抓低着腦袋。微笑道。這件事兒。須由我分派。得了油水。也須我獨得一份。你們大家。共一份。再像上年造花園。與康家爭勝一段事。落了錢。竟大家平分。我可有些幹不着咧。衆人道。得咧。計老哥。俺們大家。不是都靠您吃飯麼。甚麼份不份。俺們磕頭聽賞。就是。瞎抓道。既這麼說。你等便去聯絡送匾的人。他們弄群酸秀才。咱索性連東鄉裏孔舉人。白麻鋪的吳鄉紳。也都拉上。務要高他一頭。至於攬

撥大氣。是我一個人兒的事。當時大家議定，各自散去。這計瞎抓，更不怠慢。便飛也似跑向大氣家中。一進大門，口內是罵罵咧咧，不容分說，一腳踏進廳房中。拍的聲，向案上一擰帽子，坐在那裏氣喘吁吁，直氣得紅蟲一般。這時大氣正在坑榻上，斜倚隱囊，背後有個小童兒，捻着一雙美人拳，慢慢的與他捶腿。坑兒兒上，擺着新烹的香茗，方斟了一杯，似飲不飲，忽見瞎抓，那副嘴臉，便笑道：老抓呀，怎麼咧，敢是俺老嫂嫌你當差不濟事，一頓棒槌，將你擰出麼？瞎抓正色道：你別數白嘴，俺這會子，簡直的氣壞咧，等俺舒舒氣，再說。於是整近榻前，先咕嘟嘟灌了兩杯香茗，然後舐唇咂嘴的一屁股坐在大氣對面，合着眼兒，晃着頭兒，伸出四指，一面價念誦道：好麼，這小子（指羅鍋）真敢抖兩下子。屎疔螂戴花兒，又臭又美，還四季，還聯他娘的芳，真俊樣的眼子，沒縫咧。大氣見他胡嚙好笑，便回顧小童道：你看這花子，憊懶樣兒，好不討厭，快給我找他

出去。把坐褥擰一擰。小童聽了。真個笑嘻嘻的跳過來。捉住瞎抓一條腿子。向外便拉。瞎抓連忙笑着打開。並罵道。糊塗東西。我爲你主人的事來。你倒來狗仗人勢。（寫幫閒神情。又復絕妙。文人筆下。信乎包羅萬象。）大氣聽了。便笑道。你若說爲你的事來。俺還信些。這準是又沒落兒咧。你要用錢。大爺這裏有的是。你直說。不結了麼。何必裝這嘴臉。瞎抓正色道。不是。俺真真爲你的事來的。但是這事。不說也好。若說出。你一定生氣。（極抑揚吞吐之致。）大氣聽了。不由哈哈一笑。正是。

狎客詞鋒故擒縱。信人心下且沉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回 門客設計致三娘 武師扶病探嬌女

且說大氣微笑道。俺生氣與否。也看是甚麼事體。你且說出來。咱大家斟酌。果

然值得生氣。再氣不遲。說着微合兩目。十分暇逸。瞎抓暗笑道。這呆鳥也居然學滑咧。但是俺老計這圈套一出手。不怕你不上道兒哩。於是指手畫脚。一述衆秀才與康家送匾之事。語勢將畢。却大聲道。你瞧姓康的。這不是使出人來與他作臉。特地來形容咱們麼。怎的不可氣呢。大氣笑道。奇哩。姓康的有人緣兒。有人給他送匾。俺爲甚麼生氣呢。又怎的便是形容我呢。他不怕家中掛的匾。像城隍廟一般。又干俺鳥事。瞎抓頓足道。怪道人家都說你是個大裂裂。明擺着形容你的事兒。你都瞧不透。你嚙嚙那匾文的滋味。你就許明白咧。大氣聽了。便伸出四指。然後次第屈下。道。四（句）季（句）聯（句）芳（句）（形容盡致。化工筆也。）四季聯芳。念了兩遍。忽張目道。這匾文。沒甚麼滋味呀。這時瞎抓業已笑得打跌。猛然拍几道。我瞧你渾得真長氣。就欠不說與你。然而我又替你氣不過。我的老哥。你想想這四季兩字。是對着甚麼用的呀。大

氣怡然道。四季兩字。春聯上常用。四季平安咧。花開四季咧。對甚麼。無非是一年福祿等等罷了。瞎抓大笑道。你這是成心嘔我呀。你不用嘔我。等我說出來。你不生氣。我就給你磕二十四個響頭。你想你家的三仙洞。誰不曉得。他用這四季聯芳的匾文。不明是笑你所蓄名花。不及他的美且多麼。（一語到題。如土委地。而以上之頓挫紆迴。如獅子戲毬。然却放出通身解數。此豈記賬式的小說家所能夢見。）你如此被人打趣了。你還發呆。如今話既話明。我還是沒空管你的閒事咧。說着。由案上抓起帽兒。就要蹺去。這一來。大氣呀。嚇跳起。先一把按住瞎抓。然後大跳道。走走。咱快齊合咱的人。先到康家。去砸匾額。隨後再尋那班酸子算賬。說着。扎手舞脚。噙噀聲。將茶杯擗在地下。瞎抓暗道。有因兒。便笑道。你不是說不生氣麼。這件事。不是講打的勾當。咱不會想法兒。形容他麼。只要你肯出錢。不消十來天的工夫。管保姓康的。頃刻場枱哩。於是如此。

這般一說他的計畫。大氣大悅道。既如此。事不宜遲。好在臨清地面。有俺的商號。你用若干款子。只管去取。只要弄得兩個姐兒來。就得咧。瞎抓聽了。暗喜財是發定。却故意推辭一回。然後慨諾。別過大氣。一逕的跑向家來。只覺連走路都輕鬆許多。到得家門一望。不由氣往上撞。只見門前塵土多厚。碎柴狼藉。通似走掉人家一般。暗罵道。這種德懶老婆。那裏能作人家。俺計大爺。就要發財的人。被這老婆妨也妨背了氣。於是儘力子一推門。高唱而入。原來計瞎抓。因家境貧窘。也不知受了他老婆多少窩掇氣。每次回家。或值他老婆不高興。便被人家指着臉子。數落個盡興。瞎抓連大氣兒。都不敢出。這次覺着發財在即。所以登時壯起氣來。奉告閱者諸公。若有在令正跟前。得不着好氣的。趁早想發財主意要緊。(諧語慨世)當時瞎抓興匆匆跑入。方唱了兩句金鐘三響。王登殿。薛貧貴。也有今日天。一眼便瞧見他老婆。當門坐地。捺頭撒脚的。在破

蕭薦上補綴破衣。旁邊臥着隻腿瘦毛長的小花狗。聽得有人行動。有氣沒力的張得一眼。仍然睡他的。他老婆。偏背着臉兒。正用大針錐。哧哧的挑折破衣線。若說計瞎抓的老婆。姿首兒滿夠瞧的。生得細皮白肉。頭兒脚兒。都不累贅。不過嫁得個瞎抓窮光蛋。飢一頓飽一頓的跟着苦挨。再加上。衣衫不整。膏沐無緣。雖有幾分顏色。未免也就湮沒許多。便如那不得草料鞍轡的馬匹。雖負千里俊姿。也莫邀市人一盼了。（古今迥才士。同此一歎。）偏搭着計瞎抓。一向窮得斷筋。更沒心情。去熨貼渾家。所以夫婦間。越來越撇扭。然而這時瞎抓。却因遽喜之下。忽然瞧着渾家的後影兒。綽綽約約。心下竟有些動動的。正悄手躡脚的。蹇向人家背後。想從後抄手。冷不防的拔個蘿蔔。（謂捏腮也。）只見他老婆。哧溜一錐子。却誤扎在左手大拇指上。只痛的哨了一聲。接着便罵道。俺也不知那輩子燒了斷頭香。嫁着個死沒出息的窮鬼。教人成日價縫他。

娘的窮。他昨天還說給我撕個褂子布來。如今躲得影兒也無。連塊夾布子都沒得。少時他撞回來。非得給我說個四六加開（即結果之意）。不可。難道老娘便跟他活受一世不成。語聲方盡。忽覺有人從背後緊緊一抱。不容分說。搬過頸兒來。狠狠的作了個嘴兒。這一來。老婆大駭。一陣擺脫開。方要隨手一錐。只聽那人大笑道。好朋友。真是格吧吧的。俺計大爺這輩子。綠帽子算是戴不上咧。老婆驚定。一瞧是計瞎抓。便惡狠狠的唾道。難爲你那副腸子。還來尋窮開心。你有本事。抓得錢來。老娘不怕給你。（句）瞎抓聳肩曼聲道。含含。老婆道。呸。你也像個人。哈哈。如今你待怎的。瞎抓正色道。真的麼。大爺有的就是錢。於是拉過老婆。低低數語。說也奇怪。那老婆登時笑逐顏開。一扭頭兒道。阿彌陀佛。你這次由臨清回頭。再不給俺捎褂子布來。真有些下不去咧。不提計瞎抓。安頓了家事。即便匆匆價直赴臨清。且說康羅鍋。自經有人送匾後。十分得

意。這日正在廳事中。合一群門客閒談。便有一客笑道。上年時。因造花園。那不知自量的汪大氣。楞敢合您比勝。如今您這四季聯芳的匾額。不羞殺他那三仙洞麼。衆客聽了。爭相附和。正說得熱鬧。忽聞大門外。鼓吹喧闐。並夾着人聲笑語。大家跑去一望。只見許多的紳衿鄉衆。一個個衣冠齊整。擁定一方繡金軟片匾額。從容蹙過。匾上大書五美萃艷四字。行至羅鍋門首。大的向內望。略爲徘徊。方才一擁而過。張得康羅鍋。一時間。還不醒腔。這時門客們。早已耳有所聞。恍惚知得汪大氣有意爭勝。却不知底細。當時。便有人隨後跟去。細一探聽。方知計瞎抓。新由臨清與大氣買來兩個絕後的姐兒。寡身價銀。就費了三千來銀子。合之大氣家中三仙。所以稱爲五美。方才是由東鄉裏孔舉人出頭。給大氣送匾額哩。這事兒。報到康某耳內。依着他。給汪大氣個白不理。也就沒亂可搗咧。那知他門下那班篋片。也如計瞎抓一般。想挑起事來。

以便從中撈摸錢。於是你一言。我一語。非攬掇羅鍋爭氣不可。有人獻計道。俗語說得好。寧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桃一筐。汪大氣便弄十個尋常姐兒來。也不算甚麼。康爺只要不怕費錢。俺有本事。給你將鄭三娘邀來。那纔是頂呱呱的人兒。登時就爭過氣來咧。衆人一聽。附和稱妙。康羅鍋本是受涼的脚色。有甚主意。便登時應允。遣門客們携了重金。去接三娘。這且慢表。如今且說鄭致和自受人一口暗氣。一頭病倒。噎食症隨吃隨吐。一個人沒得飲食資養。如何當得。雖經百法調治。終是無效。到家後。不過兩月餘。業已骨瘦如柴。

武功的人。還能以扶杖出入。但是見三娘不斷的合大元撕皮打掌。並且隨便出外遊玩。雖然心下不是意思。却也沒精神去管束他。一日致和臥病。忽見當地康羅鍋家。遣人持金。來接三娘去作堂戲。致和知康家沒正經。便吩咐三娘不必應這檔子生意。那知過得兩天。只見大元在家。問起三娘。竟已前赴康家。

致和歎口氣。只好由他。不想過得半月餘。不見三娘回頭。問起大元來。他却直
樸樸的道。你老養病吧。管這閒事作甚。他在康家快活夠了。自然蹙回。難道還
在外灣（仄音）了喪不成。（呆態醋意都有。而三娘放宕於康注兩家。亦在
隱躍中。）幾句話。樸得致和。只管睜大眼。又聽得快活兩字。不像句話。想問大
元時。他已楞頭楞腦的跨出去咧。於是致和強掙起來。拉了竹杖。想自赴梁家
垞。探探三娘。以爲梁家垞。距自己家下。不過十來里。無論怎樣。也能掙扎得到。
那知病人。是逞不得當年英雄的。致和一路上慢慢蹙去。初時。但覺腿子發軟。
晃晃蕩蕩。後來竟越走越酸。脚步發出。竟滿地上畫起符來。只離家四里多地。
早已累得虛汗如澆。委實的寸步難行。忙四下一望。虧得距道不遠。有處小小
的茶飯熟食棚兒。致和勉強蹙赴棚前一看。那棚兒。是四間廠房。還有破葦壁
隔斷的裏間。外間是橫七豎八的矮几櫈。黃沙粗碗。白竹篴等。一概俱全。棚外

亮灶前。歪斜木案上。擺着蒸饅粉湯鷄子鹽豆之類。正有個佝佝僕僕的老頭兒。坐在灶前打磕睡。看光景。是個專作過往小販生意的野店。當時致和到門。脚下一蹶。幾乎跌到。老頭兒驚起。趕快一把扶住。便笑道。你這老客。似有病容。怎獨自走到這裏呢。致和喘息一回。慢應道。俺是想赴梁家院。走累了。且歇歇脚吧。老頭笑道。哦。您真是不辭辛苦。抱着病兒。還瞧熱鬧去。本來近些日。鄭三娘在康汪兩家。頑的好把戲哩。致和聽了。不暇問話。便跟他進棚。老頭道。你自己。且開個雅座兒吧。說着。引致和直入裏間。隨手兒放下葦簾。致和坐在靠壁座兒上。方要了一壺茶。只聽棚外奔馬似一陣大亂。並有人大呼道。老方老方。正是。

未向鄰村探音耗。偏從道路得傳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逞淫風黝戲梁家坨 求奇藥擬探天王寨

且說致和。正要吃茶歇息。聽得有人大呼老方。老頭兒急忙蹙出。致和這裏從壁縫望去。却是一群短衣小販。各擔着貨挑兒。蹙將進來。一陣價放下挑擔。紛紛就坐。這個喚酒。那個喊端蒸饅。亂成一片。老頭一面接待。一面道。方才是那位喊魂似的喊俺老方。莫非是來還酒賬麼。中有一人。聳鼻道。你倒是一千頭的鞭響（想同音），了個到。還酒債。你且屬老太太鞋帶子的絆（盼同音）着吧。今問話少說。你且給俺來個白白。白是正經。老頭一怔道。你且說人話。正說着。又一人道。老方。你莫理他的鳥語。咱說正經的。你給俺來個格格吱。外掛着忒嘍嘍。再找補點咕唧唧吧。（絕倒）衆販聽了。都用筷子敲案亂笑。老頭賭氣子。向外便走。却被那人拉住道。你這老兒。連這話都不懂。白白。是叫你用白水白麵。加點白鹽。作碗糊塗湯。俺分咐的。是叫你來碗涼麵條兒。多加

生菜。你想嚼到嘴裏。不是格吱吱忒嘍嘍麼。老頭恍然道。這也罷了。怎麼又咕唧唧呢。那人笑道。呆老兒。你想吃涼麵。必須蒜呢。那大蒜搗起來。（句）老頭道。就是吧。我明白咧。果然是咕唧唧。你要曉得。若咕唧的過了勁兒。就要搗掉底咧。於是大家諧笑之間。裏間致和。也便啞然就坐。吃過兩杯熱茶。略覺氣力稍加。不由暗歎道。俺致和英雄一牛。誰想得此孽症。更可歎的是大元不成材料。三環又近來不受束管。將來俺一口氣不來時。這兩個孽障。如何能安生過日。偏偏兩人的婚姻都遲。（那知却不遲。一笑）不然。男婚女嫁後。也了俺一樁心愿。正在想得心下悽惶。只聽衆小販。在外間一壁吃喝。一壁却談起來。一人道。咳。真是人趕一步運。俺向梁家墜。晚了些日。就沒得生意作。把個兩家搶活寶似的鄭三娘。如今却兩家公用咧。頑意呢。也不要咧。俺若早去幾天時。管保利市。致和聽了此話。不由傾耳。便聞又一人笑道。你老兄還算罷了。到底還

作了兩天生意。俺去的更晚。連一天的頑意場子。都沒趕上。真個的。這鄭三娘。異竟是怎麼回事呢。起先是康汪兩家。爭他作戲。幾幾乎打起吵子。動了刀子。後來康汪兩個。怎又好的。一個人似的。大家同樂呢。衆人聽了。一陣價七嘴八舌。便聞又有一人笑道。你們莫瞎三話四。這事。該來問我才是。我到梁家坨最早。一切底細。俺都得知。你可知康羅鍋接得三娘去。並不爲作堂戲。却是合三娘。拉個交兒。以爲自己得到這樣俊人兒。便可以氣壞汪大氣咧。那知汪大氣。不怕花錢。也遣人向三娘訂戲。三娘本作生意。不能不應。於是今日康家。明日汪家。連軸轉的作起戲來。嚇那些日子。簡直的熱鬧極咧。兩宅中酒肉薰天。人客出入。鬧得門首。市場一般。鄭三娘每當住在那家。那家便登時懸燈結彩。不消說。康汪兩個。都合三娘拉了甜蜜蜜的交兒。致和聽至此。只氣得手足無力。正這當兒。那人又接說道。你看鄭三娘。小小人兒。真是幹這個的。也就看透康

汪兩人爭這氣。是上了門客們的惡當。於是他便一下子。給門客們揭穿咧。康汪兩個大呆鳥。這才如夢初醒。便越法看三娘如活菩薩一般。三娘一想。他兩個都是愁財主。樂得的受他兩家供養。於是由他從中一斡旋。康汪兩個。不但鳥氣都消。並且互相置酒。彼此謝過。後來兩個竟大家無忌。迭爲賓主。吃喝足了。便擁三娘。同榻而臥。哈哈。你猜怎麼着。兩家奴僕傳出來的話。好不笑人。他說三娘真會擺佈兩個大呆鳥。教他兩個雙雙的服事畢。他一個身兒顛來倒去。整夜價便在兩人身上滾。通不着床褥哩。致和猛聞。不由顏色大變。却又聞一人笑道。你別看康汪兩個快活。將來就許出麻煩事。你想鄭致和。在咱這一方。也是說嘴打面的人。他若曉得三娘忽然被康汪欺負了。他能依麼。其中又一人唾道。你別俊樣鄭致和咧。他養女合他兒子大元子。早就有一腿子。他都裝不知道。這當兒。賣藝連賣身。更不算回事咧。正這當兒。老頭端進飯食。衆人

便只顧吃喝。不暇再談。那知裏間內業已氣昏了一口子。當時店家老頭。打發衆販去後。因許久不聞裏間客人的聲息。便悄悄掀簾一瞧。登時嚇慌。連忙跑進去。搥喚良久。致和悠悠醒轉。只覺胸膈間十分難受。老頭道。我的老爺。你這樣病勢。還去瞧甚麼熱鬧。依我說。你就此請回吧。當時致和急氣之下。還想去尋三娘。無奈兩條腿子不作主。只得長歎一聲。給過茶錢。慢慢的扶杖出店。直至日色將落時。方好歹掙回家中。一見大元。不由得氣沖兩脇。只得姑且忍氣待三娘回頭。再爲發落。那知三娘又過得十餘日。仍然未回。那致和自野店蹺回。一頭困倒。早已飲食不進。到這當兒。早已一絲兩氣。言語不得。大元這才慌了手脚。忙命人去接得三娘來。致和只惡狠狠望得三娘兩眼。竟自長逝去了。不題致和喪葬。自有一番忙碌。且說鄭三娘。自致和下世後。越法的任性而爲。合大元公然淫縱。自不消說。並且廣爲交接。凡有可意郎君。無不款洽。竟弄的

鄭家門首。蜂喧蝶舞。他又看中了康家四個女孩子。都是解戲中可造之才。便攛掇羅鍋道。你擁有這般財勢。家中人不習武技。未免盜賊堪虞。如將這四個女孩教會武技。便連護院的人。都不須用。羅鍋大悅。卽請三娘。作了教師。光陰如駛。那四個女孩。只受教了兩年有餘。業已武功可觀。有時節跟着三娘。招搖過市。便如一羣花蝴蝶一般。好笑康羅鍋。不知三娘用意。還得意到十二分。只這兩年多工夫。羅鍋不但財勢耗去大半。並且腰添上酸。腿添上軟。氣短盜汗。痰中掛血。原來已成了色癆之症。於是康族中人都怒。硬懲羅鍋。去掉三娘。三娘雖去。然而羅鍋病勢已成。又過得數月。那一縷色魂。早已投向牡丹花下。這時三娘在家。早已暗探消息。爲日不久。果然聽得康家嗣子。開放諸妾。並且身價無多。任其所之。於是三娘大悅。方準備銀兩。命大元去買那四個女孩。不想那汪大氣。也看出便宜來。三娘暗中隨大元。到得梁家院時。恰是大

氣道人向康家商買諸妾之時。原來大氣爲人。比羅鍋少爲機警。自三娘到康家去作教師。他便暗含着退了鉤。那三娘本來恨他狡猾。這時那裏容得。於是火雜雜握刃闖去。直入大氣內室。不管三七二十一。揪住大氣。便掙褲兒。明晃晃刀光一擺。就要去割。嚇得大氣死緊的握住。所以然。虧得家中人擁上一陣。價作好作歹。方將三娘勸住。大氣沒法兒。只得任憑三娘。將康家四個女孩子。買得去了。從此三娘。雌威大着。便領了春霞。夏雲。秋雯。冬雪。成立起頂呱呱的一班解戲。在左近地面。生意興隆。自不消說。却就有一樣兒。未免鄉評籍籍。因這時三娘。業已公然合大元成其夫婦。雖說是當年三娘。是從抱養來的。然而名義上。總算兄妹。當時三娘。每逢出入。往往見人家戳戳點點。未免臉上有些訕訕的。便索性的合大元商量停當。竟領了春霞等。流轉州郡。向遠處大作起生意來。於是三娘解戲。名震一時。所到之處。許多的風光熱鬧。自不消說。

久而久之。便有綠林豪客。因慕三娘的色藝。往往易裝相訪。款洽之間。就有勸三娘入夥。去作沒本的生意的。三娘因那時法令森嚴。一來不願冒險。二來恐連累大元。便一概謝絕諸人。但是從此却很認識幾個綠林大盜。如嶧山劉大眼。久霸小清河水路的獨角蛟田文敬。還有許多的江湖遊盜。這也不在話下。光陰荏苒。那三娘流轉各處。轉眼間三年之久。這時三娘業已二十四五歲的年紀。正如奇花放滿。明月正中。那番艷麗容華。簡直的見者心醉。一日三娘流轉至壽張地面。因時當夏月。暑熱不堪。便尋了個清幽村落。暫且歇伏。又因春月間。大元病歿。(隨筆補出)三娘頗動倦遊思返之念。所以在此暫住。打算秋涼時。再回家鄉。這村落名叫風洞峪。只有百十戶人家。十分僻靜。東去七八里路。便是柴嶺山的山脚。那柴嶺山。樹木最多。距壽張縣城。不過五六十里路。左近縣分。用的山柴。皆出此山。所以名爲柴嶺。此山雖沒有出奇的風景。但是

裏面層峰疊嶂。地勢險阻。當明末流寇作亂時。便爲羣盜所據。直至清朝康熙年間。還有個大盜姓謝。自號謝天王。聚衆數百。打家劫舍。後經官軍痛剿。方才肅清。至今山裏還有座殘破寨基。土人呼爲天王寨。便是謝盜的遺趾。據父老相傳。此山形勢凶破。主藏惡盜。經數十年。必要鬧回亂子。這也不在話下。且說三娘。住在村中。除教練春霞等外。無非漫遊左近。並逛逛柴嶺山的風景。再暇逸時。便尋村中婦女們談天兒。却往往聽他們清香會清香會的念誦。三娘問其所以。方知壽張地面。出了一種清香道會。男女入會的很多。大概是吃齋念經。至於其中詳細。連村婦等。都不曉得。三娘聽了。也沒在意。住得十餘日。到也十分自在。一日三娘偶在村頭上。見一班村中少年。在那裏撲打拳脚。雖是怯手怯脚。倒也有些意思。其中一個少年。精精壯壯。三娘村居久曠。未免注目。正這當兒。恰好那少年一個撲虎式。撲空。直撞到三娘脚下。三娘格格一笑。趁勢

兒一揚腿兒。早將個虎也似的少年。輕鬆鬆鉤將起來。那少年。經此一鉤。簡直
的酥了半邊身兒。於是兩人笑嘻嘻的一接談。三娘邀他到家。方知那少年。姓
朱。名希賢。就是鄰村人。性好拳棒。却苦於沒有正經傳頭。當時兩人欵談之間。
不消說是眉來眼去。暑熱時光。方便得很。三娘先自迴眸一笑。蹙入複室。那希
賢豈肯客氣。於是彎着腰兒。也便跟進去咧。不消說是兩人交易而退。各得其
所。從此希賢兩隻腳。便似線牽的一般。總不離三娘門首。便以請教拳棒。當個
名目。三娘也喜他精壯。值他有興。便不推辭。一日三娘新浴罷。方在那裏赤身
拭抹。三不知希賢闖進來。一見那梨花帶雨的丰姿。登時又要沒人樣。三娘唾
道。今天却不成功。說着微翹腿兒。希賢略瞟一眼。便笑道。這不打緊。一個騎馬
熱癩子。過兩天。自會好的。三娘繃眉道。你別胡說。雖是熱癩。生在這個所在。熱
刺刺。痛蘇蘇。也甚是惱人哩。這左近可有甚麼外科先生麼。希賢大笑道。外科

雖有。但是這癩子所在。不便瞧着。俺村中却有個遊方搖鈴的醫生。時常往來。他會畫符水治病。甚是靈驗。等他過來時。俺領他與你治治吧。說罷。蹙去。次日三娘用過早飯。正因胯下不得勁兒。淹淹的托腮悶坐。只聽希賢在院中喚道。李先生來咧。聲進處。引一人闖然而入。三娘一望。早已一百個不高興。只見那人。面目上塵垢狼藉。破笠布衫。脚下蹣跚。打板鞋子。惟有兩隻眼睛。灼灼有光。一進門。瞅定三娘。竟不轉睛。三娘被他瞧的沒好氣。賭氣子別轉頭去。正怙悒此人。好生面善。已聽得希賢一陣價肅客就坐。並代述所患之症。那先生笑道。這不打緊。但請娘子轉過臉來。俺望望氣色。一劑符水下去。自然就見奇效。三娘沒法兒。只得掉轉面孔。因不欲瞅那先生的小模樣。却合着眼兒。便聞那先生哈哈一笑。向希賢道。病情已得。咱且到外廂。準備符水吧。於是兩人匆匆蹙出。這裏三娘。隨便歪在榻上。只管怙悒那先生。似從那裏見過一般。却見希賢。

捧了符水跑來道。李先生說來。這符水吃下。管保病就輕爽。三天後。他再來整治。但是他行踪無定。他若不來時。請你到柴嶺山天王寨左近相訪。但問李先生。是沒人不知的。三娘聽了。隨口唯唯。以爲符水治病。是沒有甚麼準考究的。不想吃下去。甚是輕爽。當日甜蜜安睡一宵。次日覺膝下竟自便利許多。轉眼間。三天已過。那癰兒只膿了尙未收口。却不見李先生到來。這日希賢。又來瞧望。三娘道。李先生竟沒來。俺只好赴山一躡咧。希賢聽了。却只管搖手。正是。

但知山谷求奇藥。誰料萍蓬結孽緣。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武俠
類

山東七怪

首集
下冊

玉田 趙煥亭著

第十一回 走柴嶺三娘訪醫士 渡板橋二憾戲嬌娃

上回書說到鄭三娘要赴柴嶺山中去訪那遊方醫士。只見朱希賢亂搖兩手道。喂。去不得。去不得。我勸你不如靜養。養爲是。他一個醫士家。雖在山中。却行踪無定。況且山中天王寨左近道路。不但險峻難走。並且虎狼出沒。你這樣嬌怯怯的。又害癩症。如何去得。三娘笑道。俺當是怎麼去不得哩。道徑險峻。俺只當遊山玩景。如有大老虎。俺便順手打兩隻來頑頑。且是有趣哩。於是不聽希

賢之語。次日便匆匆結束。卽行入山。但是因希賢一番話。也便帶了防身短劍。出得村。不多一霎兒。業已行抵柴嶺山麓。只見連山複嶺。逶迤相屬。從一片蒼莽中。現出一片崕呀山口。三娘逡巡入去。四外一望。轉覺土地平坦。許多山家。隨山勢之高下。錯落點綴。其中林木映帶。間以炊烟。一處處縈青繚白。甚是清雅。三娘久處村墟。芳心鬱悶。這當兒。山風健體。不由心曠神怡。暗笑道。這等的坦適山道。有甚麼險峻虎狼。偏那朱希賢。就說得十分兇實。思忖間。健步飄忽。蹙過一程。忽覺那癢瘡處。微微痛痒。三娘情知是奔馳過疾之故。只得慢步行去。山道中。往往有割草的婦人。孩子。望見三娘。翩翩獨行山中。不由都錯愕相視。三娘一路上詢問起醫士李先生來。却都說不知。須臾。行抵一道沙溪。兩岸上槐柳交蔭。清風徐拂。溪面上。却是一座獨木板橋。既長且狹。偏又橋中間木朽一段。極壞處。却用粗纜聯絡。這時岸邊柳陰下。却有兩個男子。藉草歇坐。

一色的莊農打扮。只是眉目間。略帶狡滑之態。兩人正在閑談說笑。忽見三娘不由都抬頭望望。相視一笑。這時三娘走得發熱。也就柳陰下坐下來。少爲歇息。溪流照影。隨手兒撮撮鬢角。只見自己的俏龐兒。竟自清瘦了許多。三娘方捻着脚尖兒。暗歎病能困人。忽見那兩個男子。四隻眼睛。只管縈注將來。一個便道。老二呀。今天咱運氣不錯。彩興兒巧的很。你瞧怎麼辦呢。咱是自己用。還是再想個大彩興呢。那一個一面瞟着三娘。口涎拖下。一面笑道。你這呆鳥。真不會想生發。咱自己用夠了。再想大彩興。還不遲哩。說着。也起一隻眼子。却向空直聳鼻兒。（無賴如畫。）三娘始而聽了。以爲他們講甚莊村生意。也沒在意。及見那男子如此賊形兒。不由暗笑道。瞧不透這兩個村廝。竟有些不像善類。你要轉老娘的念頭。俺且會設法兒擺佈你哩。沉吟間。嫣然一笑。方望着那獨木板橋。略皺眉頭。恰好。有個壯健村婦。携着個小廝。相與過橋。那村婦上得。

橋去。業已腿子發顫。及至走到中間兒。不由神搖目眩。正滿口裏皇天菩薩的向前苦掙。不想那小廝。身形一晃。嚇得那村婦。山嚷怪叫。虧得距那邊溪岸。還有十來步遠。兩人便扎掙着。直跑過去。望得兩男子。哈哈大笑。因問三娘道。娘子。莫非也想過橋去麼。這險道兒。真不是頑的。休說你女人家。便是俺們。也有些怯手法脚。三娘聽了。略溜眼兒。便笑道。你不曉得。俺這也是出於無奈。俺在天王寨左邊住家兒。俺這是從俺娘家回頭。說着。臉兒一紅道。俺來時。有他（指其夫）跟着。還能壯胆兒。如今他忽然病在家裏。你想兩口兒。聽說是誰病倒。有個不着急麼。所以俺急急的自家轉去。說着。越法捻弄脚兒道。如今俺跑累。還不打緊。偏偏那會子。又被破石渣子扎了脚。少時過這橋。真有些不是頑的。但是這也說不了哇。說罷。略蹀二人。十分躊躇。兩男相視一笑。便道。娘子快別心焦。你若向天王寨去。真也好大胆兒。休說是此橋難走。便是過得此橋。那

一路崎嶇山徑。怕不將你累壞了。如今却巧。俺兩個也在天王寨左近住家兒。咱一路搭伴行去。還便宜許多。你若走累了。俺沿道上。有的是熟識家兒。也可以隨便歇息。三娘笑道。咱搭伴走也好。不瞞您說。俺如今是因脚痛。所以略歇歇。像這橋。俺若脚下得力時。怕不跑得嘖嘖的。你二位只管先走。俺隨後也就過去咧。說着。嗤的一笑道。你二位快過橋吧。俺背背臉兒。也就來咧。於是一扭纖腰。轉臉過去。這裏兩男子。但見三娘。雲鬢低髻。平灣起一隻腿兒。料是收拾鞋脚。因笑道。如此。俺們先過橋。候着娘子吧。這裏三娘。嚶嚶一聲。兩男子匆匆站起。即便過得橋去。回望三娘。也便婷婷站起。却笑着招手兒道。你二位且慢走。好歹在那邊。也替俺壯點胆兒。說着慢慢上橋。一路上俏擺春風。兩隻小脚兒。真賽如金蓮亂颺。却又俏身兒。任意擺宕。翩翩翻翻。趁出了許多姿態。可笑那兩男子。只顧了貪看姿色。他也不想深幽之中。婦人獨行。又這等大方不

拘。到底是怎麼檔子事。兩個正在瞧的有趣。只見三娘。行至橋中間。忽然腳下一蹶。險些栽倒。登時嚇得臉兒通紅。趁勢兒向下一蹲。忙叫道。如今俺只是眼眩。你二位快來着個手兒。兩男子哈哈一笑。急忙跑來。這獨木橋上。一時間載了三個人。未免被陰風一吹。似乎晃動。前面一男子。便嚷道。這所在不好。就攔的。娘子快站穩。等我抱你過去吧。三娘笑道。那不像模樣兒。怎的你兩人一前一後。挽扶了俺走。還罷了的。前面那男子吐舌道。這可是難題目咧。你如今橫在中間。俺怎能到你身後呢。三娘道。你且蹲牢了。等我跳向你身前。俺便到了你兩個的中間兒咧。可笑着男子。仍不醒腔。當時見三娘眉歡眼笑。只顧了心下模糊。便真個蹲將下去。這裏三娘。從容站起。只用手略按那男子的頭頂當兒。早已颯一聲。跳將過去。要說三娘。這般的顯露身手。那兩男子應該怙愒一下子。方合道理。那知他們。雖然怙愒。却沒怙愒到筋節兒上。他們只認準了山

村婦女能跑險道。這時是因脚痛之故，所以才過橋爲難。當時三娘劈頭跳過。那男子仰着臉兒，直着眼兒，聳起一個驢噪天的大鼻頭，只顧了力親香澤。那裏還顧得詫異別的。當時點起掉轉身，早見三娘扶了他伙伴兒的肩頭，却迴眸笑道：「今天虧得遇見你二位，不然，這座橋真難走哩。」於是三人逡巡下橋。這時兩男子十分得意，便廝趁三娘一路調笑。三娘也不理會，反倒有搭沒理的，隨意談笑。因問道：「此間離天王寨，俺記得沒多遠路咧。」一男子瞅瞅日影道：「雖沒多遠路，但是過得前面這片樹林兒，都是確犖窄道，像娘子如此走法，到得那裏，怕不要三更半夜。近來山道上，不但虎狼多，並且時有歹人，咱還是快些走吧。」三娘笑道：「俺有你們兩個大漢子，怕甚麼？」說笑間，轉過前面樹林，果然是窄徑崎嶇，舉足罣碍。三娘納着頭，蹙過一程，不但累得粉汗淫淫，並且覺飢腸轆轆。原來三娘只顧貪涼爽，早行連早飯也沒用得。又搭着勞動良久，那癩

瘡所在。越法的痛痒起來。三娘勉強扎掙。小脚兒亂踏亂蹠。招得兩男子都笑道。可恨這山道上。通沒放脚的。不然。僱頭驢兒。也省娘子如此費力。說着。都笑嘻嘻湊上來。一男子。見三娘鬢角上的汗珠兒。竟公然舉手抹拭。三娘含笑。引手略推。不由暗念道。我好發呆。這兩個混賬東西。大概是不懷好意。俺如今既累且餓。這現成的脚力飯東。如何不擾過他。再作區處呢。好笑這厮們無端來調笑老娘。俺略顯本領。他也不覺得。這等呆鳥。正堪作驢子用哩。想罷。略立數步。忽然軟軟的坐在地下。皺着眉兒道。你二位只管先走吧。俺簡直的去不得咧。兩男子厮趁湊近。向左右一蹲。一個笑道。咱既搭了伴兒。好歹還是一路走。這半截子上。俺拋掉娘子。却不對的。三娘道。不是這等說。俺脚既不得力。如今又肚腹空虛。料想山中。也沒得賣飯食的。俺只管慢騰騰的走。沒的倒耽擱了你們路程。一男大笑道。原來娘子是脚痛肚飢。你有此話。何不早說。回指那男

子道。如今再巧沒有。只他家。便離此不遠。只轉過兩個山岡兒就到。娘子到那裏。吃飽歇足。俺再同你慢慢赴天王寨。豈不甚好。三娘抱了腳。連連皺眉道。不成功。俺這當兒。一步也挨不動。這所在。又沒放腳驢的。俺便是老着臉兒。打攪你們。却怎生扎掙得去呢。說着。抿嘴一笑。道。你兩個空有氣力。難道還能抬着俺走麼。兩男子都笑道。俺瞧娘子這一捻捻腳兒。便是紙包絹裹。還愁磨損。如今走這山道。如何成功。俺兩個雖沒法抬着你。若說背着你。總還可以。只要您不嫌俺脊梁硬。咱馬上就這麼辦。你道好麼。三娘笑道。嚶。這可使不得。一來俺不敢勞乏你們。二來遠行無輕載。你別瞧俺身個細相。俺在家時。騎了老笨牛。去串親戚。壓得他哐哐的。還似叫媽哩。一男子笑道。娘子莫轉灣罵人。你快請上來吧。說着。就蹲勢掉轉身。方一拉架式。那一男子登時叫道。老二。你且閃開。等我來。蹲的男子道。豈有此理。凡事有個先來後到哩。兩人這一爭競。招得

三娘格格的笑。於是慢慢站起。湊向蹲的男子身後。故意價一邁腿兒。就要跨向他兩肩。道。你若嫌脊梁壓的重。便耳格着俺吧。（小兒坐人項後肩背之間。分垂兩股於前。俗謂耳格着。）那男子笑道。那有這麼大的人。耳格着的。一來俺肩項粗硬。磨得你襠內不受用。二來晃裏晃宕。人家見了。還疑惑是來了臺閣社火哩。咱還是背了走吧。於是三娘一笑。撲抱其背。那男子身兒一長。這裏三娘。雙腿一拳。兩膝蓋。早已夾住他兩脇。那男子趁勢。反過兩手。抄住三娘兩隻小腿兒。向上略顛。便道。你只管摟住俺頸兒。貼實實的穩住身。俺脚下倒得勁兒。說着。一回頭。恰好三娘臉兒一低。兩下裏碰個正着。那男子猛觸香肌。又親色味。正在精神陡長之間。後面那男子又叫道。老二。你別只管背了沒夠。少時咱須倒替着來。敢是的。你粗脊梁上。駝着綿團似的。又溫又軟。好不受用。說着。只作去扶三娘的腿兒。却趁勢捻了小腳一下。上面三娘。暗笑之間。那男子

早已拔脚便走。還一面笑道。娘子若嫌走的慢。只管說話。不題三娘笑應。暗使促狹。且說後面那男子。見他伙伴。起先是健步如飛。十分高興。後來越走越慢。只蹙過七八里地。業已喘汗相屬。因叫道。老二。你走累了。我來背吧。那男子勉強應道。俺還不累。少時你再來。話雖如此說。但是背上越壓越重。並且覺得三娘初上身時。胸腹如綿。兩隻軟篤篤的乳峯。揉在他肩胛之間。十分有趣。便是兩條玉股。就像綿花瓜兒似的。偎在他兩脇下。好不寫意。這時三娘。忽身如石塊。硬幫幫的。兩條玉臂。既如鐵絙一般。束緊他的頸子。更難受的是。覺得三娘小腹之上。有一處。其堅似鐵。其熱如火。正偎在自己尾巴骨間。便似烙着一個大熨斗一般。那男子一面移走。一面想道。這小娘兒。也特煞作怪。嬌怯怯的人兒。倒這般實胚胚的死沉。俺如今。偏不服氣。且轉過前面的山岡兒。再說。於是一挺腰板。仍然跑去。偏偏前面。有一偏稜兒。略陡的夾道。那男子一脚蹬滑。

撲哧聲向前一栽。上面三娘。方嚙啣一聲。虧得後面那男子。一步趕到。一伸手。扶下三娘。却將那男子。閃了個狗吃屎。便笑道。俺說你跑累咧。你還不服氣。只顧了脊梁受用。却不道苦了腿子。你瞧我的吧。說着蹲身於地。這裏三娘。翩然便上之間。那男子。撻着腰膀。點將起來。道。你快去受用吧。少時。你不真個叫媽。俺才佩服你哩。不提他拉着腿子。隨後趕去。且說那個男子。一時間背了三娘。心下大悅。故意價歪肩聳背。觸搽三娘的玉乳香肌。反回的兩隻手。却兜緊三娘小腿兒。三娘都不理會。在上面。隨意價說說笑笑。那男子一面奔走。一面又想快活眼睛。不住的回頭答語。須臾。轉過一層山岡兒。回頭望望他伙伴。業已落後半里之外。因笑道。娘子身個。如此輕細。可笑俺那火伴兒。屬王八撩撥子的。有前勁。沒後勁。只背你走了不遠。便不成功咧。三娘微笑。便附他耳朵道。你不曉得。俺是嫌他那討厭樣兒。並且瘦得刀積似的脊梁骨。搭得人不舒齊。所

以俺使勁子壓他。如今你平板似的脊梁，又軟又穩。俺不但捨不得壓你，還須提輕身兒。咱兩下裏，都得勁兒哩。那男子一聽此話，登時大樂。精神振奮之間，果覺三娘身輕似燕，便一氣兒蹺過五六里的當兒，不好了。忽覺兩脇下，便似上了兩道鐵箍一般。他以爲三娘怕閃跌下來，故此兩腿緊夾，欲待聲喚。又恐三娘笑他沒用，只得強忍奔去。那知又蹺過里數地，兩脇下痛徹心髓。只覺三娘兩條腿，竟賽如銅澆鐵鑄，又強忍片時，不由失聲道：「我的媽，你快下來吧。你只顧怕跌下來，俺這兩脇，却受不得咧。一言方盡，恰好後面那男子趕到，因大笑道：「怎麼樣。你果然受用的叫了媽咧。如今是一客不煩二主，便請一直背到家。俺先走一步。去準備中飯是正經。正說着，只見三娘翩然跳落地，却笑吟吟說出幾句話來。正是。

美色由來富魔力。玩人股掌只尋常。

欲知後事如何。只聽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望中峯風雲逗兵氣 落瑩園遊戲懲淫兇

目說三娘跳落地。笑道。咱三個既搭伴兒。還是同走。如今俺脚力歇過。咱便慢慢去。於是嫋娜前行之間。却聽得後面兩男子賊隨道。少時。咱們真正受用的當兒。却須有勻有讓。別像方才爭着背人似的咧。一男子笑道。少時再說。如今俺的脇肢。還似小刀兒剗的生痛哩。那一男子笑道。彼此彼此。俺這時脊梁上。才似去了統大石碑哩。三娘聽了。只好不作聲。忍笑前進。却一路留神張去。只見行抵一處岔道口。兩男子却忙忙的抄向自己前面。向自己道。娘子隨我來。由此赴天王寨。近得好些。少時再過個山岡兒。咱便歇息用飯。你瞧瞧日方過午。不須忙的。三娘笑應之下。却見他兩個趨向道左。一路上草樹叢雜。頗頗荒僻。那路兒曲曲彎彎。林谷虧蔽。三娘望着。分明該經過山村。兩男子却向荒

僻處。納頭奔去。三娘自恃本領。也不在意。須臾。果然過得一處山岡。忽然間。山色四開。又是一番氣象。但見峯巒雜沓。遠近迴合。正北面一峯拔起。十分峻削。那峯形有如旗纛。端的威嚴。峯左是一帶渾厚高巒。形如臥鼓。峰右面更有一處巉巖削壁。青宕宕直插青冥。遠望去。巖頭中裂。有如劍劈。石脉雙分。便似門戶一般。這當兒。長風徐起。中峯之上。正有一片雲氣飛揚。須臾。天矯變化。餘勢迤邐。更及於高巒巉巖之間。又一轉眼的當兒。忽的風吹雲氣。濛濛四散。一點點。一片片。飛舞奔逐。便似千軍萬馬。一時間蹙踏馳驅。條分條合。赴敵陷陣一般。須臾。雲氣都淨。山光豁然。仍是靜宕宕。三處山巖。便如連壘崢嶸。中藏數萬獍狝之士。（略寫天王寨雄險山勢。卽隱逗天棟稱兵作亂之下文。筆致空靈之極。）三娘望得有趣。便喝彩道。好氣概山形兒。那正北上那座中峯。是甚麼所在呀。兩男子失笑道。娘子真是婦人家。不理會事。如何走娘家一趟。便把自

己的家都忘咧。那中峰之下。不就是天王寨麼。那中峰名叫朝陽。左爲石鼓岡。右爲劍門巖。你細瞧。正是個天然旗鼓之勢哩。三娘心思來的快。也失笑道。真個的。俺好沒記性。聽你這一說。俺才明白過來咧。那峰下。可不正是天王寨。約摸着離這裏。敢也有個三四十里吧。一男子笑道。你又來咧。從此到天王寨。還沒得十來里路。那一男子便道。你也別這般說。若不識道路的。走了瞎道兒。怕不就有個三四十里。(微映下文三娘迷路)說話間。向岡右一指。道。娘子瞧。那片坡陀高處。便是咱歇息之所哩。三娘循他指勢望去。只見青葱葱一片林木。却不見甚麼房舍。逡巡間。却見一縷炊煙。微微漾起。於是三人奔去。三娘覓到那裏。仔細一望。原來是人家的一處塋園。靠園牆東偏上。只有幾間草房兒。籬落四圍。自作一個小小院落。籬門深閉。那縷炊烟。便自裏面翳鬱而出。三娘暗想道。這分明是處看墳的野屋。那裏是甚麼人家。這廝們引我至此。可知是沒

安好意。思忖間。便見一男子笑道。你這位娘子。真是有福不用忙。俺今早出門時。便吩咐家裏的。準備中飯。原爲俺兩個回頭來喫。如今娘子到來。好不便當。三娘微笑。也不言語。大家廝趁到籬門。後面那一男子。居然笑嘻嘻的。來把握三娘的手兒。三娘這時。只給他個憨笑不語。便見前面那男子。拍拍拍。一叩籬門。不多時。聽得裏面有人一路躑噍道。老娘那輩子沒幹好事。給人家看守死人。還遇着你兩個揆刀來。來磨害俺。夜裏鬧一夜。鬧得人一堆泥似的。還不算。又不知從那裏偷鷄摸狗。剗你娘的口肉來。叫人整治。老娘從早晨忙到這時。褲子都累掉。你兩個該死的。却這時才撞了尸來。乖乖兒。攔着你的。你等我查落着再說。老娘這頭兒脚兒。模樣兒。心眼兒。那一樁對不起你們。你們還只管肚飽眼饞。狗攬八泡屎。又戀着甚麼張大妮李二嫂的。你等着咱們打了對面再說。我不把浪蹄子們。生劈攮了。才怪哩。聲盡處。籬門一啟。三娘望去。却是個

三十多歲的肥胖婦人。生得白白嫩嫩。倒也有三分姿色。只就是團頭大臉。吊梢眉。橫絲肉。踹着兩隻鮎魚大脚。一隻胳膊。白亮亮的勒出半段。那一手。却提着菜刀。挽一個鑽天髻。上插一朶山花兒。一張臉。粉堆脂壘。便如那十字坡前開人肉作坊的母夜叉一般。猛見三娘。不由格格巴巴一挫牙兒。指着前面那男子罵道。我說你們沒屎不掉屁股。怪不得今早弄些臭肉來。支使老娘。原來你們又領了小媽兒來咧。既如此。咱們是沙鍋子搗蒜。一捶子買賣。誰也不用想圖圖了。說罷。推開男子。掄起刀便奔三娘。這裏三娘。一甩那男子的手。方要躲閃。便見前面那男子。從婦人身後。一把抱牢。先給他奪下刀。然後附耳一陣賊賸。那婦人便笑罵道。你們再也不作點陰功事。既如此。將來得了大彩興。俺須分個大份兒。不然。咱大家鬧散。你們休說是得彩興。便是受用。也休想吧。說着。哈哈的一陣笑。便來挽扶三娘。道。你這位娘子。走路辛苦。如今既到俺家。都是

自家人咧。快到裏面。歇息用飯。說話間。一拉手腕。三娘覺他手勢。甚有氣力。不由暗笑道。這婆娘。孤單單的住在這裏。聽他方才一路罵語。不消說。是合兩男子。狐搭狗幹。都是一路。少時俺倒耍處處留神。思忖間。故意身兒略晃。却笑道。大嫂好大氣力。人是力大兒壯。怪不得你有本事。一個人兒。住在山中。婦人笑道。娘子別笑話俺咧。俺要是長你這副好模樣來。誰耐煩孤鬼似的。住在這裏。俺不會向天王寨去享福麼。三娘聽了。方在略怔。兩男却噪道。如今客來。不說是讓人進內。却只管胡囁跡。少時飯罷。還有許多正經事待作哩。婦人唾道。你們那正經事。不作也罷。說話間。大家進得籬門。兩男子登時價嘻嘻皮笑臉。不容分說。各捉住三娘一隻手兒。後面婦人也便擁在背後。三娘暗笑。只給他個一言不發。須臾。擁入一所房中。裏面是長榻木几。頗頗乾淨。那外間案上。早已杯筯橫陳。由穿堂後門望去。還有院棚小灶。即聞得一陣陣的酒肉氣味。三娘

到得房內。故意價摔脫手兒。拉了那婦人。向榻頭一坐。道。大嫂。你有甚麼隨便飯食。快與俺些。俺用罷。自赴天王寨去。兩男子聽了。方噙着嘴。湊將來。要來俱坐。三娘登時正色道。你兩個如何通沒人樣。那會子合人捻手。俺不理你。也就是咧。如今有這位大嫂在這裏。難道俺們婦人家。就該由你們取笑不成。說着一挑眉兒。方要跼起。只見一男子。噫了一聲。那一男子。登時一跳丈把高。颺一聲。由腿裏中拔出明閃閃的短攬子。先一個五指攢鋒。攏住攬尖。一探身形。比準三娘的咽喉。却大笑道。不瞞你說。你如今着了道兒。便是乖覺也。遲咧。俺哥兒們。在此山中。雖不敢說是頭兒腦兒。若在天王寨一帶說起來。也是響噹噹的脚色。今閒話休題。你遇着俺們。總算是一段緣分。你若想赴天王寨。也不爲難。却有一件。須俺們受用夠了。自然是送你去的。三娘見狀。故意價戰兢兢的。摟住那婦人的當兒。一男子便叫道。老二不必多話。他既拗手拗脚。咱便馬上

來一下子。你用攪子比準他。你瞧我的說着。撲抱三娘。便揪腰帶。不想三娘修的向榻裏一滾。閃得男子向前一撲。却正撲在那婦人懷裏。那婦人不隄防。仰面便倒。只雙脚一揚之間。却聞得後院小灶下。沸的一聲。這裏三娘。在榻裏方在故作張皇。只見那婦人盡力的推開男子。跳起來便罵道。也沒見你們這等喉急形兒。就當面鑼對面鼓的。合人家明說明講。如今小灶上鍋都跑咧。（俗謂鍋湯沸出也。）你們還不替俺去着個手兒。人在這裏。難道還怕他跑去不成。兩男子笑道。既如此。就交給你。俺須去搬弄飯食。這裏婦人。唾了一聲。兩男子業已蹙向後院。好笑那婦人。只認是三娘羞怕。便不打自招的道。你這位娘子。莫要瞧不透事。既遇着這兩個魔頭。就須好歹順着他。然後慢慢想脫身之計。就拿俺說吧。住的好好的家居。他兩個無端跑來。說聲怎樣。你那敢道個不字。俺不怕你見笑的話。有一天。俺低三下四的服事了這個。又服事了那個。不知

怎的。他們忽然不高興。竟將我光溜溜的綑在榻上。揚長而去。三娘失笑道。你不會照樣兒收拾他們麼。婦人道。你倒會說輕鬆話兒。誰不怕那大攪子呢。俺悄悄告訴你是好意。少時。他們無論怎樣。咱們愁愁臉兒。便過去咧。不然。惹起他們野性兒。不是耍處。這所在四無居人。他殺掉你。向荒草中一丟。不是白送一條小命兒麼。三娘點頭道。多承你一番好意。少時。俺自有道理。但是俺因肚飢之故。才被他們引到這裏。大嫂有甚飯食。快快取出。俺吃罷。也要辦點正經事哩。正說着。兩男子拍手跳入。道。娘子早若是這等識趣。不省了這番耽擱。於是笑吟吟擁了三娘。便就外間。那案上。早已酒肉羅列。三娘却不管他。索興的昂然高坐。一上手杯筋齊舉。便如風捲殘雲一般。不多一霎兒。盤中肉炙。業已只贖骨汁。兩隻酒壺。也便底兒朝上。隨手一墩。酒壺拍察聲。大盤立碎。望得那婦人等。正得發愣。只見三娘。颯一聲跳將起來。一隻腳兒。躡住坐櫈。一面價

搶起一隻碗。却將婦人等的杯酒。盡數兒傾入碗中。大笑道。酒須是這等吃。方才痛快。說着一仰頸兒。咕嚕嚕一氣灌下。一瞧房門外有塊青花石碣。便只作傾潑殘瀝。隨手將碗拋去。但聞清脆一聲響。這裏三娘。拍掌大笑之間。那俏龐兒上。早已泛出一片紅霞顏色。這時兩男子。猛見此狀。更猜不透三娘是嗔是喜。正在怙悻之間。不想那婦人。兩杯落肚。又經兩男子一陣調笑。忽然有些高興發作。便笑道。我說娘子如此個俊人兒。那有不知情識趣的呢。咱們只吃悶酒。却沒意思。依我看。咱大家爽爽利利樂一下子。這樣熟巴巴的天氣。咱大家都索性脫衣。難道誰還笑話誰麼。說着。乜起眼兒。格格的笑。這時兩男子。雖然心下怙悻。但是一時間被三娘姿色所迷。又當酒後興起。那裏還思忖得許多。又一想當場現彩。倒省了三娘羞怯。拍手拗腳。於是都笑道。正是正是。咱要脫。是大家一齊脫。裏間榻上。且是寬綽哩。說着各自跣起。擁了三娘等。便入裏

間。這時三娘。仍然是憨笑不語。只縮在裏間門首。一面價略廠衫襟。一面價偷眼瞅去。只眼光一瞥之間。早見婦人等一陣脫光。兩男子背着臉子。赤條條山精似的。還略瞧的過。惟有那婦人。白亮亮一身肉彩。拄着腿子。坐向榻沿。一面價牽住一男子。却向三娘弩嘴兒道。你怎麼還不快脫。你瞧靠腮案椅兒上。還不好麼。正說着。被牽的那男子。一個虎勢。那婦人大脚高翹。一陣宛轉的當兒。這裏三娘。雙眉軒動。恰如颼颼一陣風過。那一男子赤體轉面。正要莽熊似的直奔三娘。只見三娘霍的一翻身。便奔門外。那男子方要趕去。却見三娘。一彎腰。掇起石碯。風一聲高舉過頂。下面蓮步略移。竟自置石當門。却笑道。你等只顧了一陣脫光。這門兒廠在這裏。如何使得。俺且與你們遮個門兒。也省得有人撞來。不好看相。說着。笑吟吟坐向石碯。忽的一廠衫襟。那白瑩瑩酥胸玉乳。正躍入男子眼睛的當兒。便見那男子。大叫不好。猛一回身。便奔木榻。說時

遲。那時快。便聞撲通咕唧一陣響。三個人光溜溜的。在地下互相跌滾之間。却見三娘。拍掌大笑。正是。

漫笑摩登鬧淫席。會看山寨聚魔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二憾設伏螺螄峪 三娘大鬧天王寨

且說那男子。猛見三娘力舉那數百斤重的石碯。這才心下恍然。不由暗驚道。這事兒透着糟咧。怪道他單身婦人。就敢出行。原來却是個大手把兒。想至此。正要忙喚那男子。準備對敵。只眼光一瞟。早又望見三娘衫兒下。內藏的短劍。於是倉皇之下。不暇言語。只喊了一聲。猛回身去拖那男子。不想那男子。正在尊臀高聳。業已幾幾乎得其所哉。猛然被拖。只當是他伙伴。橫來胡鬧。便盡力子撲牢那婦人。右足着力。撲糊糊左足後蹬。偏巧他伙伴來的勢猛。吭哧聲。跌

撲到他臀背之間。那男子本是一足着力。又搭着俯着身兒。還想着大有經營。忽然背後。經此猛撲。只右腿一軟之間。撲通一聲。早已連婦人一齊拖跌。好笑他背後伙伴。也不客氣。趁勢兒一個羅羅壓下來。所以一時間。竟鬧得一塌糊塗。當時三個人。一陣跌滾。招得三娘。撫掌大笑。並喝道。你這班無恥男女。料想都不係好人。那個若動一動。即便殺却。說着。颯一聲。抽出短劍。突的奔去。先一脚踢開最上的那男子。下面那男子。還愣怔怔的。不知就裏。虧得婦人。有些覺察。正儘力蹙蹙之間。被三娘捉住腿子。明晃晃的短劍一挺。方要搵去。那知婦人情極。失聲大叫。只兩條肥腿子。互相閣關的當兒。望得三娘。噉了一聲。趕忙釋手。一回身。克噉一聲。劍光起處。早已斫向案角。那石火星兒一閃之間。這裏兩男子。早已雙雙跪倒。原來那臨牕之案。却是一方青板石。厚可數寸。劍過處。竟自斫落一角。兩男子見三娘如此力量。只好碰頭祈命罷了。正這當兒。那婦

人也便戰抖。跪爬將來。瞧瞧三娘。只好以手掩面。這時三娘提劍顧盼。見他三個人白羊似的。不由心下好笑。因喝那婦人道。你這婆娘。一些羞恥也沒得。你會說他兩個。光溜溜的。細起你來。俺如今替你出出氣。你也照樣兒去細他們。婦人聽了。不敢違拗。真個的尋了繩兒。將兩男子次第細好。拉過一旁。正想從新跪倒。及三娘。不想三娘脚兒一蹙。那婦人往後便倒。隨即進步取繩。頃刻間。細縛停當。不題這裏男女三人。光着眼互相亂望。且說三娘。一逕的結束。衣衫藏了短劍。出得籬門。望望日色。業已轉西。遙望那朝陽峯。覘準方向。便一路撥草。匆匆行去。須臾。穿過一帶樹林。却得兩條岔路。一條是稍爲平坦。那一條亂石縱橫。從十分彎曲中。還夾雜些野獸蹄迹。三娘略爲徘徊。便就那平坦之路。原想是隨路問途。那知那條道。越走越僻。只蹇過四五里。不但草樹連天。並且歧路錯出。向四外延項望望。連個人影也沒得。三娘沒法兒。只得北望那

朝陽峯。作個標準。檢稍寬之路。胡亂行去。不想那路兒。煞是作怪。雖是明明的羊腸窄徑。却如鑽到八陣圖內一般。不是崇岡高阻。便是巨澗橫攔。那條窄徑。彎彎曲曲。盤行高下。鬧得三娘如蟻兒轉磨一般。逡巡之間。那裏還辨得甚麼方向。瞧瞧日色。已漸西銜。四外是亂山合沓。暮鳥悲鳴。三娘奔馳良久。不由十分急燥。這一來。步下踟蹰。百忙中。那癩瘡所在。又復微微痛起。須臾。暮風暴起。塵埃亂飛。那一輪荒荒的落日。眼看着沉將下去。三娘這時。脚下慌忙。方蹙至一片深草坡前。徘徊覓路。忽聽兩旁深草中。一聲喊。絆索起處。突的跳出兩個男子。那三娘脚下疲乏。急要躲跳時。業已不及。只一顛頓之間。早被兩男子一把捉牢。一個便去反剪雙手。那一個。却颺起一方黑布。蒙在三娘臉上。絞回布角。趁勢兒束向後髻。這裏三娘。方在踊躍扎掙。却聞兩男子大笑道。你這婆娘。壓得俺們好白羅羅。俺們也給你個黑漆漆。你不必害怕。俺仍然送你到天王

寨。陷們到那裏。再見面兒。還不遲哩。三娘聽了。不由暗詫道。這厮們都被俺網翻。怎的却又埋伏在此呢。思忖間。情知是被人暗算。也只得由人扶走。書中交代。你道那墜園中的兩男子。既合那婦人都被三娘網翻。如何却又在此呢。原來那婦人網縛男子。都是活扣兒。三娘匆匆的不及覺查。及至三娘去後。沒多時。三人都鬆縛跳起。兩男子不暇說話。便匆匆取了絆索等物。趕將出去。此間道徑。他們是熟習的。趕至那兩條岔道間。登高一望。早見三娘。蹣蹣然直岔入螺螄峪那條道中。原來這螺螄峪。是赴天王寨的一條捷徑。道兒就是其中彎環歧路太多。兩男子道徑熟習。所以抄了便道兒。遮遮掩掩。反預伏在三娘前面哩。當時三娘。眼被布蒙。只得如瞽先生一般。挽扶了前面一男子。一路亂撞。却聽得後面那男子道。老二呀。你瞧俺這法兒。妙不妙。咱那主兒。雖好俊娘兒們。他又有些怕人張揚。他倒不是怕別的。他就因正在交朋接友。鬧得火騰騰

的。恐露出好色毛病兒。未免不夠瞧的。咱這麼靜悄悄給他送去。管保他歡喜之下。多賞點彩頭哩。前面那男子道。我看他老人家也不必蝎蝎螫螫。抄總說。這柴嶺山中。他還不是個頭兒腦兒麼。提起他來。左近方圓數百里。創字號的朋友。那一個不捧人家呢。別說是弄個娘兒們。便是馬上插了大白旗。（謂揭竿作亂。）那些沒能爲的官府合官兵。也只好乾瞪眼哩。三娘聽了。以爲定是甚麼山中的歹人。搜求婦女。但是自恃能爲。也不介意。但覺一路上。道漸平坦。約摸蹙過十來里。遙聞村犬亂吠。夜柝敲起。似乎是蹙入一處村墟。須臾。行抵一家門首。後面那男子跑向前。拍拍的一叩大門。這裏三娘奔馳頗殆。索性兒伏在前面男子肩上。只聽門兒啟處。便覺眼前紅澄澄的。似乎是有提燈蹙出。三娘蒙着頭。略爲一揚。便聞有人大笑道。你兩個又幹這種把戲哩。如今老爺事忙。只日夜價在寨牙裏。合人衆們商議正事。沒得工夫頑女人。留下話在

這裏不要你們來獻活寶哩。說着，湊近前，似乎來揭那蒙布。前面那男子便笑道：「慢動手，露了寶光，不是耍處。好阿哥，不要作難。少時得了彩頭時，難道還白了你不成？」那人笑道：「既如此，俺便引你去。」這裏三娘扶了一男子，方一舉步，忽聞宅內一陣歡呼搏戰之聲。一男子便道：「李爺莫非又在合朋友吃酒麼？」那人道：「正是。今晚上熱鬧的緊。紅朮嶺病太歲姜世杰，雙溪澗鎮太山杜遠威，黑馬營小天王施大春，螺螄峪金娃娃秦九兄弟，還有那本城的活喜神于三樂，濟寧的硃砂掌汪天太，這一千大頭大腦，今天前半晌，是齊集寨圩，指天畫地的鬧過半晌。如今却在大廳上吃酒哩。少時咱進去。先到廂室內候候。不然，當了許多人，你去獻這活寶兒，怕不惹惱李爺，倒賞你一頓窩心脚麼？」說笑間，大家蹣入大門。三娘但覺蹣過兩重高門限，又轉過一帶甬路，那歡飲之聲，越法切近。又覺着有許多小廝們，在自己身旁，嘻笑跳躍，却都被提燈的那人，喝過一

旁。三娘不由暗忖道。這光景。院落深遠。一定是個大家主兒。但是他們方才又說了許多人。又是甚麼大頭大腦。莫非都是一夥歹人麼。少時。只要俺雙手被解。倒要仔細一二。怙憊間。似乎是蹙入廂房。兩男子。依然是緊擁自己。相與就榻而坐。那提燈的人。便道。你們少候。等俺先去回一聲。這班大爺（指衆客）們。不差甚麼。也該散咧。說着跑去。這裏三娘。傾耳動靜。便聞得大廳上。喧嘩過一陣。却有一人拍案道。不是俺汪天太。當面奉承。像李兄如此本領。如此意氣。正該轟轟烈烈。作他一場。難道皇帝老兒。還有根有苗麼。那不是耍大脰膊。掙來的江山。如今在座。已有衆家兄弟。大家再分頭。各爲號召。十來萬人。真是一呼而集。咱只小小頑一下子。先佔了山東省。然後由李兄發號施令。傳檄四方。咱衆兄弟。再一分佈。各聯絡手下人。擾亂各省。李兄這裏。一面價鞏固省基。一面價長驅北上。只要李兄洪福齊天。咱大家都有個開國元勛的命兒。不消數

月。怕不殺進北京城。連正宮娘娘都搶來。陪咱吃酒麼。衆人鬪然道。好哇。李兄慷慨好義的名兒。那個不知。只要插起大旗來。怕不登時鬧翻山東。況且這天王寨險固所在。自古來就是英雄起事之地。便是近些日。壽張童謠。也是李兄的大大吉兆。那童謠。且是古怪。說是甚麼白旗翻翻半空動。天塌天陷有梁棟。十八娃娃騎龍掙。你想這童謠中。分明透出李兄。該有龍飛九五之兆。這還不是天命有在麼。又一人哈哈的笑道。諸位慢吵。如今若要起事。却正有個絕好機會。刻下壽張縣官兒。橫徵暴斂。無人不恨。近來他又私自添了許多的無名雜捐。又養了許多護勇。只以清鄉爲名。到各村中。簡直的賽如強盜。不多時日。挾恨誣良。楞去剿東鄉裏某富戶。連搶帶燒。還不算。連人家的閨女媳婦。都被他們剝得光溜溜。那底下事。就提不得咧。所以近些日來。老百姓沒法過活。入咱們清香會的很多。李兄若趁此時。舉起義旗。只以驅殺貪官惡吏爲名。還愁

不各縣響應麼。便聞衆人一齊撫掌道。好哇。今天咱們在寨圩裏。也就談到此事。李兄不必躊躇。咱就這麼幹他娘的。說着。闕堂大笑。這裏三娘聽了。方在駭詫不已。便聞一人低語道。諸位好生鹵莽。這是甚麼事體。豈可酒後亂嚷。俗語云。隔牆有耳。倘被人聽去。那還了得。三娘聽去。那語音似乎廝熟。正在凝神傾耳。却聞衆人亂嚷道。李兄不必推遜咧。有咱們一班兄弟。何愁大事不成。且待寨內通天閣落成後。咱便開壇祀神。大集會衆。共商大事吧。三娘聽了。越法的駭詫萬分。不由暗想道。這是一班甚麼人。怎就敢公然謀反。聽他們口氣。竟非同尋常歹人。少時。真須仔細一二。想至此。且喜腰間短劍。不曾被兩男子搜去。正在胆氣立壯。暗作計較。便聞衆人鬨然告辭。接着便一陣價脚步雜沓。都由院中過去。這裏兩男子。方悄悄的道。這光景酒筵已散。不知他（指提燈人）曾給咱回話不曾。正說着。便聞有人慢慢蹙過。又一人隨後低語。前面人笑道。

既如此。且領來瞧瞧。三娘方在留神。便聞提燈的那人。一步跨入。先給自己解了雙手。並分咐兩男子道。你兩個便去聽候領賞吧。說着。拖了三娘一隻手。匆匆便走。三娘那隻手。只顧了按牢劍柄。並暗想道。這厮們。合該晦氣。無端來撥撩於我。我且殺他個痛快。也除了山中的患害。一面思忖。只覺又穿過一重院字。彷彿蹙到一所廠廳門前。三娘猛省。正要悄拉蒙布。覘個分明。早被那提燈人。匆匆拖入。只回手與三娘一揭蒙布之間。但聞座上有人。哈哈大笑。這裏三娘。久蒙的目光。忽睹滿廳的輝煌燈燭。急切間望不分明。但見隔案座上。虎也似坐着個雄大漢子。頭戴軟巾。身披長袍。望見自己。正笑吟吟抱拳跣起。想要下座來扶。三娘匆忙中。不管好歹。一挫身形。颯一聲拔出短劍。用一個健鷲搏空勢。跳將起來。向那漢當頭便搯。那漢子大叫慢來。略一偏身。從斜刺裏抄起案上一隻鶴脰形的銅燭檠。隨手兒一擋劍鋒。便是一個輕燕斜掠勢。方一足

跳落案前。好三娘。霍的掣回劍。迅如旋風。輕軀急轉。又是一路貼地流雲的式子。那劍光潑開。直向那漢子下三路。攢刺將來。那漢子一路閃躍。十分矯健。正在大叫住手之間。恰好一退身。碰着廳柱。三娘喝聲着。一劍刺去。忽然眼前人影一躍。墮際一聲響。那劍却扎實實戳入廳柱。說時遲。那時快。這裏三娘拔劍未出之間。忽覺背後那人。笑一聲攔腰便抱。三娘不暇拔劍。用一個鯉魚打挺勢。方想掙脫放對。不想那漢力大手快。早兩手掐緊纖腰。一反手勢。又下面用脚一撥。三娘的金蓮兒。三娘但覺小腿微麻。一個翻撲虎兒。登時顛入那漢懷裏。兩人對廝面。一陣撕扭。三娘瞧那漢。正覺有些面善。只見那漢子笑讚道。好個鄭三娘。真是名不虛傳。但是你爲何獨自撞入山中。可還認得俺這遊方醫士麼。說着。將三娘輕置於地。三娘仔細一瞅那漢。原來正是他所訪的醫士李先生。這當兒。精神氣概。迥然一變。再仔細一端相。忽又猛想起。便是那年在泗

水泉林寺廟會上所見的那個賣膏藥先生李天棟來。於是三娘失驚道。李先生你的行踪。好生蹊蹺。俺正來訪你治癩症。怎的你遣人戲侮俺呢。俺還記得曾在泉林寺地面。見過你一面哩。天棟笑道。娘子倒好記性。俺也從那時。訪知你的大名。好生傾慕。近日又在山外村中。與你有緣相遇。醫治癩症。俺本想與你治愈後。然後說明俺的來歷。邀入山中相叙。不想娘子性急。親來見訪。偏又被俺會中夥輩。誤打誤撞的。撮將來。方才娘子那一劍。若不是俺李天棟跳向你身後。也就好險哩。說着。鑿近柱。儘力子拔出短劍。只見漆柱上。登時現出個寸餘深的孔兒。於是三娘一笑。接劍歸鞘。兩人就坐之下。三娘細瞧天棟。越覺得威風凜凜。正在暗想那會子所聞衆人之語。怙悞天棟。是何人物。那天棟業已微微含笑。顧盼飛揚。說出一席話來。正是。

原擬深山求藥石。翻從險寨遇梟雄。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結孽緣篝狐倡教亂 勦山寨傑閣走妖姬

原來那李天棟。便是壽張柴嶺山中。一名住戶。他老子名叫鐵算盤李茂生。生平是橫算豎算。滴水不漏。真有數過星星的能爲。在本縣中。當了一名戶房書吏。人見他行步低頭。無故自笑。便都悄笑道。你瞧他這一笑。不知那個。又該傾家破產咧。但是茂生。通不理會。趁着自己一時壯運。暗地裏傷天害理。那算來的不義之財。本已不在少處。那知這種人。偏走洪運。有一年本縣災賑。戶房裏存了十來萬賑款。他三不知弄個手眼。合縣官兒一陣賊賍。竟將這筆款子。兩個暗地侵吞。說也奇怪。那官兒吞款後。沒得半個月。有一日騎馬下鄉。去驗水災。那馬忽然驚跑。那官兒跌下馬來。却一足絆住鐙。一氣兒直拖出七八里。及至隨從人趕到。好歹的捉住那馬。急廳官兒時。早已開了個肝腦塗地。一命嗚

呼。於是天報閔傳。人言嘖嘖。李茂生知得。未免慄慄畏懼。那時本縣中的城隍爺。十分靈應。因那壽張城池。先時節曾被捻匪攻圍。當時有位姓梅的縣官。率領紳民。登陴拒守。親自發紅衣大炮。不想捻匪。却用屢勝之法。登時脫光許多婦女。劈着腿子。向城辱罵。梅官兒自點那炮。那火線只管在炮門上。哧哧的打旋兒。却就是點他不着。於是梅官大怒。踊身跨炮。轟然一聲。雖打倒捻匪無數。但是梅官兒一縷忠魂。也就此騎箕而去。亂過之後。有個城隍廟左近的醉鬼。半夜回家。却瞧見一行官輿儀仗。火燎如飛。直向廟中擁去。中有一個翎頂輝煌官服官帽的偉丈夫。躍馬如龍。那醉鬼仔細一瞧。却是那殉難不久的梅官兒。於是失聲一呼。頃刻間。所見都杳。從此由醉鬼一張揚。太家都道梅大老爺作了本縣的城隍爺。那一時的香火靈應。好不熱鬧。這事兒。雖涉玄虛。然而忠直之士。死而爲神。也未嘗不在情理。當時李茂生。既起畏懼之心。便携了香燭。

祭品到城隍神前。便如那張別古在土地跟前許愿一般。方才祝畢。跼起。只見香風飄處。却由殿後。轉出個三十多歲的俊俏婦人。一身縞素。十分風韻。後面跟着個老媽媽。手拿香楮。似乎是從後殿燒香。李茂生待那婦人去後。向廟祝一探聽。不由大喜。原來那婦人新寡。是西鄉中有名富戶。手內積蓄甚多。雖有意招夫。却戀着一個兩歲的小孩兒。那老媽媽子。便是看孩子的僕婦。於是茂生心生一計。便夤緣合那寡婦走動起來。更認那孩子爲義子。那寡婦正愁偌大日子。門戶兒不易支持。得縣中有勢的公人。作個乾親家。也自歡喜。不想李茂生。壞計早定。只走動不久。那寡婦已被他勾搭入手。但是茂生之意。却不都爲好色。趁那寡婦情熱的當兒。便攛掇他改嫁自己。寡婦笑撫那孩兒道。俺有這孩兒。還巴巴的改嫁作甚。茂生聽了。也沒說甚麼。但是爲日不久。那孩兒忽然死掉。是因出天花兒。由李茂生尋了個海上奇方之故。這其間狠心辣

手也就不言而喻。那寡婦却依然蒙在鼓裏。所戀既失。又加着茂生終日蠱誘。一個女人家。有甚見識。過了些時。居然嫁了茂生。那茂生。不消說是人財兩得。大得其意。從此經營貲財。好不闊綽。大家都道。李茂生壞到如此地位。定有天報。那知他事事如意。家道日富。過了年把光景。那寡婦又生了個白胖的大小子。便取名天棟。這一來。錦上添花。大家暗歎天道。都詫異得沒入腳處。便有人發論道。你別瞧李茂生人財兩旺。這孩兒長大起來。還許是李茂生的禍害哩。大家只管如此議論。那知那孩子。長到十來歲上。不但相貌魁梧。並且性情伶俐。讀書之暇。酷好拳棒。又能交朋接友。意氣慷慨。二十來歲上。居然是個豪俠少年。喜得個李茂生。沫沫漬漬。有時吃醉了。便掉臂街頭。大言道。那個爛掉舌根的。說老子沒陰功。且教他睜開狗眼。瞧瞧俺這兒子。大家聽了。只好由他。但是爲日不久。李茂生一病死掉。他那病症。却有些古怪。是初起之時。吃飯沒飽。

並每日須脫出屁股。令家人輪替着持杖敲打。直至皮脫肉飛。尻骨皆見。他還喊着不爽利。後來那病症。越法變得離奇。是身軀日縮。似乎是筋骨變易。通體黃黑。有如焦烤。爬在牀席上。索索顫動。便似鬼噪。及至臨死。只縮得二尺長短。却戴着個鬼怪似的大腦袋。這時那寡婦。先已病歿。便由天棟。辦過喪事。從此天棟。一身撐家。越法的慷慨結納。並延名師。日夜價熬煉武功。他曾一試不售。便慨然棄去舉業。遨遊之餘。更究心於雜技方術等書。便以遊醫消遣。到處裏矜言結納。後來又遇一異人。說他骨相。貴不可言。因此天棟越法自負。便雜取釋道等書之粗義。又附會以虛誕不經之邪說。創立一種教門。因入教者。先須清心淨念。焚香通誠。便取名爲清香聖教。義守秘密。尋常價並不開壇設會。所以天棟到處誘惑人入教。並在天王寨時聚教友。那各處官府。雖也略有所聞。然因教會中人。並不滋事。也就沒人去管這閒賬咧。那天棟。既存了不軌之念。

又有雄賞。籠絡一切。如姜世杰。汪天太一班人。都是他的心腹黨羽。諸人來歷。無非是些椎埋惡少。並綠林朋友。一來是渾楞兒。真瞧着天棟不可限量。巧咧。將來就許鬧個皇帝作。二來是依附教會。大家氣粗。因此大家都舉臆。恨不得捧着天棟。登時火雜雜的鬧將起來。但是天棟。却不敢鹵莽。仍然借醫術。到處煽誘。以待時機。却暗地裏大修寨。好窩巢。好在山深處。官中既沒人理會。那左近人等。又每得天棟的煦煦小惠。鄉愚無知。那裏知他葫蘆裏賣甚藥。所以天棟在山中。爲所欲爲。每暗使手下人。掠取美色。以自娛樂。那兩男子。便是他手下人。不想孽緣湊合。這次却巧逢三娘。以上所述。便是李天棟一段來歷。但是天棟自叙。却不能如此詳細。不過略言姓氏出身。並自己的志趣罷了。作者本無須費筆申明。因爲有些單檢漏洞。善挑眼的先生們。看到這裏。未免笑道。李天棟自叙來歷。如何將他上輩的醜惡。都說出呢。這一節。似乎不貼。

理吧。不知作者敘事。是有種種筆法的。以上天棟一段來歷。是用代敘法寫出。恁若不懂這代敘法。就無怪訛笑作者了。咳。作書真難。看書也不易。諸公別亂。且瞧下文吧。且說天棟。滔滔叙罷。並極言愛慕三娘之意。聽得個三娘。秋波亂轉。不由暗喜道。俺鄭三娘。自負一身武功。正愁沒處發買。今遇此人。料想亦是前緣。將來共圖大事。豈不快意。於是故意價扭頭笑道。俺一個風塵賤女。何勞見愛。今俺既爲治疾而來。便請暫留兩日如何。天棟大笑道。由你由你。但是今天。咱天緣巧遇。也非偶然。且請慢慢相叙吧。三娘會意。不由蓮頰微酡。嫣然一笑。當夜。天棟款待三娘。十分豐盛。自不消說。兩人又談起一切武功。越法的融洽異常。沒過得三四日。三娘癩症。早被天棟治愈。至於兩人新歡乍結的一番風光。也就不必細表。從此三娘。除流轉賣藝外。便携了春霞。夏雲。秋霽。冬雪。四個弟子。時往來於柴嶺山中。四弟子是不消說。都次第被天棟收用。及至天棟

將要作亂之先。那三娘等早已移入寨圩。都作了天棟的姬妾。那天棟欲堅教衆信仰之心。便稱三娘是天賜神姬。特來助成大業。當在那通天閣內。開壇集衆。歆盟起事之時。便叫三娘裝束得衣服奇麗。恍如仙女一般。那通天閣共有七級。高可十數丈。四面價翬飛鳥革。峻楯崇欄。修得來十分壯麗。頂尖上却豎起一面三角形的小白旗兒。便是天棟一向用的藥幌子。便作爲起事的徽幟。當時天棟盛裝佩劍。在閣內禱神誓衆。一切搗鬼都罷。衆教友等合汪天太等一般大頭目。次第價盟歆已畢。便大家簇擁天棟。都至閣外。這當兒。由天棟率衆拜旗禮罷。便須摘取那面白旗。供奉到閣內神座前。大家翹首。一瞧那閣尖高勢。正在怙恹怎的取下的當兒。只見三娘略爲紮拽。一路價蓮步趨風。直抵閣下。颺一聲。躍上初級的閣檐。略爲徘徊。即便按級上躍。不消頃刻。直抵頂尖。纔手一揮。白旗入握。趁勢兒。卓立頂尖。舉白旗迎風一擺。那一番凌虛獨立。

衣帶飄揚的風致。真也合神女差不多兒。大家見三娘。駕雲似的。直上閣頂。本已驚得目定口呆。及見三娘按級的盤旋跳落地。那一番矯健之勢。更疑非人力所能。於是大家不由堅心信仰。這其中惟有那汪天太。自從見了三娘之後。便存了愛慕之意。那天太生得白晢精壯。若論臉子漂亮。比天棟又高一籌。三娘的水性兒。只要見了如意郎君。豈有厭多之理。於是彼此間暗暗有意。當天棟起事之後。分撥手下各頭目。攻掠各處。三娘天太。偏又分向一路上。這其間。兩人歡會。自不消說。但是三娘。仍愛天棟。便竭力的輔助天棟。只管跳梁。三娘每臨陣。裝束奇麗。跨馬如飛。舞動雙劍。風旋電掣。後跟四弟子。都作魔女粧束。每人一桿爛銀槍。便如一片彩雲中。亂颭梨花。所到之處。無不披靡。所以爲日不久。三娘在這清香教匪中。早已錚錚有聲。當時山東巡撫。提兵會勦。也不知被三娘折損了若干人馬。因非本書節目。這也不必細述。惟有天棟。事敗的當

兒。那官軍萬餘人。鼓行入山。圍攻天王寨。這時病太歲姜世杰。汪天太等。都已被官軍次第擒殺。天棟合三娘歛合餘匪。在寨圩內。堅守數日。情知事壞。天棟便慨然置酒。合三娘痛飲寨中。並令春霞夏雲秋雯冬雪四弟子。盛裝侍宴。少時。忽聞寨外喊殺連天。那官軍進攻之鼓。並火炮砰訇之聲。恍如雷震。四弟子都花容失色。一面進酒。一面戰抖抖的。三娘大怒。方要翩然站起。喝令備馬。却被天棟一把按牢。哈哈的笑道。古人說得好。悲歡苦樂。更迭爲之。亦復何傷。今嘉會不常。盛筵難再。娘子且莫理會那鳥官軍。咱且極今日之樂。憑你我一身本領。少時冲出重圍。還依然能另圖事業哩。於是携了三娘。直赴內室。並令四弟子。伺候枕席。大家一齊脫光。登時就那鈿榻繡褥之上。現出許多的形形色色。三娘可憐天棟連日憂愁。勞瘁備極。只得宕動風情。隨他婉轉。以適其意。這時寨外。是奮斫如雷。內室是春光撩亂。春霞等。赤條條立在榻旁。或推珊枕。或

進素巾。一時間被兩人聲容所感。也只好暫釋驚愁。各逞媚態。須臾。天棟推開三娘。更及四弟子。便如狂易一般。三娘方在詫異。只見天棟大笑而起。大家結束起來。仍至筵前。那天棟痛飲兩杯。目視案頭橫陳的利劍。却慨然向三娘道。吾恃此劍。縱橫一時。今事雖不就。終不失英雄好漢。俺一顆頭顱。與其被官軍斫去。還不如贈與娘子。倒大大的有些用處。昔日項羽。向欲以頭顱贈故人。今娘子不但愛我。並且相從至今。難道還不該消受此頭麼。娘子但持俺首級。去降官軍。管保可全自己的性命。三娘聽了。正在失聲驚呼。極言不可。只聽寨門前。一陣大亂。喊殺連天。便有帳下卒飛步入報道。官軍已攻破寨門。火速價殺將來了。這一聲。不打緊。但見天棟。踴躍大叫。颯一聲。抄起利劍。可就項下一橫之間。早已濺血滿案。撲通聲死尸栽倒。於是三娘大呼。跳起來立拔雙劍。也顧不得料理天棟。方率領了四弟子。搶至內寨門前。只見擁來的官軍。業已旗幟

佈滿。喊一聲。刀鎗如林。齊望三娘等。風雨般裏將上來。三娘大怒。喝一聲。舞開雙劍。原想突出重圍。不想官軍奮勇。就內寨門外。圍之數重。那三娘雙劍如風。大呼跳盪。雖劍過處。血雨紛飛。尸仆如麻。無奈官軍。越來越密。密雜雜長矛齊奮。只一轉瞬之間。春霞夏雲。次第價中。矛跌翻。三娘望見。急欲仗劍來救。只聽身旁一聲喊。又有一隊生力官軍。都是大刀闊斧。已由內寨牆左。登軟梯爬將進來。秋霰冬雪。急轉身前去迎敵。無奈那隊生力軍。勢如排牆。霎雪兩人。只冲突了兩個回合。即便尸橫地上。望得個三娘。肝胆都裂。情知勢無可逃。只得把心一橫。施展出生平本領。且戰且退。兩柄劍神出鬼沒。便賽如電光霍霍。殺得衆官軍不敢近逼。只遙作圍勢。伺隙猛逼。相持之間。業已日色將落。那三娘只顧後退。更一面抵擋圍衆。正在危急之間。又聞背後一聲喊。三娘忙回望。叫聲苦。不知高低。正是。

通天閣上天魔女。劍術驚人一瞬中。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通天閣兔脫天魔女 仲家淺豹變夜遊神

且說三娘。急忙回望。只見自己身後。已到通天閣下。並且又有一隊官軍。弓箭手。業已從寨後排牆闖入。三娘方暗道不好。弓箭手一聲喝號。頃刻間箭似飛蝗。好三娘。真是會家不忙。你看他舞動雙劍。說甚麼飛虹掣電。但聽劈歷拍拉。一陣響箭到處。紛紛墮地。正這當兒。背後官軍中。有個彪形大漢。瞅個冷子。喊一聲。挺矛急進。那明晃晃的大矛頭。只離三娘後脊分寸之間。只見三娘霍的一翻身。勢如健鶻。趁那大漢一矛刺空。向前猛撞之勢。三娘喝聲著。斜順矛桿。一劍劈去。只聽撲哧一聲。那大漢連肩帶項。竟自被抹了個斜岔兒。一陣血雨。濺出數步之外。這一來。官軍大驚。猛一後退。三娘方想趁勢。覓路逃走。那知寨

內外火光四起。但聞得衆教匪鬼號神號。紛紛亂竄。三娘情知大事已去。沒奈何。一挫牙兒。重復殺入官軍。衆官軍翻翻滾滾。頃刻間圍得通天閣。便如鐵桶一般。這時三娘業已累得香汗如澆。委實支撐不得。人急智生。便一擺雙劍。直奔閣下。後面衆官軍大呼急趕之間。早見三娘雙足一迸。颼一聲。便是個旱地拔葱式子。躍上初級閣檐。下面衆人還未及轉眼。那三娘身似清空。早又躍上三兩級兒。於是官軍大呼放箭。好三娘只趁弓弦響處。頃刻間閃轉騰挪。放出渾身解數。一陣價劍花錯落。鏖羽紛飛。下面衆人再望三娘時。早已影兒不見。這時節天光已暮。衆官軍張皇仰望。正沒作理會處。只見閣東面影綽綽似乎人影一閃。四面圍衆都要爭功。便唿一聲。都向東面。一陣價亂箭齊發。這一來果然得手。火燎照處。彩衣翩翩。那三娘竟自一個翻筋斗。直跌下來。衆人大喜。喊一聲。擁上便捉。仔細一瞧。不由亂唾起來。原來落下的却是三娘的一件外

衣。那三娘趁衆人都圍東面之間，竟自由西面人疎處脫身而去哩。那時多少官軍，眼睜睜看三娘跑掉。這三娘也真稱的起天魔怪女了。當時那馬四把，滔滔汨汨，叙罷三娘這段來歷，酒都忘飲，只說的口乾舌燥，一瞧郭琮，按杯瞑目，紋絲不動，竟似乎睡着一般。不由暗笑道：怪不得人都說老郭詭計多端，他居然粧出頹唐神氣，耍躲清淨兒。於是猛然拍案笑喚道：喂，郭爺醒醒兒，真個的。俺說了一本書似的一大套，您就沒聽着麼？郭琮張目一笑，却搖手道：馬兄莫亂俺心思，且容俺細細的怙悒怙悒這個鄭三娘再說。說着，依然閉目，並且顛頭播腦，一會兒嚙唸道：好本領，若講硬捉，不成功的，一會兒沉吟道：這汪天太家，俺聽說早已被抄，如今他家還有甚麼人，就敢藏匿三娘呢？馬四把見狀，方在好笑，只見郭琮張目道：馬兄，你說了一大套，還不算詳細，這婆娘（指三娘）關事之由，本領利害，不過如此，但是他既有此悍鷲能爲，定有些異常的性

兒。他所好的是甚麼。所惡的是甚麼呢。馬四把笑道。咱辦案子。又不想取他作媳婦。只管問他的脾氣作甚。郭琮正色道。不然。獐龍猛虎。總要先識其性。方可降伏。這正是咱們捕家的第一秘訣。（名捕語便不俗。）你想當日。若干的官軍勦捕。都被他跑掉。如今。咱強煞了。不過約幾位朋友去捕他。若只仗蠻來硬幹。只怕不會得手的。馬四把見郭琮說得頗頗有門兒。因搔首笑道。您這可是難題目咧。俺又沒當過鄭三娘的隨身丫頭。誰曉得他有甚蝎蝎螫螫的浪脾氣呢。俺就曉得他妖淫非常。簡直的夜不虛度。並且不一定專愛小白臉子。只要精壯。不怕是黑麻大漢都成功。他在壽張作亂時。所愛尙不止汪天太一人。至於其餘的甚麼脾氣。俺却不知。郭琮道。話不是這等說。俺所欲知的。是他極沒要緊的瑣瑣小性兒。俺想從這裏面。投其所好。惡。或亦是制服他之一法哩。馬四把沉吟道。呵呀。若問這個。可真沒處打聽去。但是俺聽人傳說。當李天棟

初得三娘時。不知怎樣博他的歡喜才好。那穿的戴的。吃的喝的。由他性兒挑。撿了供奉上去。那知三娘。珠翠綾羅穿夠了。却愛個村姑打扮。一般價布衣。樵。髻。倒也別有風致。他又因是小家村戶出身。總愛些鄉村意思。在天王寨時。便。就那幽雅所在。築起一處茅檐草舍。外掛酒帘。那三娘身自當鑪。嘻嘻哈哈的。賣酒與寨衆們吃。大棟有時高興。也就三娘頑耍一氣。其時作三娘酒夥的。有。兩個小寨卒。一個叫黑兒。一個叫白兒。因他兩人一醜一俊之故。後來兩個。都。升了大頭目。官軍破寨之時。兩人一併跑掉。金有業探得三娘。現藏仲家淺地。面。就因黑白兩人。在那裏開了一片臨河酒肆。所以才偵跡着三娘。也隱伏在。汪天太家。汪天太家雖抄封。汪天太的兒子。叫汪六。也不是個安分之徒。當時。在外縣鬼混些時。依然悄悄跑回。又置了一所宅院。便離那酒肆不遠。三娘有。時節出入酒肆。絕像個鄉村娘兒們。這是他穿着上的偏好。至於他食性偏好。

却就是專愛一樣兒焦炸鷄豆。是用肥大蠶豆。炸作蘭花形兒。和以紅椒白鷄脯。他在寨時。每天必要殺鷄數隻。天棟只求他歡喜。真是百依百隨。饒是如此。有一天。兩人携手出遊。經過一片水澤所在。也不知天棟瞧見澤邊有個甚物兒。猛用脚尖戲蹙起來。三娘一見。登時軟洋洋一個整顛。忽然暈倒。良久方蘇。便大怒之下。就要辭去。經天棟央及半晌。方才了事。郭琮聽了。霍的一閃目光。忙問道。馬兄可知得天棟瞧見的是甚物兒麼。馬四把大笑道。好囉索。郭爺怎麼單問這些沒要緊的事呢。俺不過就所聞的。略知三娘的小性兒罷了。郭琮聽了。索性兒不再致問。當時酒罷。各自安歇。次日。馬四把束裝備馬。臨行之時。又切囑郭琮。早赴濟寧。合金有業斟酌辦案。郭琮笑道。馬兄放心。左右你從東府裏約人回頭。還有好些日的耽擱。咱們是不見不散。準不悞事便了。不題那馬四把領了夥計。直奔東府。去約那崔大炮。並駱五爺。且說郭琮送客去後。在

自己靜室中。反覆沉吟了半日。便分咐他娘子。整理衣裝。明日出門。分咐畢。依然上街逍遙散步。他娘子知他又有捕務。便將郭琮久已不用的許多物件。一一的收拾出來。須臾。郭琮蹙回。見他娘子。正忙得頭鬆腳歪。他那小女孩。也跟着東抓西放。一見郭琮進來。便笑道。爹明兒向濟寧去。回頭時。俺也不要別的。就把那馬牙大棗。合玉堂（玉堂爲著名之醬園）家一咬格吱吱的糖醋蘿卜。與俺買點來。就得咧。郭琮笑道。你這妮子。就是嘴饞。說着。向榻上一瞧。衣裝。只見廠衣裹腿。夜行衣靠。一弄兒俱全。還有鏢囊。百寶軟袋等物。一柄單刀。也搽磨得照眼雪亮。都放在那裏。郭琮不由大笑道。你娘兒們。將俺這些老行頭。都擺將出來。難道是叫我唱黃天霸去麼。他娘子笑道。暗。俺真是費事不討好。人家累的甚麼似的。把你這一套傢具才找齊。你倒這般說。你昨晚說那鄭三娘。母夜叉似的。你去捕他。不用這老行頭。用甚麼呢。郭琮笑道。你快就手兒還

收起來。這堆物件。俺都不用。因分咐那女孩道。你到咱隔壁張老實家。你就說我借他一副趕集的行頭用用。連他那氈子鞋。都拿來。他娘子聽了。正在不解其意。那女孩業已撒脚跑去。果然不多時。連騰帶抱。拿來許多物件。就榻上一堆。却笑道。俺張大嬌（指張老實之妻）說來。這是他老頭子的一份家當。您用只管用。却不許弄壞了。郭琮的娘子。一件件細瞧諸物。忍不住格格亂笑。原來是一身油晃晃的藍布短衣褲。一頂瓜皮小帽。也膩滯滯的。通沒布紋。一條青褶包。裹着一雙實衲幫紋的舊氈子鞋。還有一隻荆條小籃兒。被油吃透。又黑又亮。賽如漆過一般。當時郭琮娘子。向郭琮道。你又想弄甚麼鬼八卦。難道你也學張老實賣殺肉去麼。郭琮聽了。笑而不語。欣然將諸物收起。當晚。夫婦話別。一宿晚景。不必細表。次日。郭琮特地價起個大早。居然將張老實那身行頭。絜括起來。揣了資斧。揸了他常用的一根桿棒。便將那荆籃兒荷起來。向他

娘子說聲再見。大攆步向外便走。不提他娘子。笑吟吟送他回頭。且自靜聽消息。且說郭涼。一路上打定主意。且不去會那金有業。便隨路留神。直奔那濟寧西鄉仲家淺地面。在路上。打尖落店。果然聞得來往客人們談論兗濟一帶三合會。鬧得十分興旺。有說是李天棟的餘孽。有說是近來另有人創立。却沒人談論甚麼鄭三娘。這日。郭涼行抵仲家淺左近村落。先就一所小店中。安置下。那店翁姓何。十分和氣。問知郭涼是作賣殺肉小生意的。便笑道。你這份生意。來的正好。如今就是仲家淺那村中。專能銷此等饒嘴貨。因爲那村中。賭局酒肆。頑笑場。大烟館。一概俱全。要說去掙錢。真不費事。可就是一件。你到那裏去作生意。第一須處處留神。少說閒話。因爲那村中住戶。並來往之人。都是些歪戴帽子。廠披大衫。腰裏是刀子攬子。三句話不投機。就要瞪眼掄脰膊的脚色。這才沒多日。那臨河酒肆中。還打壞了個吃酒的客人。因那客人。酒後混說。偶

然提起這一帶的三合會來。便痛罵地面不靜。不以好論。那肆主人聽了。就有些不是意思。不想這當兒。忽從肆後面。蹙出個俏俊娘兒來。本來那娘兒。長得也真漂亮。正挽露着藕也似的胳膊。向各客座添換溫酒。恰好。行過酒客身旁。要說這酒客挨打。也不屈他。竟老實實一伸手兒。摸了人家胳膊一下。所以那肆主大怒。登時將那位酒客。打了個王八蛋樣兒。這雖是酒客自己找打。但是也足見那村中霸氣。郭琮聽了。料那肆主。便是白兒黑兒。俊娘兒。定是三娘。便笑道。多承你老囑咐。俺一個小生意人。和氣爲先。到那村中。不會挨打的。但是話也別說滿。俺如果時運一警扭。要挨了打。你老既是俺店東。可好歹的着個手兒呀。店東笑道。那是自然。俺這裏是有名的孟嘗君子店。千里客來投。你客人既落在俺店中。俺豈有不照應的道理。兩人這一戲語不打緊。不想郭琮竟大得其力。（微映下文）當時店翁。與郭琮安置一切。又指示本地的生意。

情形殷殷勤勤。就如多年的相識一般。郭琮心思何等伶俐。便揣摩着店翁性兒。隨口逢迎。只落店一晚之間。主客業已款洽異常。次日。郭琮早起。就村中買了鷄肉蠶豆等物。忙碌整理殺貨。及至煮炸裝籃已畢。業已早飯時光。店翁一瞧殺貨漂亮。噴鼻兒香。不由拖着饞涎道。你這份貨。真是頂呱呱的。（美好之意。）仲家淺是個落拓莊。就能消這殺貨哩。郭琮知趣。就早飯之頃。便切了一大盤爛薰肘肉。邀店翁同食。喜得個店翁。無可無不可。須臾飯畢。不題店翁笑吟吟。自去忙碌店事。且說郭琮。提了貨籃兒。慢步出店。只蹙過里把地。已到仲家淺村外。遙望去村勢廣闊。屋宇樹木。很有氣概。並且南臨濟水河。帆檣來往。居然像個小小的水陸碼頭。原來這仲家淺。雖是一處村聚。却是兗濟兩處的一條孔道。那濟河。東通南洋湖。西接汶上黃流壩。若說旱路。由東南向行去。不過十來里。便是一片蒼莽山原。其中徑路。迤邐紛錯。能一直通到沂州一

帶的大山。郭琮素日價。雖也聞得濟寧地面的仲家淺。久爲歹人出沒之所。却還不知如此的氣概。當時郭琮。行至村外。逐處留意。果見許多不三不四的人。紛紛往來。有的把臂說笑。有的醉態踉蹌。郭琮逐隊。蹙入村坊。就各處一面叫賣。一面留神。須臾。蹙過三四條街坊。却也沒甚麼詫異之處。正要去踏看那臨河的酒肆。只見從對面。撞來兩個少年。一色的短衣緊褲。脚下都穿着踢毬的撇尖酒鞋。一個氣吼吼道。方才俺那個鴛鴦拐。（踢毬式子）。分明拍的聲。將那黑廝的毬兒。踢出多遠。他不但認輸。還向我瞪大眼睛。若不是你拉着我。我一定合他幹上咧。他開片鳥酒肆。覺着是在他門首。擺的毬場。他便充這份坑頭上的光棍。好不可惡哩。那一個便道。算了吧。甚麼打緊的事呀。郭琮方要閃道。那先語的少年。不容分說。抓住郭琮的刺籃兒。便喝道。你這廝弄了新貨。怎不先給老子送去呢。難道老子吃東西。不給錢麼。這裏郭琮。方在含笑略退。

那一少年便劈開他的手，笑道：「你這是何苦呢？耽擱人家生意作甚？因回手一指，向郭琮道：『你穿過這半段街坊，向南一拐，便是臨河的街道。那大酒肆對過毬場裏，正在熱鬧。你趁去作點生意，不好麼？』郭琮聽了，方含笑說聲『你老費心。』兩少年業已歇呼蹙去。於是郭琮轉向那半段街坊，只見路北裏，有所高大房舍，圍牆羣房，十分齊整。門首却靜悄悄的，只有個賣瓜子的老頭兒，坐在人家階石上，直打瞌睡。郭琮一面端相着，蹙近門首，一面暗想道：『這宅子如此堅峻，又近於臨河酒肆，莫非是那汪六家麼？』正在忖懣之間，只見那老頭兒，猛然一蹙頭，却拍的聲撞在瓜子籃梁兒上，正是：

未來河下尋奸迹，巧向街前見盜巢。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勘汪宅老販逗閒話

踏酒肆名捕受虛驚

且說郭琮見那老頭兒猛一磕睡。竟碰在瓜子籃梁上。便搭趁着整近。笑道。老夥計在這裏歇腿兒麼。怎長天大日的如此盹乏。何不向執開酒肆前。趁生意呢。說着。一面價向大宅仔細瞧望。那老兒擦擦睡眼。道。夥計才來麼。人老了。真沒出息。俺那會子。方從酒肆間來。毬場中一羣小夥子。跳鬧得烏烟瘴氣。生意沒法作。因爲俺老胳膊老腿的。擠不上攤兒。到這裏叫賣了半晌。連個人芽狗芽。也沒從宅內出來。所以俺索性盹睡起來。郭琮一面唯唯。一面道。您瞧這所宅舍兒。多麼體面。想是此地的闊家兒吧。老兒道。那還用說麼。你想是乍到這裏。人地生疎。這不就是赫赫有名的汪六家麼。郭琮聽了。不由哦了一聲。老兒又道。便是那臨河的大酒肆。也是他的財東。咳。看起來人該發財。也不算甚麼。若說汪六。那長相兒悶悶渾渾。就曉得吃喝拉撒睡。從那裏看。也不像發財的樣兒。可有一件。人家就是修了個好漢爸爸。給他掙的家成業就。你但看這片

瓦窖似的房舍。有多整齊。這還不算。人家新近。又不知從那裏。認了個闊綽乾娘。所以越法開得錦上添花哩。郭琮聽了料他所說的是汪天太合鄭三娘。因想規規那宅勢。便笑道。老夥計。你此話不差。人要發財。先須修個好爸爸。但是俺瞧此宅。修造的還不得法。雖是藏風攏氣。就怕有些旺脉不長。忽起忽落。左右頭是叫賣。咱何妨就宅左右望望呢。老頭兒笑道。看你不出。莫非你還懂得。瞧陽宅麼。郭琮隨口道。俺那裏懂甚麼。瞧陽宅。咱轉個圈兒。不省得你磕睡破頭皮麼。於是彼此一笑。厮趁着便向宅左。郭琮一面說笑。一面留神。只見宅左邊。是一帶高峻圍牆。距牆兩丈來遠。却是一片草萊泐沱的積水淺坑。勢如湖塘。還有一處早板橋。直達對岸。岸左邊樹木叢雜。隱起坡陀。似乎是遠通河港。那老兒便笑道。夥計。你瞧這汪子水坑。人家都說是財窩兒。你怎說旺脉不長呢。郭琮笑道。財窩兒麼。依俺看來。宅中若發火。從這坑中來打水。倒近便些。老

兒聽了。不由瞪了郭琮一眼。須臾。蓋到宅後。那地勢十分寬敞。許多的叢雜短樹。高下相望。距宅後墻百餘步外。有一條人工挖就的濠溝。引致河水。寬可三丈餘。溝那面。便是一片菜圃。其中却有幾間很高的草房兒。仔細望去。菜圃中還露着幾處平塌塌的墳頭。大概當年。是所荒塋遺址。再望到宅後墻。越法的堅固高峻。上有雉堞。儼若城垣。墻內面樹株森茂。似乎是個後花園的模樣。遠望去。葱葱籠籠。真似乎聚些旺氣。郭琮至此。徘徊四顧。因笑道。老夥計。你瞧人家財主家看菜園的草房兒。都那麼高大。老頭兒失笑道。你這句話。可露了怯咧。那是人家上夜的更房。每天晚上。都有人輪流值夜。便是這條河溝。也新挖不久。從先汪六爺。是悶吃愁睡。那裏有這份精神。這都是他（指汪六）乾娘到他家。叫他如此佈置的。郭琮暗笑。却故意點頭道。如此說。這個老媽媽子。（指汪六乾娘）真可以呀。老頭兒笑道。喂。人家汪六爺的乾娘。還是個花不

溜丟的媳婦子。那長相俏生。就不用提咧。你怎說是老媽媽子呢。郭琮笑道。如此說。這汪六定是個七歲八歲的沒娘的孩兒。所以才認個媳婦子乾娘。老兒道。你這夥計。倒會說笑話。人家汪六爺。合他乾娘差不多的歲數。如何是孩子呢。若說句不好聽的話。他兩個站在一處。不知道的。只認是兩口兒哩。但是人家。有錢有勢。外邊也沒人敢瞎猜胡說。郭琮聽了。微微含笑。正自端相那後墻之間。恰好有一羣烏雀兒。唿一聲。從墻內樹間飛起。那老兒便歎道。人都說宅院內有雀巢。一定喪氣。怎的到了財主家。就不然了呢。想是人家福大。鎮的住。你瞧那墻內樹木。黑壓壓。綠油油。多麼茂盛。這不是地氣旺的緣故麼。郭琮笑道。老夥計。你不曉得。那烏雀報喪。也是有時候的。你別瞧一時沒效驗。那樹木茂盛。算甚事。無非遇着着急上吊時。好尋歪樹杈罷了。一句話。不打緊。招得那老兒撲哧一笑。便道。你好端端一個人。這張破敗嘴。却不彷彿。老實說。你在這

村中趁生意。少說閒話。比甚麼都強。少時。你若向酒肆前去趁生意。更須仔細。你別當汪六爺是甚麼善道財主。一句話抄百總。他這財勢。就不是從善道上發起來的。如今自他乾娘到他家。又興發了一種三合會。拉攏得入會的人。到處都是。不斷的開壇集衆。夜聚明散。也不知幹些甚麼營生。跟他乾娘來的。還有兩個精壯壯的小夥子。人家都稱他黑爺白爺。如今合汪六爺。都作了三合會中的頭兒腦兒。臨河的大酒肆。便是黑白兩人開的。就是前日裏。有個外路生客。在酒肆中。偶然談起此地的三合會來。只歪着嘴兒。笑了一笑。說了一句燒香聚會。總不以好論的話。這一下子。可撩撥了馬蜂窩咧。那黑爺白爺。登時把那生客打了個臭死。還不算。又硬搯頸。叫他跪香謝罪。罰了大大的一注錢。方才饒過他。你說這村中。多麼霸道哇。咱一個小生意人。說話總須留神。俺告訴你是好意哩。郭琮聽了。三合會三字。越法覺得金有業。訪案不虛。因笑道。老

夥計說的不錯。咱再轉向宅右瞧瞧吧。老頭兒道。宅子右邊。倒沒甚騰頭。連連延延的。都是些街坊家。咱就從這條小衙兒穿過去吧。於是偃僕前行。直入小衙。郭琮從後面。一路留神。果見那宅右高垣之外。便緊接一帶街坊的宅舍。須臾。仍到宅前。郭琮一面合老頭兒閒談。一面東瞧西望。正這當兒。只見從宅內。大叉步彙出個黑滲滲的漢子。光着頭兒。拖一條蝎子鉤兒小緊辮。敞披大衫。裏面是青洋縐勁裝短衣褲。脚着踢毬的肋把扇實衲幫搬尖洒鞋。手內搓動兩個鋼毬兒。嘖嘖山響。方一脚踏下階沿。這裏郭琮。忙將碧熒熒的眼光一轉。方向那老兒道。老夥計。咱也該趁點生意去咧。一言方畢。那漢子體碌碌兩隻眼睛。也自射將過來。略爲一駐足。方才揚長而去。郭琮見那漢子一副兇相。料是三娘的外寵黑兒。因正在怙倖之下。也沒留意他瞻望自己。於是合那老兒。前行數步。方要分手。不想那老兒脚下一絆。提籃略歪。嘩的聲。洒落許多瓜子。

及至郭涼帮他。一一撿起。却遙聞那酒肆前。喝彩雷動。老頭兒道。夥計。你此時去趁生意。正是當兒。咱們回頭再見吧。不提那老頭兒。撇開老倭瓜似的鬻音兒。喊賣着好嗑大瓜子。自行蹙去。且說郭涼。一面價沉吟着汪六的宅勢。一面價直奔那臨河的酒肆。只又轉過一道街坊。已至河下。舉目一望。果然好一片熱鬧所在。但見長堤陡起。下臨運河。河下船隻。泊聚得桅竿。麻林一般。堤上下許多的小販攤鋪。東一攢。西一簇。都用蓆子搭就窩鋪。雖是不成街道。然而市聲喧雜。趁着河下水音兒。就如一片大市場一般。那堤下西首兒。却十分荒僻。遠望去。林薄森巖。微露着一角剝落的紅牆。似乎內有廟宇。郭涼不暇仔細遊矚。一面蹙向酒肆前。一面暗想道。人都說這鄭三娘。長相妖嬈。又愛修飾。不知他到底是怎生個模樣的怪物婦人。巧咧。今天他若在酒肆中。俺倒要覘個仔細。恬憒間。已至肆外。抬頭細望。只見許多的遊人酒客。紛紛出入。肆內七八個

伶俐酒夥。正穿梭照料酒座。一面喊酒喚菜。門灶上刀砧亂響。酒炙之聲。直撲鼻兒。更有許多的怯頭饒嘴的村人。都擁擠在門灶前。光着眼亂望。肆外左右空地上。諸般雜賣的小攤兒。直迤邐出多遠。更有些年輕的縫窮婆兒。扭扭捏捏。遮遮掩掩。單在那肆門外牆根壁腳。吱吱墮墮的兜攬生意。都坐着小橈兒。舒出兩隻半大腳。還有勒出半段雪白小腿兒。來搓線繩的。每人跟前。針線籃兒之外。還有飯籃。不知怎的。那些伶俐酒夥們。見了乞丐。便儘力子的喝逐。却將酒座上賸的殘殺賸飯。用大盆價掇了來。把給他們。還一個個笑的眼睛沒縫。那酒肆層樓之上。是明牕四啟。座客如雲。一連五間。甚是寬廠。惟有最西一間。却沒得客人。漆案臨牕。仰望去。案上有簿籍筆墨之類。正這當兒。只見一個三十以來的長身婦人。整近案前。翻弄簿籍。一面唇吻略動。一面手指頓屈。似乎計算賬目。那婦人低着頭兒。但見髻光如漆。穿一件粗籃布褂。就如莊戶

娘兒下身兒。爲臆檻遮蔽。却不得見。郭琮見了。也沒在意。正想移目他矚之間。只見婦人忽一仰臉兒。若有所思。那面龐俏麗還不說。惟有那兩隻秋水似俊眼兒。却將郭琮。登時怔住。但是一瞥之間。那婦人已置下簿籍。轉身蹇去。當時樓下人衆。正在熱鬧。郭琮不便久站。方要再踏近肆門。覘覘光景。恰好有一班短衣毬鞋的少年。唿一聲。由毬場方面。把臂闖來。一個個都鬧得塵頭土臉。並互相亂噪道。今天咱們彩興不錯。咱大家統算起來。總算贏家子。少時吃過酒。咱們再頑他一場子。說着。一窩蜂似的闖向肆門。這裏郭琮。方趁步跟去。就見從肆內。蹇出個漂亮男子。生得面如傅粉。唇似抹朱。細眉長目。一團喜相。只是顧盼間眼光輕剽。很透着不正之氣。要說郭琮這雙神眼。辦案多年。最能識貨。他曾有一番議論。道。要辨人的邪正。先須瞞他兩隻眼睛。譬如歹人賊盜。任他怎樣的喬扮掩飾。惟有他兩隻賊眼。再也掩飾不得。人就問他道。怎麼叫賊眼。

呢。郭涼道。這却難說。那時。也不必定掛兇相。也不必異常難看。只是他眼光到處。大概似餓狼一般。你的眼光。若碰將去。他必要轉盼他處。等你眼光方收回。他早尖銳銳黑狠狠的。又釘將來。俺曾在某處旅店。遇一華服男子。瞧氣象十分正派。正在結束行裝。就要扳鞍上馬。偏巧有位別的客人。無意中行過馬尻後面。那馬一驚。略一撩蹶子。那男子猛的回頭。只雙睛一閃之間。俺登時猛的望天冷笑道。好麼。你在河邊上。結着夥兒。頑夠了。却跑向這裏闖孤雁兒。原來那時空中。正有隻獨雁飛過。當時那男子一聽。登時面色大變。便向俺道。朋友。真和你的。不必多話。俺跟你到案。就是。原來那男子。正是俺所踪緝的一名水路盜魁。却被俺識破賊眼光。一句話詐出實情哩。郭涼持論如此。可見他名捕的聲聞。絕非虛得哩。當時郭涼。見那漂亮男子一副賊眼光。正疑惑着就是白兒。恰好衆少年。已擁向那男子對面。彼此價含笑一點頭兒。其中一少年。便

笑道。白爺。這當兒幹麼去呀。咱一處吃酒吧。那男子笑着遜謝。方要蹇出。却被衆少年一擁拖入。郭諒不由暗想道。果然這廝就是白兒。那三娘若在酒肆中。必定是坐向內櫃。且待俺混入瞧瞧。於是提了鷄豆籃兒。一逕的蹇入。裏面是五間敞廳。還有東西廂房的整齊雅座。酒客雖多。却沒有甚麼斯文人物。郭諒留神。蹇過一週。更不見個婦人影兒。逡巡間。蹇至敞廳樓梯下。方想登樓瞧瞧。却又被往來的酒夥。一陣喝住。郭諒仔細一瞧。梯旁壁上。原來貼着閒人止步的字樣。於是一逕的又復蹇出肆門。這時。聞得毬場中。越法的歡呼喝彩。四面遊人都流水似趁將去。郭諒一面怙憊。一面逐隊。向樓上一望。却又見那個穿藍褂的婦人。影兒一閃。郭諒不由暗想道。莫非這個莊戶婦人。就是鄭三娘麼。他那眼光。雖覺少異。但是鄭三娘。便是爲避人耳目。也不至於穿這樣的村婦衣裝。或者是今天。他沒離汪宅。也未可知哩。想至此。不由意興蹇然。方趨着脚

子。略爲躊躇。只聽後面有人破鑼似的喊道。呵。我的小乖乖。今天我可捉住你咧。聲盡處。闖上一人。攔腰便抱。郭涼百忙中。但覺兩隻肉膩膩的大媽媽。（俗謂乳也。）早已實胚胚偃向脊背。這一來。竟將個足智多謀的郭涼。直驚得魂飛天外。正是。

險地自宜防暗算。突如難免動驚魂。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鬧毬場無心露破綻 對酒夥信口說根苗

且說郭涼。正逡巡駐脚。怙悛鄭三娘的踪跡。忽然被人從後抱牢。便如上了一道鐵箍一般。並且聞觸之間。居然又是一婦人。你想郭涼。是何等的機警老手。他既來偵踏人家。豈有不防人識破自己之理。當時郭涼這一驚。非同小可。以爲定是自己露了甚麼破綻。那來拖拉的人。鐵準的定是三娘。於是頭也不回。

先想擺脫。便儘力子一晃兩膊。蹣跚向前撞去。那知背後之人。更不鬆手。一面亂踹小脚。隨了直跑。一面嬌滴滴的罵道。我瞧你這東西。就透着賊人胆虛。一面耗子偷油似的。暗瞧老娘。又一面遮遮掩掩。躲着老娘。你覺着小心眼兒不累贅。那知老娘的心眼兒。更是煞溜哩。如今咱們是冤家路窄。你不必來裝模作樣。乖乖兒。你給我說正經的吧。郭琮聽了。越法驚得額汗直下。暗料自己。決非三娘敵手。只一着急之間。便使出渾身氣力。趁那跑發之勢。猛的一收脚。接着便屁股一聳。就是個老虎大偃窩的架式。只聽後面背上的人。呵呀一聲。立鬆雙手。似乎跌倒。這裏郭琮。猛的跳轉來。未及細看之間。先聽得許多遊人。哈哈大笑。其中有少年們。更望着地下一人。亂唾道。你這歪刺骨。便是沒羞抓孤老。也須有個分寸。怎就攔腰便抱。吓人家這麼一跳呢。郭琮急忙向地下一望。不由又氣又笑。那裏是甚麼鄭三娘。却是個四十多歲。黑而且肥。醜巴怪似。

的婦人。揉了一臉的濃脂厚粉。大嘴上。一遭油圈兒。望到足下。却是一雙小脚。正在那裏兩手揉着小肚兒。痛的呿牙裂嘴。忽的望見郭琮。登時又發怔。又要發笑。那副神情兒。越法難看。這時郭琮被他從後面搓揉得衣襟都縐。並踢蹠了兩脚塵土。正要向前。問其緣故。忽的肩頭上。飛來個雪白的嫩手兒。輕輕一拍。道。這是怎麼說呢。那老沒人樣的。瞎椿似的。却叫您受這種累。他是認錯人。只當您是他的乾親家何老五咧。您別動。等俺與你收拾收拾吧。聲盡處。從胳膊窩邊。鑽過一個嘻皮笑臉的小媳婦子。滿頭花朵。並穿得花花綠綠。一手摺着旱烟筒。那一手。却拿着條洒花汗巾。不容分說。向郭琮舉巾便擲。慌得郭琮。忙道不消。那媳婦一瞟眼兒。道。你站穩了吧。等俺再與你揉揉鞋子。說着。扎煞兩手。只向下一蹲之間。郭琮鼻頭。但聞得一陣騷鬩鬩騷膩膩的氣息。也不知是他的腋風兒。或襠風兒。慌得郭琮。急欲躲閃。早被他按住一隻脚。舉巾便

擦。並仰着臉兒。微笑道。你老有空兒。到俺們那裏頑頑吧。俺們就住在酒肆左近。不遠的呀。郭琮一聽。方知這小媳婦合那醜婦。都是爛污女人。這一場虛心驚汗。出得好不冤哉。於是滿口裏連連道謝。噉個冷子。閃開那小媳婦。拔脚便跑。還聽得小媳婦向醜婦道。你真是個瞎業障。人家何老五。幾時又拷過小販籃兒呢。不提這裏衆遊人。一笑各散。紛赴毬場。且說郭琮。一路上留神蹙去。遇有婦女。越法的加意審察。因恐有三娘在內。須臾。毬場在望。那四圍觀者。真個是人山人海。場子後面。豎起一面小小的彩旗。旗下設着桌檯等類。以爲入場較藝者休息之所。另有一案。上置筆墨冊籍。大概是記錄勝負之用。這當兒。許多的較藝少年。都列坐在旗兩旁長檯上。一個個揚眉吐氣。大說大笑。須臾。兩人把臂直赴毬場。郭琮細瞧場中。那彩毬有黃柚大小。沾脚就起。彷彿小兒頑弄的線纏行頭一般。却是毬外面。都係皮製。上施彩繪。當時那兩人到得場中。

各展身段。先由上首的人。颺的聲。蹶起彩毬。下首人急忙進步接踢。一時間進退頡頏。鬥了個龍驤虎躍。或彼此穿插。團團亂轉。那綵毬或起或落。便如黏到身上一股。須臾。一人搶接落空。撲哧的聲。倒閃了個狗吃屎。招得衆觀者。鼓掌大笑。便見旗下長檣上。又跳起兩個少年。中有一人。笑喚道。喂。李大哥。你砸壞人家場主的地皮。怎麼算呀。那跌倒的。臉兒一紅。忙拉他毬友兒。閃向一旁之間。這裏兩少年。颺一聲。一個箭步。業已躍落當場。接着便是個楚漢爭鋒勢。彼此價搶踢搶接。又從爭競之中。放出了許多的巧妙身段。但見那毬兒。東遊西走。倏起倏落。兩少年踢到酣暢處。有過便肘磕膝碰。特示巧妙。有的便筋斗頻翻。以顯暇逸。這一來。衆觀者眉飛色舞。好不起勁。惟有郭琮。並不注意。兩隻神眼。只管向婦女多處瞟去。但是一叢叢。一簇簇。都是些田姑村婦。原來郭琮。見踢毬少年們。都是虛飄腿脚。所以不高興去瞧他們。當時郭琮。就場外徐行一

週。只顧了大睜眼睛。去瞅婦女。將一隻鷄豆籃兒。歪揹在胯骨邊。通不照顧。人多亂擠。潑洒得。一世界。還不算。就有那等頑皮孩子。悄悄的跟在後面。你撥一撮。我抓一把。並有故意價緊跑兩步。擋住郭琮。好叫他後面同伴得手脚的。這一來。招得遊人都笑。正這當兒。有一人斜膘郭琮。一掉健臂。從身旁擦過。郭琮望去。却是在汪六門首。所見的那個黑兒。這時。却又換了一身土布短衣褲。似乎。是準備踢毬。郭琮稍作沉吟。那場中。忽的喝彩聲動。郭琮延項一望。這次却不同尋常。只見場中。分四面跼定四個少年。都一個個結束伶俐。精神抖擻。先由一人蹴起那毬。依次價互相傳接。四個人移形換步。且蹴且接。都撒開巧妙步法。足下是輕塵不起。每一遞接那毬兒。彼此價互頑式子。更妙在絕不高蹴。都是腿腕脚尖上的軟巧細工兒。弄得那毬兒。滾滾流走。極低處。竟似擦着地皮。不知怎的。却就是不使落地。這時四個人。聚精會神。一陣盤旋。那毬兒漸起。

及胸。郭琮定睛細望。不由暗暗點頭道。這四個人倒還罷了。雖說是遊戲勾當。看來腿腳上很有些真工實力的。正這當兒。忽見四人一變身法。刷一聲。拓開場兒。一陣價鳧趨魚躍。那毬兒每一起落。都有三四丈高。四個人相距既遠。自然的趕變出許多姿勢。有的來個蘇秦背劍。有的來個張飛驢馬。有的來個單足直接。金鏡朝天。有的來個外拐雙翻。玉鉗剷地。這一陣翻翻滾滾。有聲有色。便如四隻獅子。爭戲綵毬一般。四外觀者正在相顧嘖嘖。只見其中一個少年。嘯的聲。蹴起那毬。直有三丈多高。從斜刺裏。便奔對面。不想對面那少年。特意價要抖個飄兒。眼睜睜瞧那毬兒。就要落地。他這才急轉身形。方拍的聲。一蹶右足。要用個迸尖兒。蹴起那毬。說時遲。那時快。唿一聲。長風暴起。那毬兒順風勢。略一外宕之間。這裏少年百忙中。再要進步業已不及。但見那毬兒。刷一聲。順勢直下。其餘三少年。正一齊的大叫不好。餘聲未盡。忽見由人叢中。一聲嬌

喝。登時伸出隻小腳兒。用脚尖就地一頓。登時陷入一寸有餘。及至那毬兒。剛剛落下。微塵飛處。但見那小腳。輕輕一墊。說也不信。就見那毬兒。平空的飛起。丈把高。這一來。郭諒大驚之中。又是大悅。忙運神眼。向人叢一瞧。不由得失口叫好。這一聲。不打緊。不但多年的老娘婆。幾幾乎倒綳孩兒。還須準備着皮肉受苦。這也是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了。原來郭諒。瞧那巧起毬兒的。就是那酒樓上穿藍布褂的婦人。既有這脚尖陷地的本領。不消說。定是鄭三娘咧。所以他驚喜之下。失口叫好。但是衆觀者。都是笨眼兒。那裏理會到甚麼脚尖陷地。不過只見蹴法巧妙罷了。當時郭諒。既望見三娘。更不怠慢。便匆匆的一晃膀兒。擠出人叢。方眼張失落的。瞧着三娘。衣襟飄拂。相距數武。正要踏近細細覘審。恰好毬場收局。唿一聲。一羣遊人。竟從橫不椰子。直撞過來。鬧得郭諒。不但覘望不得。並且隨大隊闕出多遠。及至駐得腳時。再尋三娘。業已影兒都無。郭諒

略怔一回。仔細一瞧。已到酒肆之旁。這時樓上下。酒客都散。肆門外頗清淨。郭琮正在瞻望。沉吟恰好。有個老婆兒。拈了數文錢。來買鷄豆。這時郭琮未免有些心不在焉。便仰着臉子。信手抓了一大把。遞給他。若論起物之所值。這一大把。就須百餘文錢。招得肆門外間人們。都暗笑這個小販。掛些呆氣。不想那老婆兒。得一望二。反笑吟吟趕着郭琮道。喂。你再回手兒呀。衆間人都笑道。你這老媽媽子。也沒有的。人家給你那麼一大把。你怎麼還嫌少呢。這所在你若胡纏。單等黑爺撞了來。賞你頓窩心脚麼。正說着。其中一人。忽向郭琮背後一望。向大家忙擠眼兒。當即各散。郭琮回望時。連忙閃路。原來那黑兒。已從門旁一株大樹後。慢慢蹙出。隨後價一膘郭琮。一逕的低頭入肆。這裏郭琮。又復逡巡一番。瞧瞧日色。已漸西燼。正想再去覘覘汪六的宅勢。以定計畫。纔一轉身。却聽得肆門內。有人喚道。喂。賣鷄豆的轉來。你籃內還有多少貨呀。郭琮回

望。却是個兇眉暴眼的酒夥。勒着兩條青筋暴露的壯（讀窄音）肱膊。已自蹇來。郭琮陪笑道。你老賣貨麼。是零買是包原兒呢。酒夥道。俺正想包了你哩。郭琮笑道。你老別取笑。俺是外路莊戶人。初到貴地。作生意。你老照應則個。說着提起籃兒。那酒夥却端相着郭琮臉兒。笑道。朋友。隨我來取錢吧。今天你這份生意。總算走運氣哩。於是轉身前導。逕入肆門。郭琮剛一脚跨入。只見許多酒夥。都望着自己發笑。並向那酒夥。擠眉弄眼。郭琮以爲是自己做作得法。便越法。僵僵腰子。愣怔怔的。大步前撞。見門灶邊。有拋棄的葱頭蒜脚。鷄毛果核之類。便把來揣起。並一面走。一面自語道。這所在。就這麼闊綽。一天的花費。不抵俺小販們過一年日子麼。那酒夥。也不理他。須臾。穿過後廳。又是一層院落。地面寬敞。坐北是五間正房。簾幙深垂。靜悄悄的。那院中花木羅列。雖是幽雅。却又靠西墻。是一所馬棚。向東廂一望。越法的不倫不類。一列廠廈。內中是七

殺八雜。並有些明晃晃的長短兵器。插架的插架。掛牆的掛牆。拉雜之中。細歇去。更有粗繩藤鞭馬棒之類。郭琮乍見。便如到了自己捕班房中一般。不由暗自怙懣道。這班亡命之徒。如今是藏頭隱尾。還敢如此張致。也就可恨的緊。那正房簾幙整齊。大概是鄭三娘坐落之所。偷湊巧他在裏面。倒須仔細一二。一面思忖。已至正房牕外。從玻璃牕兒。向內張去。果見裏面錦帷羅帳。鋪設得便如香閣繡閣。郭琮大悅之下。正在暗揣三娘狡獪。坐落處如此齊整。自己却穿件藍布褂。形同村婦。不消說是防人物色之意。只見那酒夥。猛的回頭道。朋友。別走咧。這裏就是你的所在。郭琮一聽。很覺着不像句話。但是這時。他正在心注三娘。是否在房內。也便不甚理會。因笑道。既是如此。您拿進貨籃去。俺便在此等領錢吧。酒夥道。豈有此理。你好歹的。且到屋內候候。俺再尋肆主領錢去呀。於是引定郭琮。一逕的窺入最西頭房間內。裏面是長楊棹椅之外。却空空

疎的沒甚擺設。東牆是紙壁。還有紙門兒。掩在那裏。惟有那偏樑上。却死長虫似的。掛着一條挺粗的大麻繩。似乎是懸掛物件之用。當時郭涼望罷。便笑道。今天俺可是作着好夢咧。貨物既出脫得痛快。俺又到這所在。開開眼睛。如今時光不早。您就請收貨交錢吧。酒夥道。你忙甚麼。俺肆主還須待一霎來看貨開錢。咱且閒拉科兒。候候他吧。於是合郭涼相與落坐。酒夥笑道。你貴姓。俺聽你口音。好像濟南府的人。那大邦之地。生意好趁。你怎巴巴的出遠門。作這點小生意呢。再者你既出過門。想也到過濟寧州。那所在的人情兒。你一定是熟識的咧。說着。眼光略閃。微微一笑。你想郭涼。是何等精細的人。忽聞濟寧州三字。不由心頭一跳。暗想道。這小子。有些尷尬。他問俺遠出作生意。還在情理。怎楞插槓單說濟寧州呢。不消說。他們是總怙懣着金捕頭（有業）的緣故。但是你們這點點乖覺法。向俺郭涼跟前來掉弄。真是戴着草帽香嘴兒。差的

遠哩。(且慢賣弄。會看請君入囊。)於是笑道。你老不曉得。俺這出遠門賣苦力。也是沒法的勾當。俺姓周。就在省城東鄉裏住家兒。雖有十來畝薄田。却是十年九發水。俺本有三個兒子。也一般的像您這麼高大。酒夥聽了。不由略瞪一眼。郭琮繃着臉。接說道。好王八蛋們。他們(指其子)雖都是魍魎似的大漢子。却只顧自己的老婆孩。誰也不耐煩。養活老子。偏偏的禍不單行。上年時節。俺那個老伴兒。又挺着腿子。去了他的。這一來。俺簡直的成了老業障。咧。吃也沒得。穿也沒得。十來畝薄田。早已屬了人家。俺一想。這可沒法活着咧。便將俺兒合媳婦。都叫到跟前。分咐道。俺如今廢物一般。只管累着你們。也不是事。俺生前雖沒產業留與你們。俺死後。倒有些小體己兒。叫你們作個紀念。但是俺這時。餓得心內發慌。你們那個教俺吃頓飽。我就把這小體己兒。單把給他。當時俺兒俺媳等一聽。果然都眉歡眼笑的。爭去端飯。及至俺吃罷。您瞧吧。

這個也來叫爸爸。那個也來喚達達。俺便歎道。實對你們說吧。俺那裏來的體己。如今趁着俺還有點膘頭兒。等俺死後。你們便三三見九的將俺身體一分。把去當老牛肉賣。好歹也賺些錢鈔。（諧語警世。世之爲兒孫作老牛者。不過落副全尸。較勝於有人分肉耳。一笑。）却有一件。你們兄弟們分肉。切不可爭多論少。一來是自家家裏出的爸爸。不算甚麼。二來也須防人家笑話。更有一句最要緊的話。你等切記。咱隔壁王老二。既愛佔便宜。又慣賒賬。你等切不可賣與他肉哇。酒夥聽至此。不由一笑。郭掠道。當時俺只管鬧死。原是想好歹的騙頓飽飯再說。那知俺說到傷心處。真個淚下。這一來。您可別說。還是婦人家。心腸兒畢竟軟些。當時俺那三個兒媳。便一個個揉着眼淚道。咳。你老人家。別想不開咧。好死不如歹活着。俺們那怕是多將養一隻狗呢。一定養活你就是咧。可有一件。你老吃飽了。墩驢兒。也不像話。如今咱這麼辦。只當俺們三家兒。

合僱了個老做活的。一月裏。每人十天。你道好麼。俺聽了。自然歡喜。以爲這一下子。可找着飯落兒咧。那知只過了兩月光景。俺還須自尋生活。原來俺那大兒。素以幫人裁縫爲業。每從鋪內偷摸點亂線斷布。拿到家。俺大媳不耐整理。便叫俺替他收拾。活兒輕鬆。倒也罷了。俺那二兒。是當廚子。二兒婦。又是大裂裂的脾氣。只知串門兒。鬥小牌。各處去閒磕牙兒。家中活計。俺作也可。不作也可。遇着他高興。還真能打酒賣肉。背地裏把給俺些吃。惟有俺那三兒子。這個王八蛋。却沒法說咧。他每日回家。總是喝得醉貓一般。橫着眼兒。只是尋人的邪岔兒。偏生俺那三兒媳。也是個擰性東西。刀子似的一張嘴。一句話。也不讓。他兩口兒。不斷的打打吵吵。彼此價沒得煞氣。只好尋到俺的身上。咳。這還罷了。惟有一樣兒活計。俺委實沒法作。便是他兩口兒睡下之後。還須俺坐在牕外。替他打更。你老想。世界上有這道理麼。所以俺沒奈何。只得出遠門作些生

意俺到這裏，只聽人說，左近有個濟寧州，却沒到那裏，如今時光不早，你老便收貨給錢吧。一言方盡，只聽紙門兒那邊，哈哈一陣狂笑，正是，

各有機心爭狡獪，這回險煞老頭皮。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挨鞭笞絕倒周孝子 肆遊囑散悶晏公祠

且說郭琮正在信口開河，說的起勁，只聽紙門兒那邊有人哈哈狂笑道：「朋友，你這是何苦呢？江湖中那裏不交朋友，便請你說明來歷，咱馬上定個交兒如何。聲盡處，紙門立啟，登時蹙進一個兇實實的大漢，郭琮驚望去，便是黑兒，好郭琮，真有個機伶便兒，便如沒見黑兒一般，却向酒夥道：『如今你二位既搞交兒，俺在此諸多不便，俺向肆門外等你老來取錢收貨吧。』說着，提起籃兒，就要拔步。那黑兒越法狂笑道：『朋友不必如此，你的來歷，俺大概業已瞧料，如今濟

寧捕頭金有業。方合俺們作對頭。俺並風聞得他向濟南邀請甚麼名捕郭涼。你這朋友便非郭涼。也定是從金捕頭那裏來的。你奉公辦案。俺決不惱。如今你的行藏。俺既識破。咱便從好處拉個交兒。豈不甚妙。朋友。你端的姓字名誰。便請見示吧。說罷。雙眉一挑。拍的聲抓住郭涼手腕。只一攢勁之間。那郭涼。便怪叫道。呵。啣啣。你老放手。俺這隻拷貨籃的胳膊。外掛着一半殘疾。禁不得磕碰哩。說着。趁勢兒踉蹌後退。一屁股坐在椅兒上。却仰起臉兒道。你老方才這些話。是問俺的麼。郭涼咧。金捕頭的咧。俺却不懂。您說的是甚麼。俺姓周。小名叫貓兒。因家中沒落子。出門來混點生意。你老可聽明白咧。黑兒冷笑道。朋友。你自露破綻。却不覺得。難道俺是誣賴你不成。俺自汪宅門首乍見你。便覺你形色有異。後來你又在肆門外。儘管亂瞅。籃貨洒落。你也不覺得。十來文錢。你隨手抓給人百十文錢的貨。可見你拿小販當影身兒。但是這還是小小破綻。

你若非官中健捕。頗曉武功。怎的那婦人一腆腳尖。踢起那將落的毬兒。滿場人衆。都不理會。你却失聲叫好。哈哈。只這一節兒。你還裝憨兒。要誤那個。俺自見你在肆門外張望。便遠遠的留了你的神。大概你還不覺得哩。說着一回頭。滿臉是笑。便向酒夥道。你快些泡茶去。便趁勢兒速請白爺來。如今好朋友既賞臉光降。大家先須廝見廝見哩。這時郭瑒。一面聽。一面肚內打稿兒。方知自己疎忽。真個露了些漏洞。及至聽畢。又見黑兒用軟套的光景。不由暗笑道。好小子。你這點鬼八卦。想在俺郭瑒跟前施展。真賽如聖人門前來賣字咧。俺只給你個大麻木。瞧你小子。究竟有甚能爲。於是嘆喏一笑道。你老這片話。又說到那裏去咧。俺一個混飯吃的小販子。又懂得甚麼武功文功。俺若懂武功。還去考武場去哩。俺是見那毬兒將落。便是咱這大脚鴨。也恐踢不起。人家那點點脚兒。却一踢就着。所以俺叫了個好兒。至於俺多給人貨。俺是見那老媽

媽子前影後影的。很有些像俺去世的老娘。俺一時心動。故意價多給他。你老不信。只管向濟南東鄉去打聽。俺是有名的孝子周貓兒。不過俺是行孝沒好報。倒生了三個王八蛋兒子罷了。再說那籃貨洒落人多擁擠。誰也難免的。至於俺各處張望。一來俺是兜望買主。二來俺一個外路人。乍到貴地。那能不東瞧西望。熟熟路徑呢。你老這一誤會。不打緊。俺一個外路小販。當得起麼。如今俺貨也不賣咧。你老也就請放心吧。說着笑嘻嘻站將起來。一伸手又要去提那籃兒。那黑兒聽了。尙未答語。不想那酒夥聽郭琮說得入情入理。便笑道。既如此。俺就領你去吧。一言未盡。那黑兒刷一聲。一沉臉子。大喝道。你這廝。好不。懂好歹。俺倒要拉你個交兒。你却還是遮遮掩掩。大料着空口問你。是不成的。說着。搶身進步。抓住郭琮一隻胳膊。儘力子向後一擰。郭琮故意價大叫。擰折之間。那酒夥早已掉臂而上。要說郭琮本領。雖然平常。然而要敵黑兒合酒夥。

自是綽綽有餘。但是若一扎掙。未免越法的要露馬脚。豈非壞了正事。所以他把心一橫。只好仍用他那個大麻木的主意。當時黑兒等。是推推搡搡。郭琮是山癩怪叫。不消頃刻。郭琮已反縛雙手。被人家吊在偏梁下面。那黑兒不容分說。風也似由外面取到藤鞭。瞪着眼睛。大喝道。朋友。你是怎麼打算吧。你若說實話。咱是格吧吧好朋友。不然。你却莫怪。你打聽打聽。這所在弄煞個把人。還不當宰隻鷄子哩。說着。一擺籐鞭。向郭琮面前一晃。郭琮登時倒抽一口氣。故意價雙睛一閉。似乎是驚慌發抖的模樣。其實他却潛氣內轉。運足皮肉上的軟功兒。原來這當捕快的人。專有一路準備挨打的工夫。一來爲的是官府比責。皮肉禁打。二來出外辦起案來。原是涉險的事。說不定。時氣一背晦。就許落在人家手中。所以凡是名捕。先須練這套運氣軟功。護住皮肉。雖不能像金鐘罩似的。斫刺不入。但是尋常鞭笞。却能抵擋哩。當時郭琮。故意發急道。幹麼呀。

俺一個小生意人，你却叫俺說甚麼呀。俺又沒偷你，俺又沒得罪你，你這算怎麼搵子事呢。說着，猛的大喊大跳。黑兒見狀，不由大怒，手起處，刷刷刷，便是幾鞭。這裏郭涼越法的大跳大鬧，不提這裏，亂成一片。如今且說那白兒，在前櫃上照料一回，見酒客都散，便上樓去尋三娘談談。只見那最西間門兒已鎖，原來這最西間，便是三娘坐落之處。當時白兒一問酒夥，方知三娘從毬場轉了一遭，已回汪宅。白兒在樓上，略爲徘徊，不由暗想道：這幾日，俺黑老哥不知怎的，只管沒好氣，想是他氣力不佳，沒得着那主兒（指三娘）的好臉兒，且待俺趁空兒，抓個乾脆。那些不好，總至此，興匆匆，即便下樓，方一腳踏下樓梯，却聽得後廳院內，大跳大叫。那白兒一怔之下，恰好有個小酒夥，從後跑來，道：白爺快瞧瞧去。俺黑爺又耍脾氣，楞捉住個賣鷄豆的小販，說人家是官中捕役。如今正在抽打哩。白兒聽了，不由吃驚，匆匆的便奔後院。方穿過後廳，便聞

黑兒氣吼吼的道：「你這廝喬模作樣，竟敢來這裏弄鬼兒。你再不吐實話，我就（句）接着拍拍的籐鞭響動，便聞有人槩聲槩氣道：「呵呀，我的媽呀。俺早知出門作生意，撞着太歲，還不如在家當俺的老業障，給兒媳婦打更去哩。」白兒一聽，沒頭沒腦，趕走幾步，就正房牕外一睸，不由得哈哈一笑，裏面黑兒正在略怔之間，白兒已一步跨入，先就那酒夥問知郭琮的來歷，便笑向黑兒道：「這不是沒氣找氣，沒來由麼？就憑這個怯頭怯腦的人」（指郭琮）他慢說不是官中人，便是官中人，怕他咬掉咱鳥不成。黑兒聽了，賭氣子丟了籐鞭，一旁去喘粗氣。這裏白兒方要去放掉郭琮，不想郭琮却大叫道：「反正俺也不要命咧，你就打煞俺吧。」那酒夥忙去解放，兩人一陣拖拉，只聽刷刺一聲，却從郭琮懷中掉落許多的葱頭蒜腳之類，於是白兒大笑道：「你這人如此愛小便宜，怪不得給兒媳打更。」官中人有你這等不體面的朋友麼？這時黑兒一見郭琮懷

中掉落之物。不由心下釋然。正在稍露不安之意。只見郭琮一陣價連連呼痛。嘴兒一裂。就要大哭。白兒忙笑道。夥計。你莫委屈。如今俺們一時鹵莽。真令人過意不去。沒奈何。你須包涵些。因顧酒夥道。你快收進貨。加倍的與他價錢。說着。又拍着郭琮肩頭道。夥計。你以後作生意。只管向這裏來。一來你這貨。俺這裏有人愛用。二來。你合俺們厮熟了。便沒人敢來欺你的生哩。郭琮聽了。也便趁勢道。如此敢情是好。像您這位爺。多麼和氣。瞭亮說着。一瞟黑兒道。俺一個小生意人。白兒大笑道。得咧。你莫怪乎他。（指黑兒）他是個烏鎗脾氣。一銃子勁。又似那活兒。過了勁。且是綿軟。你合他混熟了。就曉得咧。黑兒聽了。不由蹩蹩一笑。正這當兒。那酒夥取到錢鈔。不題白兒笑吟吟送出郭琮。自向汪宅去尋三娘。且說郭琮。無端的挨頓鞭打。且喜趁此機會。可以常向酒肆中窺覘動靜。話休煩絮。從此郭琮。日向酒肆內外出沒。不但黑白兩人。合他厮熟。便是

許多酒夥們。見了郭琮。都嘻嘻哈哈。羣呼以老周。他們有時節談說起三合會中的事體。更不避忌。郭琮有時望見三娘。雖然在他一顰一笑。一舉一動上。都要留心。但是除知他嗜食鷄豆外。更摸不着其餘的好惡性格。轉眼間。已是五六日。郭琮暗計馬四。把一班人。不久的將到金有業家。自己這裏。尙在一無頭緒。一日日西時分。悶悶的由酒肆前。蹙過一遭。只見夕陽掛樹。堤草如茵。那河下的風帆兒。一葉葉遠近出沒。端的是風景如畫。郭琮信步倘佯。不覺已遠。抬頭細望。已到隄下西首兒。這所在。有片蘆葦淺塘。四外是林木映帶。頗有空明疎爽之致。時間蛙鳴禽噪。十分幽靜。正有幾個村中小兒女。都提着小籃兒。在那裏撿尋螺蛤之類。其中一個歪髻小女。方要跟着羣兒們。跑向一處大樹後。兒羣中一人。便噪道。這所在。你們妮子們。是來不得的。這所在。慣有紅赤赤的肉長虫。（俗謂蛇也。）鑽人屁股。俺們是囫圇的。怕不着他。難道你們妮子

家。也不怕麼。羣兒聽了。鬨然一笑。那女孩羣中。有個大些的。便喚道。二妮子快這裏來。不要聽他們撒村胡數。少時咱告訴他娘。打他們的屁股。於是羣兒一陣價拍手大笑。女孩們是喃喃怒詈。須臾。各散入塘灣樹影之間。還遠遠的鬥嘴不已。郭琮見狀。宛然是故鄉風景。不由頓憶田園之樂。因暗歎道。真是一動不如一靜。俺好端端的在家閒居。都是馬四把這個寶貝。無端的却撮俺這裏來。如今耽擱多日。雖踏明些宅勢村徑。却還不得甚麼真正要領哩。想得悶悶的。順步兒踏向塘岸邊。忽見深草中。有物一躍。仔細一瞧。却是隻癩皮蛤蟆。郭琮戲用足兒一蹙。短草開處。嘩的一聲。倒將郭琮嚇了一跳。原來那草中。還有一條尺許長的青花蛇。意思是伺噬蛤蟆。却被郭琮驚走。當時郭琮暗笑道。怪不得孩子們說有肉長虫。如今真就有這東西。思忖間。蹙過淺塘。却是一段平沙細徑。抬頭望去。前面叢薄森鬱中。那日所見的剝落紅牆。已自相距不遠。郭琮

見了。忽然心中一動。道。這處荒廟。將來若是辦案時。倒是很好的落腳之所。不知其中。可有廟祝沒有。若沒得時。越法便當咧。想至此。一逕奔去。仔細一瞧。不由大悅。只見那廟。模規雖大。却是殘破得不成樣兒。四外繚垣。一處處七穿八洞。斷瓦零磚。堆堆掣掣。那牆外青草。就有半尺來深。似乎是沒得廟祝。轉向山門一望。兩扇東歪西跨的廟門。却虛掩着。門階上的鴿子糞。斑斑點點。廟額是豎立的木額。四尺來長。額四圍雕刻的花紋。雖是塵湮狼藉。淡不堪。細望去。却甚精緻。上寫晏公祠三個大字。原來這晏公。是一位河道中的水神。沿運河的地面。往往都崇奉其神。除金龍四大王以外。便屬這尊神道了。至於晏公來歷。據說着是某朝一位善於治河的大員。後來鞠躬盡瘁。歿於河務。所以歷代朝廷。都勅建專祠。以報其惠。當時郭琮。徘徊一回。料是沒得廟祝。便一逕的推門而入。裏面是兩廂正殿。越法的殘破不堪。殿墀下。碑碣如林。一半兒橫躺豎

臥。郭琮先入正殿一瞧。只見殿脊上一處處透下天光。斜陽射入。那光景甚是幽淡。殿兩壁下塑的侍從武衛等像。一概沒得。却用葦壁。蕭牆。隔成了三四處房間兒。惟有那位晏公。還孤丟丟的甲冑按劍。昂然高坐。但是頭上盔帽。業已贖了半個。自膝蓋以下。慢說甲裳袍帶。都沒得。竟自灰扑扑的露了木胎架兒。郭琮見狀。趕忙恭敬的肅拜站起。原來那時節的官人捕役們。最敬神道。據說是一心虔誠。辦起案來。真能順手。雖是有些迷信之意。若細按起來。其中也有一層道理。因爲人心有寄託。便覺無形中。真有了拄心骨似的心定則神全。神全則氣旺。所以辦起案來。能以精神四照。不忙不亂。其實還是自己心思力量哩。（至理名言。彼不曉哲理。悍然破除迷信者。烏足以知之。）當時郭琮。逡巡四顧。又望望隔斷的房間。以爲是野丐們偶來寄宿之所。如此荒廟。是不會有廟祝的。正要轉向殿後。忽聞隱隱的哐了一聲。少時。又似凍狗子一般。略爲

臟臟了兩下子。郭琮以爲是廟外野狗子，也沒在意，便由神龕後，蹇向後院。那後院也如前院一般荒穢，只是後殿前西頭兒多了一大堆乾柴亂草，並且殿階下稍爲淨潔，似乎是有有人糞除。郭琮恬憒之下，信步兒蹇向後殿。方想就階石少爲歇坐，只聽耳邊有人大喊道：「五奎首哇，喂，你吃這一大盞。」郭琮猛聞，不由登時一怔，正是。

方思野廟棲朋輩，又向荒祠遇酒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憩塘岸巧聞秘語 赴州城忽遇奇人

且說郭琮，忽聞這荒僻所在，竟自有人酣呼搏戰，不由暗詫道：「這光景，此廟是有廟祝，再不然就是有野丐們在此吃酒，也未可知。」逡巡間，四外望望，又沒得甚麼動靜，正要蹇向柴垛後覘覘，却又聞嘖的一聲，一甌嘴兒道：「好酒，你瞧俺

吃這一盅兒這一來郭琮聽得仔細分明就在柴垛後殿的西頭於是悄悄躡去。却見殿西壁下也用泥葦壁隔成了間屋兒。其中正有個破衣拉撒的老道。就土坑頭矮桌兒。自斟自飲。桌兒上是黃牛肉。砂酒壺。七穀八雜。更怪的是桌頭兒上擺着一隻女人的青布鞋子。少說着也有半尺長。並且花幫綵帶。似乎半新的光景。鞋前面還斟滿了一杯酒。那老道半醺的臉兒。吃得兩眼都瞪。一面價點頭。咂嘴的。瞧那鞋子。一面價舉杯遙屬。竟似乎合那鞋子。賓主酬酢一般。這一來郭琮大詫。姑且瞧他怎樣。便見老道點頭自歎道。俺如今無妻一身輕。有酒萬事足。你沒別的。只保佑俺香火大廟。多落幾個錢。多喝一盅兒就是咧。說着。乜了眼兒。晃晃宕宕。嘩嘩的斟滿一杯。手兒一顫。潑撒滿案。忽的大喝道。哈哈。你這老婆。怎死後。還不留念想。你打翻俺的酒。難道俺就罷了不成。你瞧俺這一下子。說着伏身伸項。便去舐酒。這時郭琮已悄悄的蹙向他。

身後。見此光景，忍不住撲哧一笑。老道冷不防，猛一哆嗦，碰的聲，頭觸於案。一回頭，忽見郭瑒，便登時張牙舞爪的跳下坑，大笑道：「好巧，好巧。俺這理正想你想的心發慌，真是誠心感動天合地。」陣風兒，就把你颳到咧。來來來，且同吃酒。你瞧老哥哥，合你嫂子，都端着盞兒，等着兄弟你哩。兄弟，你也不對呀。怎好些日子，也不來瞧瞧哥哥我哩。哈哈，兄弟，你越法發了福咧。沒搬家呀，還在那場場兒（俗謂地處也）住麼，家裏孩子們，都扎實哩。說着，一溜歪斜，忽一手碰着郭瑒的貨籃兒，便笑道：「呵，兄弟，你也太客氣咧。太遠的來到，瞧望俺，俺就歡喜極咧。還巴巴的，拿這禮物作甚。咱們老弟兄，何在乎這個。兄弟，你這是怎麼說呢。亂嚷着，猛的醉眼一睜，道：「噫，你是誰呀。（絕倒）老道一席話，須一氣讀至此，神氣方得。」這一來，招得郭瑒哈哈大笑。因趨勢湊趣道：「俺就是來尋老哥哥，你喝一盞兒哩。不瞞你說，俺周是個新來的小販，客生平就好喝一

盞兒。因聞得老哥。你也好鬧一盞。所以來尋你這酒友兒哩。老道聽了。登時樂的打跌。狠狠的。一蹶。脚道。着哇。着哇。好王八蛋。郭琮一怔。老道却接說道。俺就恨煞了他們。又說酒能傷身。酒能誤事。許多的放屁鳥話。如今老客。你也好喝一盞。這才是頂呱呱（俗謂好也）的好朋友哩。不瞞你說。俺姓吳。就是此廟火居老道。你新來乍到。咱快換了認識盞兒吧。於是不容分說。將郭琮拖坐坑頭。便將女鞋前那隻孟子。與郭琮遞將過來。郭琮見了。便趕忙也給他斟滿。彼此價。喊聲謂。一齊的對照杯兒。郭琮又將籃中鷄豆。把來佐酒。老道見狀。越法歡喜。兩人吃過三四杯。郭琮便道。怎的這繁盛鎮聚。這麼樣的大廟。倒如此荒落呢。老道慨然道。若說起這廟來。當年甚是可觀。單是廟田。就吃着不盡。都因後來廟中。出了個不成材的老道。一陣價吃。喝嫖賭吹。廟田罄淨。他也死掉。及至俺到這裏。業已不成局面。只靠些香錢。或來往的船客施捨。濟得甚事。所以

很好一座廟。竟致頹敗。如今更糟了糕咧。俺告訴你這話。你可別向外人說。如今這一帶地面。說個兇實話。簡直的就是反叛窩兒。死鬼汪天太。那個孽障兒子。在家中招了許多的驢毬馬蛋。又硬他娘的創立甚麼三合會。鬧得地面上。人心浮動。誰還來接着老理兒。敬重神道。修理廟宇呢。說着。歇歇那鞋子。拍膝道。就因俺廟中沒落兒。俺那老伴兒。才連餓帶凍的死掉咧。如今他的紀念。就是這隻鞋子。俺們老夫老妻的一場。所以俺每逢吃酒。總要想起他來。郭琮聽了。這才恍然他對鞋酬酢之故。便笑道。吳道兄。這廟中既沒落兒。你爲甚還戀不去呢。老道笑道。俺這也是沒奈何的勾當。這廟中雖沒落兒。到底還能棲身。俺既算廟祝。逢時望節。總可以向村中歛個燈油香火的錢鈔。便是河下的舟隻過往。俺好歹的伸過討錢的兜兒去。(曩年沿運河丐者。皆以長竹挑布兜。向船客乞錢。作者幼時。尙及見之。)至不濟。也要個十文八文。再者。這所在

一年四季。村中都有小小會場。遇着趕會的客販多時。俺這廟中。他們便來落腳。你沒見前殿上。都有隔斷的房間麼。那便是給他們預備的。這一項中。俺也得些房錢。因此之故。俺便不去。不過俺所得錢鈔。都隨酒盅兒。唾在肚裏罷了。說罷大笑。又給郭琮斟滿一杯。郭琮聽了。不由心中一動。忙問道。你說的這會場。甚時才有呢。老道道。巧的很。過個五六日。正是會場。那當兒。你快來吧。咱們是大吃二喝。暢開了樂。郭琮沉吟道。如此甚好。俺還有幾個夥計。巧咧。就來趕會。你只給俺們留着房間。他們便是不來。由我賠你房錢如何。老道笑道。就是吧。於是兩人。又吃了數杯。郭琮索性由懷中摸出些碎銀。作爲房間的定錢。便別過老道。又就祠左右。徘徊半晌。一面怙憊着將來辦案。落腳有地。一面信步兒。便尋歸路。不想方躉近塘岸。一片樹林邊。晚風一吹。登時覺得有些酒暈。郭琮一瞧樹後。大石礫碕。便隨意少坐歇息。方望着塘岸裏淺流短草。被殘陽一

照。頗頗有趣。只聽林裏有人笑道。俺昨夜沒作好夢。今天事事晦氣。白轉了一遭兒。一個雀兒也沒黏着。說着。履聲藉藉。已近樹前。郭琮偷瞅去。却是黑兒白兒。一個提着空雀籠。一個拽着黏竿。看光景是野遊散步。便見白兒。微笑道。黑哥。你不說自己沒本事。倒念誦晦氣。咱在此歇歇脚。俺且問你。昨夜怎的沒作好夢呢。莫非那件差事。又沒巴結好麼。說着。就樹前相與坐地。黑兒便笑道。你這促狹鬼。明知故問。你不問合我含着骨頭露着肉的。俺昨夜沒作好夢。才作成了你作好夢哩。也不知是那個沒羞的。今日頭那麼高。方困眉燥眼的。由他（指三娘）屋內出來。想也有些頑不尅化咧。咱們是同行同道。誰也不許瞞着誰。今天咱且談談他的性格兒。各加仔細。不省得找他的沒意思麼。郭琮聽了。料是他兩人談論三娘。連忙留神傾耳。只見白兒笑道。既如此。你先說來。俺瞧你體會得怎樣。黑兒道。若說俺服事他。體會工夫。真個不差。一言抄百總。

橫豎儘着俺的蠻氣力罷了。不想昨夜裏。就因俺偶然沒聽他兩句話。他已然有些不高興。後來俺放他臥倒時。不知怎的。俺的辮繩兒。却溜了他小腿兒一下。他便登時狠狠的一個寒噤。以後就賸了俺倒嚮咧。白兒聽了。只笑得甚麼似的。便道。呆老哥。你等我教你個乖吧。你以後服事他。第一須聽他指揮。半句話也拗不得。那尋常老套數。自不消說。便是他高興。來個別致的。你無論怎樣委屈。也須依他。黑兒笑道。哈哈。你這可不打自招了。怪道頭兩天。你只吵舌繫子痛呢。白兒正色道。咱旣講體會。討他歡喜。就得如此。不然像他乾兒（指汪六）似的。半夜裏。被他踹下牀來。有多麼頹氣呀。郭琮聽了。方暗笑三娘等。無恥淫縱。只聽白兒接說道。第二。他就怕甚麼繩兒帶兒的。冷不防的在他面前晃來晃去。若再猛碰他的皮肉兒。他越法厭惡異常。所以俺服事他。腰帶腿帶。先藏的嚴嚴的。自不消說。便是這條辮子。也要盤得結結實實。再不脫落。你這

呆子楞弄辮繩兒。溜着他小腿。不倒霉。還等甚麼。一夕話。不打緊。不但郭琮暗聽。十分詫異。便連黑兒。也是大瞪兩眼。因笑道。他這性格真蹊蹺。那繩兒帶兒。有甚麼可怕的呢。白兒道。他倒不是真怕繩帶。因爲繩帶。像他所怕的那種東西。郭琮聽了。正怙懣繩帶像甚麼物事。便見樹前淺草裏。刷的一聲。躡出一條數寸長的赤練蛇。白兒連忙趕去。一脚蹂躪。因笑向黑兒道。他怕的。就是這物件哩。黑兒撫掌道。這又怪哩。你瞧他那潑辣樣兒。便是生龍活虎。他也敢向前遞個手脚。怎却怕這麼東西。白兒道。人的性格。有所偏好。有所偏惡。其中是怎麼個緣故。却沒法說。你這呆子。事事不留意罷了。你忘咧。往年咱在天王寨時。李成棟偶合他逗笑兒。弄頭小蛇。單放在他被窩內。他不知就裏。光溜溜的。方向被內一鑽。那小蛇哧溜一下子。正撞在他小肚兒上。吓得他登時昏過去。半晌方醒。當時兩人。一陣價反目大吵。幾幾乎散了場子。這是他的異樣性格。

是沒法說的哩。於是兩人相視一笑。慢步蹇去。這裏郭琮連日悶悶。不想無意中却得了老大的要領。當時只喜得心頭奇痒。偷瞧那黑白兩人。業已去遠。便連忙蹇向塘岸。尋根樹枝兒。就淺草泐泐中。略一搜撥。登時又有兩三條小蛇兒。蜿蜒而出。郭琮略作躊躇。更不怠慢。便蹇回鄰村廝所。次日與匆匆直奔濟寧州城。日方過午。業已行抵東郊。老遠的。便望見臨河大街玉堂醬菜鋪。那片雪白的門面橫牆。長可里餘。上面寫着商號發貨的字樣。就有棧栲大小。原來這濟寧地面。是水陸通衢。更兼駐有糧道鹽道的衙門。所以十分繁盛。但是五方雜處。奸宄也易藏伏哩。當時郭琮。不暇細瞧風景。方冒冒然將進東門。恰好有一幫運貨的二把手車子。吱吱扭扭。接連不斷的。由城甕中喧闐而來。這等幫車。單有個混賬習氣。若依次價陸續走着。本可通過。但是他們。越到熱鬧所在。見對面人擁擠了。您瞧吧。他們便一聲喊。就如發瘋一般。頸兒一梗。兩膊一

晃大屁股一擻。迸得頸筋多麼粗。給他個俵車子不倒只管推。總須後面前車手那話兒。頂了前面後車手的屁股。方才算數。並且口中抓灰頭小舅子的。罵成一片。所以一值盜盤。(俗謂壅攔難行。曰搯盤。)就不可開交。總須坊卒官人們。臭罵亂打。那車夫們。方喜眉笑眼。依次價揚長而去。說個俗話兒。便是大爺的毛病。好要這份賤骨頭。當時郭涼。見來車不妙。方要趁縫兒跑過去。無奈前後價行人一闕。早足不沾地的。楞被大家架向靠城門一旁。這時車夫行人互相喊罵。業已鬧得鍋滾豆爛。郭涼跟前。恰好撞來個十四五歲的大妮兒。手抱布包。被大家擠的東倒西歪。已經待哭的光景。不想這時。又有三四個短衣街痞。橫不榔子。從旁撞來。登時擠擠眼兒。從丹田裏使勁子。一聲怪叫。三個人聯推脊背。只這麼向前一衝。眼睜睜撲向那妮兒。這裏郭涼。暗道不好。方舉手。要推街痞。便見一隻大寬袖。一宕之間。登時伸過隻猢猻似的瘦胳膊。很長

的手爪，一把拉住那妮兒，攬將過去。頃刻又添一臂，作個圈勢，護住妮子。却罵道：「唔呀！你們這班混賬東西，再要這般擠吾的明杖，是要亂戳你們屁股眼子的一句話，招得衆人都笑。」郭琮忙望去，不由也嘆喏一聲，正是：

三娘要領欣方得，一怪風波又欲生。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金家宅名捕會衆友 太白樓鐵撥起鷓絃

且說郭琮，忙望那護住妮兒之人，却是個瞽目先生，生得削瓜似的一張臉，乾癟得便如僵尸。耳顴上，有一撮短茸茸的黃毛，直連腮頰的蟠曲濃鬚，兩道疙疸眉，一張蛤蟆嘴，更搭上個鷓鷹鼻子。那身裁細而且長，偏穿着一件大褶襪，似的粗布長袍，又肥又大，身背一具短短的三絃，其色黝暗，也辨不出是漆是木。這當兒，正兩臂作圈，合着手，拄了明杖，翻起一雙紅赤赤睛眼皮，微作笑容。

那光景甚是可笑。於是衆遊人都亂罵街痞道。別他娘的裝屎蛋咧。如今惹得沒眼的。都說出話來。甚麼賤骨頭呢。正亂着。衆車前。趕到幾個巡街坊卒。舉起皮鞭。向車夫一陣抽打。這才吱啞啞輪聲轉動。喧喧然。嚷罵而去。郭琮再瞧那妮兒。合瞽者。已不知幾時混入人叢。竟自不見。（爲下文伏脉）郭琮匆忙中。只認是那妮兒。閃到瞽者跟前。可巧被他摸索護住。當時也沒在意。拔腳便走。方蹇至東門大街中間兒。只聽一家藥店門首。有人喊道。喂。郭爺纔到麼。怎的耽擱這些日呢。郭琮望去。却是馬四把。業已攢着眉頭。提着藥包兒。由藥店前一逕蹇來。彼此價不及見禮。郭琮忙問道。你早回頭了麼。崔爺（指崔大炮）等。想已都到。俺這一耽擱。金爺想等候的不耐煩哩。馬四把道。別提咧。這樁事。總透着有些撒扭。咱且走個僻道兒。待俺告訴你老。說着。緊走幾步。合郭琮轉入一條小巷。原來捕快家。處處小心。沒有在大街上。大說大扯的。當時馬四把。

道。俺們也是前天方到。駱五爺。很痛快的。跟俺來咧。崔大炮。因病沒來。郭涼沉吟道。如此短一把硬手。怎麼辦呢。馬四把道。硬手沒來。却來了個悶悶渾渾的。二大爺。便是崔大炮向俺轉荐了一個朋友。人稱甚麼單刀何玉龍。據說着。本領不錯。在東府裏。是響噹噹的脚色。他自吹起來。越法的有天沒日頭。但是俺合他一見之下。便覺他只是嘴上的本領。少時您瞧瞧吧。他那小模樣兒。就不掛人緣兒。郭涼笑道。馬兄不可這般小看人。凡人不可貌相。人家既能吹嘮。就許有真本領。如今金爺。是怎樣個佈置呢。馬四把道。方才俺沒說麼。這樁事。總透些撒扭。如今郭爺到來。再好沒有。金爺有話。都靠給您領頭兒辦咧。郭涼詫異道。那麼他幹甚麼去呢。四把道。您不曉得。如今金有業。是越忙越抓瞎。便是昨天早晨。他女兒從曹州。連夜價打發人來。說是他女婿苗捕頭殿揚。因一樁要緊案子。被本官限期嚴比。屁股上的肉。都要拆爛。特請金爺。火速便去。依着

金爺。還是專候郭爺。了却自己的事再說。無奈他妻子邢氏。痛女兒女婿心盛。不由金爺不去。饒是如此。邢氏還啾啾唧唧。偏搭着不睜眼的何玉龍。裝模作樣。鬧得人起心裏發煩。頭火烘烘的。說着一舉藥包道。所以俺隨便上街。打付清解的藥吃。郭琮聽了。好不躊躇。便道。如此說來。真有些透着撒扭。金有業既沒在家。只好咱大家擰着辦吧。你沒問那來人。曹州地面。出了甚麼要緊的案子麼。四把道。那來人說得不清不白。只說是府衙中。丟了甚麼貴重東西。兩人一路上。只顧了且行且語。四把抬頭一望。已差了一段道路。於是從新整合。却笑道。俺也發昏咧。郭爺是從府上來麼。還是在別處有些耽擱呢。郭琮笑道。不瞞你說。俺已向仲家淺。逛了個夠來咧。並且要領已得。咱大家歇息兩日。斟酌妥當。簡直的就插手辦案吧。於是將在仲家淺探望的情形。大概一說。却不提那黑白兩人塘岸邊的一番話。四把聽了。不由一豎大指道。郭爺。真有自己的。俺

大家還傻忒兒廝的。想等郭爺到後。先設法去探一下子哩。可見您是棋高一著。凡事都不落後。正說着。已到金宅。便相與廝趁而入。四把却低笑道。少時。您見了那稀稀罕兒。（指玉龍）可別發笑。人家覺着俊樣的多哩。郭琮聽了。微笑點頭。方一脚踏進轉屏門。已聽得前廳內。有人客刮刮而談。並有個以啞嚙子的語音。哈哈的笑道。駱五哥。您別瞧俺這身肥膘頭。似乎笨牛一般。這就是俺單鍊的一種好體面的肉工夫。俺一運氣。這肉刷一聲。立刻都成了疙疸健子肉。就別提多麼渾實咧。慢說是鋒刃不怕。便是五套的大牛車。從俺身上軋過。管保連白迹兒都沒得。像他門那金鐘罩咧。又是甚麼鐵布衫咧。那全是來着頑的。並且俺這肉。能縮能漲。用着時。青筋暴露。靈動異常。不用時。叫他累累垂垂。就如有一二百錢的財主們一般。豈不壯觀。說着清脆脆一聲皮肉響。郭琮要笑。連忙忍住。便聞又一人。拉着長聲兒。大讚道。何老哥。難爲你這身肉工。怎

麼鍊來。人家有鍊氣功的。有鍊筋骨功兒的。鍊肉工的。委實少有。將來你這套工夫。流傳下來。可以稱肉祖師。自不消說。但是俺却替你愁一樣兒。像你這鼓出多遠的大肚皮。若合老嫂。那麼着起來。不碍事麼。廳內人客。闐然一笑之間。這裏馬四把業已搶步登階。合郭琮掀簾而入。郭琮一眼望去。早見靠北坑榻上。彌勒佛似的。坐定個五短身裁的大胖子。滿臉上虛肉擁腫。擠得眼睛。只賸一縫。稱錘鼻子下。偏又是張缺唇露齒的黃苞牙嘴。挾氣而喘。有聲如牛。正執杯品茗。笑吟吟甚是得意。合他隔坑桌對面坐的人。却是個長軀偉幹。四十多歲的大漢。生得黃面微鬚。河目海口。顧盼間甚是精神。其餘列坐的三四人。一色的短衣伶俐。外披長衫。郭琮料那坑上兩人。就是崔駱。由馬四把互相指引之下。慌得那大漢。連忙跳起。向郭琮抱拳道。幸會幸會。俺駱某。雖是初識尊面。但是俺的耳朵。早已被您的大名震聾了。郭琮連忙謙遜。這時列坐的三四人。

也來厮見。却都是金有業手下的捕影。惟有那大胖子何玉龍。只向郭琮略欠屁股道。郭兄。咱都是自己人。不客氣。您也就請坐吧。說着。模模糊糊一抬頭。向馬四把道。今天這接風酒。您快去命人預備吧。酒倒不在乎。第一是肉。越多越爛。方好。說罷。一個臭飽。略聲震四壁。細眼一合。却似乎盹睡神氣。大家一瞧他。厭物樣兒。也沒人理他。於是一陣價落坐。隨意先由郭琮叙說探訪的情形。並準備辦案的計畫。大家聽了。鼓掌稱善。郭琮又道。駱兄。崔兄。咱們是一人不過二人智。大家來細爲斟酌。然後行事。駱五爺笑道。得咧。您這老謀深算。還謙遜怎的。俺們是儘聽指揮。正說着。忽聞鼾聲大作。一瞧玉龍。正坐那裏。前仰後合。並且一張嘴。咬牙啞唇。十分熱鬧。大概大家這番長談。他是一字沒入耳。四把瞧不過。便猛的大聲道。今天席上這肉。真是又香又爛。咱大家吃淨了。快泡釀茶。刷刷油膩。一聲方盡。只見玉龍。猛睜兩眼。四下亂瞅。這一來。招得大家哈哈

大笑。惟有郭琮仔細過甚。恐怕何玉龍是真人不露相的作用。却極力的忍住。又將自己探訪的大概等事。向他一說。然後笑道。何兄的單刀本領。久已著名。將來辦起案來。俺們定必開開眼界咧。駱五爺道。正是正是。何兄講起單刀來。真是家數非常。除飛刀。滾刀。爬刀。鬪刀之外。最神妙的。還有一套八寶護腕（臂也）刀。據說這套刀法。是單防敵人從屁股後面。來下毒手。那刀耍歡了。腕是悠悠。刀是颼颼。真有刀不離腕。腕不離刀之勢。俺何老哥叫響兒。也就在這個腕上。郭兄等。消停了。你擎着開眼吧。四把聽了。正含了一口茶。撲哧一聲。噴了一地。那五龍。却得意道。甚麼話呢。既鍊單刀。必須有些獨得道着數。不瞞您說。俺鍊那套刀法。就是十來年的純工。單是屁股上的肉。便不知削去了多少條片。說着。便信口亂道。一段段背誦起單刀歌訣。郭琮仔細一聽。都是江湖溜口。於是心下恍然。便跟着湊趣兒。一陣稱讚。將個何玉龍。得意的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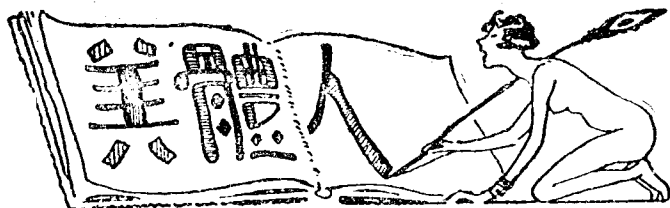
似的。不多時。就廳中擺上酒飯。大家相遜落坐。郭琮合駱馬兩人。是一面用飯。一面談回辦案之事。又猜測番曹州地面。出甚案件。惟有何玉龍。橫拉開兩支膀子。低了腦袋。合眉燥眼。便如一隻大猪一般。一面咕噉大嚼。一面杯筋齊進。及至大家都吃畢離座。他還在那裏。大匙價去喝肉汁。直至僕人們。不管好歹。榜上前收撒器皿。他方抹抹嘴巴。將就罷手。當晚郭琮。宿在金宅。又合駱馬兩人。斟酌回辦案之事。方才各自安歇。次日。郭琮思忖一番。上街閒行。隨手兒買了一段粗竹筒。兩端都安了木塞兒。便如半截魚鼓一般。挾在脇下。轉過兩道街坊。已近南城。抬頭一望。恰是太白樓下。原來這太白樓。是濟寧地面一段古迹。那座樓。正當南城之隅。高出城垣。修築的十分華美。飛櫺畫棟。共是三層。登其上。內則全城入覽。烟火萬家。外則運河風帆。洪波千里。這所在。既是名人古迹。又撮風景之勝。所以遊人絡繹。旦夕不絕。但是真正懷慕詩仙的人。却不多。

不過紅男綠女。大家瞧個熱鬧罷了。因爲樓的下兩層。已如市場一般。初層是茶肆。二層是酒肆。鬧得烏煙瘴氣。俗穢不堪。三層上。倒還罷了。只清靜靜的。供着太白騎鯨的仙像。無奈塑手不堪。楞將個清狂瀟洒的李謫仙。塑成個天官賜福的模樣。再瞧到樓中四壁。橫塗豎抹。只要有巴掌大的白空壁。便是一首五七言的放屁歪詩。作者往年。曾登此樓。至今還記得有兩句詩。委實不錯。是過客此中須飲酒。先生在上莫題詩。又有兩句詩。也很有趣。是你來我往都題詩。魯班門前耍大斧。當時郭諒。一見太白樓。不由遊興勃然。便直着脚子。一逕登樓。見那下兩層中。茶客如雲。酒客如鯽。喧譁笑語中。又夾着些趁座的小販。還有些私倡粉頭們。扎括得花枝招展。擠來躡去。名爲遊玩。其實兜攬客人。郭諒隨意矚目。慢步直上。到得三層。縱目四望。不由得心曠神怡。正在憑欄徙倚之間。只聽潑刺一聲。便如裂帛。接着便三絃低昂。一陣價鏗鏗錚錚。須臾。那音

調愈轉愈高。於慷慨雄厲之中。又帶些蒼涼激楚之韻。郭琮遠望去。却不見人。及至探身下覘。不由略爲一怔。正是。

閒遊方騁登臨興。狹路偏逢傲詭人。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集 (三版)

在印刷中

第二集 (再版)

業已出版

第三集 (初版)

十八年六月出書

白銅版紙

彩墨精印

硬皮金字

極其精美

每集實價大洋貳元

北洋畫報社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出版

山東七怪 首集 壹册

每册實價大洋陸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玉田 趙煥亭

出版者

天津北洋畫報社
法租界念六號路
門牌壹貳肆甲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77.52
49.4190

中國日報之精華

北平日報
最大。最老。最精

中國唯一的週三刊
每星期一四六出版
大張

社址 天津法租界念六號路帝百號拾肆號



本報定價：零售每份五分，本埠每月一元二角，外埠每月一元五角，半年七元二角，全年十三元。廣告費另議。訂閱處：天津法租界念六號路帝百號拾肆號。電話：二一〇〇。

0000